

河北戏曲傳統劇本彙編

第六集

（新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統一書號：10151·178

定 价：1.40 元

20

河北戏曲傳統劇本彙編

第六集

(絲弦)

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集所收之六出戏，皆由石家庄市文化局校訂。

河北戏曲傳統剧本汇编

第六集

(内部發行)

河北省戏曲研究室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格道12号)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9 字數24,000

1962年2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1—2,000

編輯例言

一、我省有梆子、評戲、絲弦、平調、落子、秧歌等二十余个地方戏曲剧种（外省流入者仍未統計在內），其传统艺术遗产亦异常丰富和多彩。几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工作方針鼓舞下，在广大艺人参与下，对这些剧种的传统剧目，均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记录，目前已达两千出以上；

二、为了保存和传播上述各剧种中的优秀传统剧本，供各有关部门和演出团体在研究、整理、改編上参考，以便更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針，在繼承和發揚各剧种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建設社会主义民族新戏曲，我們会同省内各有关文化主管部門及各剧种的老艺人，陸續将其汇编成集、校訂出版，并在内部發行；

三、本汇编以收編人民性、艺术性較强的剧本为主；对于一些有益无害的、思想內容健康的剧本，以及某些虽內容掺杂着一定糟粕，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剧本，亦适当选入在內，以供全面研究时参考；

四、本汇编在校訂时，系从多种原本中选一較优者做为底本，除对錯別字、生僻的方言土語、封建迷信及淫秽庸俗詞句、流传脫落之处等，尽量作了校正、注释、删节和补充外，不加改編、整理，力求保留原来面貌，以求存真。因此，如采用对外演出时，希作必要的整理和修改。

五、由于我們人力有限，水平不高，在校訂工作上一定会存在很多缺点。我們希望得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戏曲工作者的指正和协助，以期把此項工作做得日臻完善。

河北省戏曲研究室

目 录

盗灵芝·····	1
金簪記·····	47
背芦席·····	107
描金柜·····	139
三进士·····	173
奇中义·····	207

盜 靈 芝

石家莊市絲絃劇團藏本

內 容 提 要

本劇又名“高三上坟”。

鎮京總兵高文童，奉旨赴東海尋靈芝草，不幸翻船身死。高夫人聞訊設靈堂迎請僧人超渡亡魂。文童兄文生奸貪，乘機從夫人手中騙出鑰匙，將高夫人母子逐出門外。清明時節，文童之女高才女偕其弟高昂上坟祭祖，文生父子不許。適值文童弟文達(高三)回鄉掃墓，坟邊見此情景，頗為才女姐弟不平，與文生發生爭執，文生藉口坟無文童骸骨，而侮慢才女。才女遂決意赴東海尋骨，與文生擊掌打賭，尋不到父尸永不回鄉，文生許以如才女尋回父尸，情願身備馬鞍，將尸骨馱進坟塋。才女赴海，夫人令高昂相伴，不幸又於中途被虎沖散，但終於在南海老母與龍女相助之下，將父骨尋回，並帶回了靈芝草。文生計敗，備受文達等譴責，高夫人一家乃得團聚。

人 物

高文生	高 三	高才女
高 昂	高夫人	高 龙
家 院	長 老	小 僧
丑 僧	南海老母	捧旨官
龙 女	二夜叉	水 卒
赵公明	土 地	老 虎
韦 馱	金 童	玉 女
二郎神	众神兵	众神将
兵 卒		

第 一 場

〔手鐸，高夫人、高才女上。〕

高夫人 (念) 老爷漂海去，不見回府中。

〔家院、高昂分上。〕

高 昂 (念) 漂海回来，見母亲細說明白。

母亲哪廂？母亲哪廂？罢了，母亲哪！（同哭介）

高夫人 儿呀！

高才女 兄弟呀！

高夫人 高昂，隨定你老爷，东洋大海去取灵芝宝草，我儿回府，你父的下落……？

高 昂 我家老爷，东洋大海翻船身死了。

〔三人同哭介。〕

高夫人 家院！

家院 有。

高夫人 到在寺中，奉請二十四家僧人，來在高府，超渡你老爺的魂靈歸天。快去！

家院 是。（下）

高夫人 高昂，高才女！

高昂
高才女 （同白）母親！

高夫人 下邊換過孝衣。

眾 （同白）罷了老爺呀！（同哭下）

第二場

〔家院上。〕

家院 寺中有人？

〔丑僧上。說話口吃。〕

丑僧 有人。

（詩）和尚心眼笨，媽媽娘生下我寺里送，

三天也沒學會一句經，我一錘子敲壞了一個磬。

我是個傻和尚。山門外有人喊叫，待我開山門去看。啊！這是高府里個“看家”？

家院 管家。

丑僧 啊，管家，你干什么？

家院 你這寺中，可有個掌教的？

丑僧 我這寺中有的“拉套”的。

家院 想必是掌教的。

丑僧 啊，掌教的。

家院 你就說高府的管家要與他會上一會。

丑僧 你“爛嘍”吧。

家院 我是站着。

丑僧 你站的年頭多了，少着你也爛嘍。

家院 快些稟事！

丑僧 請老師傅！

〔長老、小僧上。〕

長老 何事？

丑僧 高府的管家要和你“睡睡”。

小僧 会会。

丑僧 啊，会会。

長老 起过。管家哪厢？管家哪厢？

家院 嗯哼！

長老 貧僧稽首。

家院 好說。

長老 管家的你到此为何？

家院 高老爷下世前去，就命你二十四家僧人，到在高府奉經。

長老 管家头行，我随后就到。

家院 随我来。（下）

長老 众徒儿，經卷帶定，随定为师高府里奉經。

小僧 师傅头行。

〔長老下。〕

丑僧 师弟回来回来！你們都走哇，还有这山門呢？

小僧 叫你关。

丑僧 叫你关哩。

小僧 叫你关哩。（下）

丑僧 走球开吧！光捉乎①你傻老子。逢关动山門都是我的事。（关門介，学門响）走哇！高府里混他大籠子②吃呀！（下）

第三場

〔家院上。〕

家院 將僧人領到。

內白 領在灵堂。

〔众僧上。

家院 随我到在灵堂。(下)

長老 随为师到在灵堂。

〔众僧同圓場。

丑僧 师弟你去干什么?

小僧 俺去唸經啊!

丑僧 还没有吃了飯呢,就叫唸經啊?

小僧 先唸經,后吃飯。

丑僧 先吃飯,后唸經。

小僧 先唸經,后吃飯。

丑僧 走球开吧!这个規程都叫你給坏了呢。誰不知道先吃飯后唸經呢,你却先唸經,后吃飯。老师傅还教給我两句經呢,我得背唸背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拉腔)嘯哇!

〔头板笛子曲,同下。

第四場

〔家院上,扫灵堂,捧高昂上。

高昂 我的爹呀!我的爹呀!

家院 請太太。(下)

〔高夫人、高才女上。

高夫人 罢了,老爷呀!

(唱哭腔)

叫声老爷,老爷!快来收你紙馬紙錢^①来吧!老爷呀!

(轉唱鎖南枝二板)

你是听,双膝跪灵堂中,尊声老爷你是听,东洋大海取
宝草,翻船身死丧幽冥。我就把老爷叫,叫几声,老爷
叫,叫几声,咱夫妻要得再相見哪,老爷,除非是南柯
梦,南柯梦才得相逢。

罢了,老爷呀!

高文生 (內唱起腔)

听说二弟死过了，(上)

(唱垛子)

东平府下看分明，
迈步走进东平府，观见灵堂面前迎。

罢了，二弟呀！

(轉唱鎖南枝二板)

双膝扎跪灵堂內，苦死二弟叫几声，
滿朝文武有多少，只显二弟来尽忠。
东洋大海取宝草，翻船身死丧幽冥，
高文生哭到伤心处，

內 白 阿弥陀佛！

高文生 (接唱) 只听僧人鬧哄哄。

[長老、众僧上。

長老 这是高員外，貧僧有礼。

高文生 大師傅到此为何？

長老 高老爷下世前去，二十四家僧人，超渡高老爷魂灵归天。

高文生 东平府下无人侍奉，師傅請回寺院就是。

長老 就依高員外。众徒儿，随定为师回寺。

众 僧 師傅头行。

[長老下。

丑 僧 师弟师弟你回来。

小 僧 干什么？

丑 僧 怎么唸得好好的，咱們走呢？

小 僧 人家不用了。

丑 僧 不用了，不給上咱的經錢？

小 僧 叫你要哩！

丑 僧 你去要去！

小 僧 叫你要哩。(下)

丑 僧 你們走球去吧！什么事都是俺傻老子的事，你不要，我去要去。这是高員外，来，咱施个礼吧。

高文生 不用施礼。

丑 僧 不用施礼，拉倒。俺們唸得好好的，怎么不叫俺唸了？

高文生 不用了。

丑 僧 不用了，行嘍，合上我們經錢。

高文生 改日給你送到。

丑 僧 这是什么話！改日送到，你家兄弟东洋大海翻船身死咧，你今天要得个急病死了，这經錢該俺不要了？

高文生 可恼！

丑 僧 恼了，該俺不要？

高文生 （唱垛子）

僧人說出背兴話，气得老夫面通紅，
我把拐杖拿在手，拷打僧人不留情。

〔丑僧下。

高文生 （接唱）抬头觀見高昂子，你是高府的什么人？

我把拐杖拿在手，拷打冤家不留情。

〔高文生欲打高昂，高才女拦阻介。

高才女 （唱哭腔）

罢了，大爷④呀！叫声大爷，大爷，进得府来不說長短，拷打我兄弟为何事？罢了，大爷呀！

高文生 女儿，站起来。（坐灵堂）誥命，我家兄弟下世前去，你怎么不稟給愚兄我知曉？

高夫人 你家兄弟下世前去，我这里設摆灵堂，你为何不来参灵吊孝？

高文生 这倒还罢了，奉請僧人前来奉經，这是何人用的主意？

高夫人 我的主意。

高文生 我家二弟下世前去，你身在寡居，磕头闖礼，你本是誥命夫人；你就不怕外人耻笑于你？

高夫人 你家兄弟下世前去，奉請僧人入府，超渡你兄弟的魂灵归天，

虽然我是一寡居，我受过圣上三次誥封，哪一家敢笑于我？从今往后，这东平府的事儿，你少管！

高文生 誥命，誥命啊！

（唱青羊儿起腔）

誥命上听，

（唱青羊儿三板）

細听愚兄把話明。我二弟忠心定，
东洋海，丧幽冥，我二弟忠心定，
东洋海丧幽冥。請僧人入府中，超渡魂灵，
你本是誥命夫人，全然不怕人笑称。
誥命处世礼不恭。誥命处世礼不恭。

高夫人 （唱豹子头起腔）

大哥上听——

（唱青羊儿三板）

細听弟媳把話明。你二弟忠心定，东洋海，丧幽冥，
你二弟，丧幽冥，請僧人入府中超渡魂灵。
我本是誥命夫人三次誥封，哪一家敢把我笑称。
我家事儿你管不成，东平府事儿你管不成。

高文生 （接唱）講話气昂，仗凭誥命压文生，

說得我无言論，倒叫我无言应承。

（旁白）啊！是我进得府来，我家弟媳，仗凭誥命夫人压弄于我，这个如何是好？噢噢是了！她本是女流之輩，不免我回去，巧言花語哄她几句，东平府下有一十二把金錢鑰件，韃在了我手，可說誥命啊，誥命，定把你母子赶出府去啊！

（接唱）暗定牢籠，瞞昧誥命不知情，

金錢鑰件到我手，定把你母子赶出門庭，

定把你母子赶出門庭。（煞板）

誥命，我兄弟下世前去，一双儿女在此年輕，咱这东平府下无人照望，你把府中那一十二把金錢鑰件，交給愚兄，一来我給你

照望府事，二来我好訓教儿女成人，誥命你的心意如何？

高夫人 大哥，这是你的好意，我和儿們計議。

高文生 弟媳上前說过。

高夫人 高昂，高才女！

高 昂
高才女 （同白）母亲。

高夫人 你家大爷言說，你父下世前去，咱这东平府下，无人照望，咱府中有一十二把金錢鑰件，交与他手，一来給咱照望府中之事，二来訓教儿們成人，你們的心意如何？

高才女 母亲慢着。你看我大爷进得府中，他的气色不祥，別要中了他的計策。

高 昂 不要給他，給了他就不由咱咧！

高夫人 儿們年輕，曉得什么，快快取将出来。

高才女 遵命就是。（取鑰件）取到。

高夫人 站过。大哥，这是东平府中一十二把金錢鑰件，交与你手，訓教儿們成人，轉上受弟媳一拜呀！

（唱越調二板）

大哥請轉受一礼，一礼下去托你情，

金錢鑰件交与你，訓教儿們長成人，訓教儿們長成人。

高文生 站起来。

（唱垛子）

我把鑰件接在手，霎時間老夫变了心。

叫家院，前后府門落鎖鑰，把灵堂砸一个碎石粉。

抬头观見高昂子，你是高府的什么人，

我把拐杖拿在手，要把冤家赶出門。

〔高文生打高昂，高才女拉介。〕

高才女 罢了，大爷呀！

（唱起腔，帶悲腔）

叫声大爷大爷，我家大爷下世前去，儿們年輕幼小，大

爷你还得好好的指教，三番五次你拷打我兄弟为何？罢了，大爷呀！

高文生（接唱悲腔）

高才女，女儿呀！叫声高才女，高才女，你家爹爹下世前去，我进得府来，你家母亲仗凭誥命夫人压弄伯父，倒叫我这心下怎忍了？罢了哇……高才女，女儿呀！

高才女 苦哇！

高文生 女儿莫要悲泪，伯父赐给你两把鑰件，臥房門上一把，廚房門上一把，用米用面，到在上院去領。

高才女 儿記下。

高文生 站过。可說誥命呀，誥命，你看看这一时，可是由你呀，可是由我呀？

（唱越調三板）

由着你来由着我，东平府事儿我管不成？

眼前不看高才女，可說誥命，你个饕餮牲，

定把你母子赶出門庭，定把你母子赶出門庭。

〔高文生出門介。〕

高才女 送大爷。

高文生 免。（下）

高 昂 你还送这个老家伙呢，他淨打我。

高才女（唱二板）

一見大爷他去了，出言来再叫母亲听，

再三不听孩儿劝，中了我大爷計牢籠。

高夫人（接唱）听罢女儿說一声，低下头来暗伤情，

哭一声死过的高老爷，撇下俺母子三人誰看承。

众（同哭介）罢了，高老爷呀！（同下）

第五場

〔內狗叫声，高三跑上。〕

高 三 好王八日的，还咬呢！不用飞，迟早给你丢着呢。来到了我的察院咧，不怕你咬咧。

(唸)高三生来运气差，吃喝嫖赌糟了家，
柴草粮食我不管，清閒赛过帝王家。

內 白 好光景！

高 三 光說好光景吧，我大哥哥高文生，二哥哥叫高文童，三老子我叫高文达。我大哥是个富戶員外，我二哥是鎮京总兵，一双爹娘下世前去，一股家产按三股平分，万貫家財撇在我手，我是吃喝嫖赌抽大烟，糟了个毛眼淨光。那一天我在大街走哩，碰見我二嫂子咧，呀不咧呀，那不是高三哪？我說，是我！我二嫂說，看看你潦倒的那个样子，忙跟我家里来吧。正格的③我跟着俺二嫂上家里去咧，我二嫂給我換了換季儿，打发我好吃的，好喝的，烧黄二酒招呼了一頓。說話中間，天气也就黑了，我二嫂打发我睡覺，我二哥哥人家是好鋪盖，緞子被子，緞子褥子，緞子枕头，往那枕头上坐，衣裳一脱，这么一出溜，“不碍儿”就进去咧。睡到半夜三更，我只觉着我这屁股底下，是这等呱打一下子，我摸了摸，黏乎乎的给人家拉了一被窝。我自然是羞臊难当，一气逃在河南，流落在大街打磚为生，熬来熬去，你看我这还不错咧呢，開了个花子头儿。昨一日到在大街要飯，听見这百姓們紛紛乱嚷，这个說高文童死咧，那个說沒有价，也不知道是真死咧，还是我二哥居官貪贓，儿女百姓們咒罵于他？我这心下不得明白。看看就是三月清明，上坟插柳的日期。不免我到在家下，一来上坟，二来打探我二哥的下落，再說一来，这媽媽娘生养我一場，可不是容易的，她老人家怀揣大肚，大肚掄頓錘，到在临月的时候，她老人家就禁受不住了，炕上格假④到地下，打地下又格假到炕上，越发的禁受不住了，她这手扒住炕沿边子，把这眼一瞪，撮了个肚子，是这等“嗯……”，“不登”！就把我挤下来啦。

內 白 生下来了。

高 三 啊，生下来了。

（唱越調二板）

高三生来运不通，家住渭源县馬子城。
我大哥在家是个員外，二哥在朝作总兵，
丢下我高三不成个貨，吃喝嫖賭糟光景。
不久三月清明到，給我那二老爹娘上坟。
肩膀上揹起破捐鐮①，打狗的糞条拿手中，
迈步出了龙王庙，一順大街往前行，
出了村庄荒郊外，当年的事儿明一明。
想当年，我也是个富汉儿，
好地也有几頃儿，房屋也有几間儿，
銀錢也有几万儿，牛羊也有几圈儿。
清晨起，吃的是油条細面儿，
到午晌吃的猪肉烙餅儿，到晚上喝的大米稀飯儿。
清晨起，手里提溜个錢串儿，
城隍庙里擲面儿，看面儿②，哎！哎！哎！（拉腔）
好地，好地輸了几頃儿，銀錢輸了几万儿，
牛羊輸了几圈儿。再不能，清晨起，
吃那油条細面儿，再不能，到午晌，
吃那猪肉烙餅儿，再不能，到晚上，
喝那大米稀飯儿，再不能，清晨起，
手里提了个錢串儿，城隍庙里擲面儿，
哎！哎！哎！都輸了！流落大街上，
黑黑！黑！黑黑，黑！我才要了飯吃。

〔内狗叫声。〕

高 三 好王八日的，还咬哪！（下）

第 六 場

〔高文生、高龙上。〕

高文生 (唱越調二板)

三月清明佳节天，家家戶戶把坟登，
高龙端定千張紙①，給你那祖父爷娘烧紙錢。
迈步走进坟塋里，高龙我儿你听言，
高龙几点着千張紙，苦死的爹娘收紙錢。
叩罢头，平身站，再叫我儿你听言。

高龙笔砚伺候。(写介)“立字人高文生，高家合戶人等得知，今年上坟不比往年，不許三等人上坟：貧男，孤女，外姓之人。要是强上，家法棍打死勿論”。高龙貼在門外。

〔高才女、高昂上。

高才女 兄弟，头行。

(唱二板)

姐弟离了东平府，前去上坟走一程，
行走来在坟边上，高龙兄弟面前迎。

高 龙 这是姐姐，兄弟有礼。

高才女 免礼。

高 龙 姐姐到此为何？

高才女 前来上坟。

高 龙 今年上坟，不比往年。

高才女 今年怎样？

高 龙 我家爹爹出下字样，不許三等人上坟。

高才女 哪三等人？

高 龙 貧男，孤女，外姓之人。

高才女 此坟强上？

高 龙 家法棍打死勿論。

高才女 苦哇！

高 昂 姐姐悲泪为何？

高才女 咱家大爷出下字样，不許三等人上坟。

高 昂 哪三等人？

高才女 貧男，孤女，外姓之人。

高 昂 此坎強上？

高才女 家法棍打死勿論。

高 昂 姐姐，你端着這盤，我去和他交代兩句。小高龍你過來！

高 龍 高昂你說什麼？

高 昂 為什麼不叫你小老子上坎？

高 龍 小老子我不叫你上。

高 昂 小老子一定要上！

高 龍 我不叫你上！（打高昂一棍）

高 昂
高才女 （同白）苦哇！

（高三上。

高 三 （唱趕板腔）

緊急走，莫留停，兩步並成一步行，
行走來在坎边上，誰家的娃兒放悲聲。

高 昂
高才女 （同白）苦哇！

高 三 哈哈，誰家的娃娃羔子，你家塌了房子倒了地咧？不在你家哭，來在咱老子我這坎壘以上，哭兒嘆嗟咧！我上前去看。這是誰家的後水蛋？要還不走，看我手中的棍子！

高才女 這是三叔，孩兒有禮。

高 三 原來是高才女呀！起來起來。

高 昂 這是三叔啊，給你磕個頭吧。

高 三 滾起來吧！高昂，高才女！

高 昂
高才女 （同白）三叔。

高 三 你兄弟頭戴麻冠，身穿重孝，咱府里誰人亡過？

高才女 我老爺亡過。

高 昂 俺爹死咧。

高 三 誰死咧？

高 昂 俺爹死咧！

高 三 哎！（四望哭介）二哥死咧！二哥死咧！

高 昂 三叔你看什么呢？

高 三 我看一穴好塋地，你把你三老子我也埋了吧！（气死介）

高才女 三叔醒来！

高 三 （唱起腔）

叫一声二哥二哥，当真你下世去了？二哥呀！唉！

（唱三板）

听一言气得魂不在，三魂渺渺眼难睁，

强打精神睁开眼，原来儿們上坟塋。

出言我把高昂叫，三叔把話对你明。（煞板）

高昂，你爹怎么死咧？

高 昂 东洋大海盜灵芝草，翻船而死。

高 三 高才女，你爹怎样下世去了？

高才女 东洋大海翻船而死。

高 三 二哥哥，临死連把骨头也沒落到家里。你們不在家下，来干什么来咧？

高才女 前来上坟。

高 三 上坟不在坟里边上坟去，怎么坟地外边上坟哪？

高才女 我大爷立下字样，不准三等人上坟。

高 三 哪三等人？

高才女 貧男，孤女，外姓之人。

高 三 要是强上？

高才女 家法棍打死勿論。

高 三 不許三等人上坟，貧男，这头一个就是我，这說我呢；还有孤女，这說高才女呢；还有外姓之人，这說高昂呢，他不是我二哥亲生之子，就是外姓之人。高才女，你說这貧男出在何人头上？

高才女 何人头上？

高 三 儿呀！

（唱起腔哭板）

三叔我，万貫家財，俱已糟敗，貧男出在我人頭上，儿
啦！（煞板）

高才女 还有孤女……

高 三 儿呀！

（唱起腔哭板）

我女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就为孤女，儿呀！（煞板）

高 昂 三叔，还有这外姓之人哪？

高 三 （唱起腔哭板）

你不是我二哥亲生之子，我路过关东沈阳，买来你个后
水蛋，儿呀！（煞板）

高 昂 我走！

高 三 干么去？

高 昂 說买的我，我走哇！

高 三 我記差咧！买的你姐姐咧，不是买的你。

高 昂 不是买的我，那我就不走咧。

高 三 你們到坟边去呆会儿去吧。（高才女、高昂下）老大，你这是
說話放屁咧，惹得你三老子生气咧，不叫別人上坟我不管，要
不叫我上坟，怒恼我高三，哇唉！把那鬼墓給他翻了。（轉場，
見高龙）你看有这龙儿这个后水蛋，吃得白胖白胖的，和个
小老虎一样，不用說孩子們怕，我也是胆战心惊的。小龙子，向
你鬼爹去說，就說三老子回来咧。哼！难道是睡着咧？不答理
我，給你小子一棍吧！招家伙！（打介）

高 龙 这是誰呀？

高 三 賊？招磚打！

高 龙 这不是三叔嗎？

高 三 两叔半！

高 龙 那半叔呢？

高 三 要飯吃扔咧。

高 龙 我給你磕个头吧？

高 三 不收你那狗头。

高 龙 三叔到此为何？

高 三 你們到此为何？

高 龙 前来上坟。

高 三 你們上坟，我来弄蛋来咧！

高 龙 不兴三等人上坟。

高 三 哪三等人？

高 龙 貧男，孤女，外姓之人。

高 三 要是强上？

高 龙 家法棍打死勿論。

高 三 口說无凭。

高 龙 立字为証。

高 三 我看看。

〔高三看字，挟棍时打高龙介。〕

高 龙 三叔，你这是怎么咧？

高 三 这要飯吃学的活路，我到那好主^①門口，叫了个孀子大娘，人家給我端出一碗飯来，跟出一个黑狗来，我上边吃飯，底下打狗。

高 龙 学的好活路。

高 三 “立字人高文生，高府合府人等得知，今年上坟不比往年，不許三等人上坟；貧男，孤女，外姓之人。要是强上，家法棍打死勿論。”高龙，这是你爹立的字样？这是皇上的旨意？县上的龙票？

高 龙 差不多。

高 三 〔撕介〕放他媽那大屁！我給你撕嘍。

高 龙 怎么你給撕嘍？

高 三 不但撕嘍，我还擦了屁股呢，我一定上坟！

高 龙 上不了坟!

高 三 一定要上!

(唱起腔)

在坟头，罵声狗禽兽一一

高 龙 三叔，誰是狗禽兽?

高 三 你!

(唱垛子)

三老子把話对你明，

一棍起来一棍落，見了你鬼爹把話明。(煞板)

我看今天，有个生气的眉眼。

高文生 来者是高三?

高 三 你是老大?

高文生 你个穷奴才!

高 三 你个富奴才!

高文生 你到此为何?

高 三 你們作什么来咧?

高文生 我前来上坟。

高 三 我来弄蛋来咧。

高文生 不兴三等人上坟：貧男，孤女，外姓之人。

高 三 要是强上?

高文生 家法棍打死勿論!

高 三 老大，我大远的回来咧，今天好好把这坟上了，要不让我上坟，待我呐喊一声，高家戶的都不要走，咱們拿鍬头，把二老坟墓刨开，把骨头抬出来，找个馘子，找个秤，咱們三股平分，个人行孝个人的。

高文生 我坟上二老的骨坐①，有塋地葬埋，你在哪廂葬埋?

高 三 对，你有塋地葬埋，我卖淨咧，沒有塋地，把骨坐装在破抬馬里头，我走丰嶺，过大同，我又串黄河沿，我爱行孝就行孝，我不爱行孝嘍，把那骨坐刷啦倒在黄河里头，叫王八煞羔嘍了它。

高文生 呸！你个穷奴才，不能上坟！

高 三 我一定要上！

（唱越調三板）

回說老大理不公，三兄弟把話对你明，

手拍胸膛想一想，弟兄三人一母生。（煞板）

高文生 住口！我跟你二哥一母所生，誰跟你个穷奴才一母所生！

高 三 对，你是富戶員外，我二哥鎮京总兵，你俩一母所生，我高三要了飯咧，不跟我一母所生，我是那王八日的，婊子下的？

高文生 呸！上不了坟！

高 三 一定要上！

（唱三板）

坟头挂起千張紙，給我二老爹娘烧紙錢。（煞板）

高 龙 三叔，怎么你这紙錢不一般大？

高 三 你們有錢买紙，一剪子剪的，我没有錢，这个坟里撿三个，那个坟里撿五个，不是一个人剪的，可不是不一般大。

高 龙 人家上过坟咧，收我的不收你的。

高 三 少說吧！

（唱三板）

在坟头拿起刮金板——

高文生 哈哈！我那房院地土，称得起刮金板，你拿着半截磚，充什么刮金板？

高 三 你那房子地，要出了逆子，还給你糟了呢。你看我这半截磚，糟不了，挑不了，还有几句口号：往上一举，指日高升；往下一落，五谷丰登；打到我这胸前，吱吱哼哼！称起刮金板。

高文生 称不起！

高 三 我放了你的西瓜炮①！

高文生 你个穷奴才！

高 三 你个富奴才！

（接唱）一百个饃饃拿手中。

高 龙 那是一个。

高 三 我掰开它。

高 龙 那是两半。

高 三 我再掰呢？

高 龙 四半。

高 三 神三鬼四，这就是供饗。

高 龙 收我的，不收你的。

高 三 少說吧！

（接唱）褲褙里掏出一壺酒——

高 龙 三叔，你那酒在哪里？

高 三 褲褙包里呢，三月清明，天冷，我溫在肚子的，激不了你奶奶的牙。

高 龙 收我的，不收你的。

高 三 少說吧！

（接唱）給我二老爹娘上坟。

高三滿上头杯酒，苦死的爹娘吃头盅。

高三滿上二杯酒，屈死的老大吃二盅。

高文生 高三，为什么活祭奠为兄？

高 三 我恨你哩，我恨你不死哩。

高文生 我死了你怎么样？

高 三 你要死了，留下万貫家財，我吃点喝点鬧两点。

高文生 有我的儿子，輪不着你！

高 三 我紧抓挠，快抓挠。

高文生 你不能！

高 龙 不能不能是不能！

高 三 小高龙，你活着也沒有劲咧，把你也活祭奠了吧。

（接唱）高三滿上三杯酒，屈死的高龙吃三盅。（煞板）

高文生 你为什么祭奠冤家？

高 三 我这是結交下世呢，我要死到外边，高龙要是个有良心的，他

把我埋到高家坟里，给你们上了坟，看见我这坟咧，想起俺三叔活祭奠过我，我叫他也吃点吧，这就是结交下世。

高女生 你想着去吧！

高 龙 你梦着去吧！

高 三 我想也不想，梦也不梦，和尚姑子没儿子，也不能垫道埋嘍。

〔高龙喝酒介。〕

高 龙 好黄酒！

高 三 你们喝黄酒，我喝烧酒，我喝着喝着酒，就要脾气哩。有我二哥在世，三月清明，写一台戏，高家户里也写了一台戏，那官给我二哥舔屁股哩，再送上一台戏，三台戏对台，多么红火，多么热闹？我二哥死了，也没人写戏咧，那官也不舔屁股咧，你看败兴不败兴。没有人也没有情咧。我想写戏吧，我写不起。唉！喝酒吧。

高 龙 好黄酒，好黄酒！

高 三 这小子，一个劲儿的嚷好黄酒，这烧酒我一盅也不愿喝咧，小高龙，叫我喝一壶黄酒。

高 龙 你给我说个数嘴，叫你喝黄酒。

高 三 哎！哎！说数嘴叫人笑话。

高 龙 不说不能喝。

高 三 说就说。

（数板）

说了个话儿①入村庄，高门楼，大瓦房，
看家的犬赛狮子，架上金鸡赛凤凰，
年年打，月月藏，哪年不存万石粮。
万石粮，捧金花，冬穿綾罗夏穿纱，
一个梅香来捧酒，一个院子来端茶。
捧的捧，端的端，奉请员外过新年。
说高三，道高三，家住涇源馬子县，
大哥在家是员外，二哥在朝总兵官，

生下高三不是个货，流落大街来打磚，
說的好，道的好，今天这黄酒要喝飽。

高 龙 三叔，張嘴吧，沒有咧。

高 三 这小子，我数的快，他喝的快，我說完咧，他也喝干咧！和俺
老大要一壶吧，一母同胞，頂不了臉。老大，叫我喝壶黄酒。

高文生 有黄酒，不叫你喝。

高 三 要飯吃的張开嘴了，你还給人家呢，一母同胞，叫我喝一壶吧。

高文生 靠远些，招上我穷嘍。

高 三 对，今天喝不了你爷們的黄酒，我走江湖，我还走夜壶呢。拿
起我这刮金板来，我先試試我的嗓子。爷爷，奶奶，喝不了那
好黄酒，給我个百儿八十罐，我也不說不好喝。我是你員外的
爷呀，員外叫我爷。（自打三磚，躺地假死介）

高 龙 三叔！不好，三叔絕气。

高文生 高三，高文达，你可死了，我那三老子！

高 三 哎！

高文生 怎么你又活了？

高 三 你叫三老子，我又醒过来了。叫我喝黄酒不？

高文生 有！有！

高 三 叫孩子們上坟。

高文生 不要管他們。

高 三 高昂，叫你姐姐上坟来吧。

〔高才女、高昂同上。〕

高才女 （唱二板）

双足扎跪溜平地，苦死的祖父祖母叫几番。

叩罢头，将身起，又听大爷把話言。（煞板）

高文生 高才女，哪个是你祖父祖母的坟头？

高才女 在上边。

高文生 哪个是你爹爹的坟头？

高才女 这个……

高 三 老大，怎么你揭孩子的短呀！她爹爹，东洋大海翻船身死，哪来的坟头。

高文生 她要是个有志气的，漂海认父，将他父的骨尘起回，埋在坟内，方许她上坟。

高才女 我要把我父亲骨尘起回，你便怎样？

高文生 你要起回你父的骨尘，我许你一件。

高才女 哪一件？

高文生 口嚼嚼环，脊备大鞍，一步一爬，驮在坟塋。

高才女 我要取不回我父骨尘，死在东洋大海，不回家中。

高文生 敢跟我击掌？

高才女 击掌就来。

高文生 （唱起腔）

高家坟地三击掌，

高才女 （唱三板）

打赌击掌赌输赢。

高文生 （接唱）你要取回你父的骨，我脊备大鞍驮坟塋。

高 三 （接唱）高三一旁听不公，给你两家立合同。（煞板）

高文生 立合同何妨？

高 三 高昂，拿纸拿墨。

高 昂 光有纸，没有墨。

高 三 在哪膏笔呀？

高 昂 你那脸上漆黑，膏膏笔吧。

高 三 我试试。嗯，也能用噢，将就着吧。

（唱三板）

白棉纸铺在大腿上，给你两家立合同，

高才女起回她父骨，

高文生 （接唱）我脊背搭鞍驮坟塋。高才女取不回她父骨，

高才女 （接唱）死在了东洋大海不回家中。

高 三 （接唱）话为口，笔为宗，给你两家立合同，

这个合同我带着，我是你們証明人。

高文生 到在我上院。

高 三 不到上院，我到东平府。

(唱嗓子)推的推，揉的揉，見了二嫂把話明。(同下)

第七場

(高夫人上。)

高夫人 (念)儿們上坟去，不見轉回程。

(高才女、高昂上。)

高才女 (念)上坟回来，見母亲，細說明白。

高才女 (同白)三叔回府。
高 昂

高夫人 請你三叔。

高 昂 請三叔。

(高三上。)

高 三 何事？

高 昂 我母亲有請。

高 三 不用請咧，我自己进去就是。二嫂子哪廂？

高夫人 三弟哪廂？

高 三 狗！狗狗！

高 昂 哪廂来的狗？那是我家母亲。

高 三 我只說那大黑狗又来咬我来呢，那黑狗把我咬怕咧。哈哈，二嫂子請坐。

高夫人 請坐。

高 三 坐下，坐下坐下。

高 昂 三叔，看行李。

高 三 小子，我那行李在外边呢。

高 昂 你那腿絆襠行李！

高 三 哎哟哎哟，好躁，好躁。

高夫人 高昂，給你三叔更衣。（高昂取衣介）

高 三 快些給我抖擻開。這對着孩子們，真算難看。（換衣介）在外邊丟不了人，在家庭來丟人。

高 昂 戴上這個帽。

高 三 這是誰的帽？

高 昂 這是俺爹的帽。

高 三 你爹死咧，該着俺戴咧。

高 昂 還有連襪鞋。

高 三 這是誰的靴子？

高 昂 這是俺爹的。

高 三 對咧，俺二哥死咧，這都是我的。我穿上。俺弟兄倆這腳，一般般大，“不得兒”就穿上咧。（笑介）哎呀！這人是衣裳，馬是鞍架，打扮出來，我好像個西瓜。

高 昂 鐵塔。

高 三 鐵塔，他媽的狗蛋！

高夫人 三弟請坐。

高 三 坐着坐着。

高夫人 三弟，你這幾年在哪廂存身？

高 三 我這幾年，走半鎮，過大同，喇嘛廟，過宣化城，猴兒看瓜，韃子營，嘯叭下了老關東，走了些個名州府地。

內 白 高昂！鹽店、當舖請你三叔吃酒算帳。

高 昂 裏三叔。

高 三 何事？

高 昂 鹽店、當舖請你吃酒算帳。

高 三 二嫂子，我那個鹽店、當舖，我不是都當了？

高夫人 你家二哥在世之時，又給你贖回來了。

高 三 還是我二哥，又給我贖回來咧。我高三在大街要飯吃，鹽店、當舖也不請我吃酒，也不給我算帳。回到府來，我二嫂子給我換了換衣裳，鹽店、當舖請我吃酒算帳咧。二嫂子，這是誰的

英明？

高夫人 三弟你的英明。

高 三 还是我二哥的英明。

高夫人 三弟的英明。

高 三 不管誰的英明吧，我到盐店去吃酒算帳，我算帳回来，你这个府中之事，我給你执掌。

高夫人 多謝三弟。几們送你三叔。

高才女 儿送三叔。

高 三 高才女，在此高家戈壁，和你大爷打賭击掌之事，儿呀！你可不要挂在心里，聞听人說，十人漂海，九人不回，你一个閩女家，可知道那东洋大海在哪廂？儿呀，你可不要怕你大爷，有你三叔在此，我能把他們摆治①住，不要怕，女儿你可不要去。

高才女 儿我記下。

高 三 牢牢紧記。

高 昂 儿送三叔。

高 三 不要送咧。

高 昂 我再送。

高 三 呀！哇！左送三叔，右送三叔，你把三叔送到大街咧，你还往哪儿送？

高 昂 我送到你那里头屋里。

高 三 你才是个二不楞登小子呢。（下）

高才女 喂呀！

（唱二板）

一見三叔出門走，出言叫道母亲听。

几們前去把坟上，我大爷拦挡不叫行。

我与我大爷三击掌，打賭击掌賭輸贏。

孩儿盜回我父的骨，他許下口咬嚼环馱戈壁；

孩儿我取不回老爷的骨，死在了东洋大海不回府中。

高夫人 （接唱）听罢女儿說一声，倒叫为娘吃一驚，

东洋大海去盜骨，誰保我儿吉和凶。

高才女（接唱）孩儿的心事已定了，我一心东洋大海取骨尘，
二堂辞別我的母，回在官宅把衣更。（下）

高夫人（接唱）一見我儿把衣換，連把大哥怨几声，
我一双儿女把坟上，最不该与儿們賭輸贏。
我的女取回她父的骨，你許下口咬嚼环默坟塋。
我的女取不回她父的骨，拆散俺母女二人不相逢。
回头坐在二堂上，女儿到来把話明。（煞板）

〔高才女換装上。

高才女（唱三板）

官宅以里把衣換，渾身衣衫俱改更。
臉上不搽胭脂粉，烏云不梳乱蓬蓬。
行走來在扇屏后，

高夫人 儿啊！

高才女 娘啊！

（接唱）又听見母亲放悲声。

走上前来双膝跪，出言再叫母亲听。
人家养女防备老，母亲养女落場空。
叩罢头平身起，出言叫道母亲听，
母亲娘送儿大門外，

高夫人 女儿你回来！

高才女 娘啊！

高夫人 儿啊！

高才女（接唱）孩儿有話向你明，
要拿高昂当一子，那是母亲戴孝童。
咬咬銀牙捨了吧，东洋大海走一程。

高夫人 儿啊！慢走！（扯住才女）

高才女 母亲撒手！

高夫人 哪个撒手？

高才女 还不撒手！

高夫人 儿啊！

高才女 娘啊！（哭下）

高夫人 （接唱）一見女儿她去了，出言叫道高昂听。（落板）

高昂，备上大馬兩匹，带上銀子二百兩，赶上你姐姐，和你姐姐作伴前去。快去。

〔高昂拉馬下。

高夫人 （念）从天降下无情劍，斬断举家两离分。

罢了，女儿呀！（下）

第八場

〔高才女上。

高才女 （唱越調二板）

高才女离了东平府，直奔阳关大路行。

行走来在双岔路，

〔高昂上，下馬。

高才女 （接唱）只見兄弟面前迎。（落板）

兄弟你到此为何？

高 昂 領了咱母亲严命，带来大馬兩匹，銀子二百兩，我和姐姐作伴前去。

高才女 兄弟慢着。聞听人言，十人漂海，九人不回，兄弟你可莫要前去。

高 昂 我一心要前去。

高才女 既然前去，受姐姐一拜呀！

（唱歌安子）

兄弟轉上受一拜，一礼下去托你情。

东洋大海去認父，（高昂帶馬，二人上馬介）

兄弟保我大功成，兄弟保我大功成。（同下）

第九場

(赵公明上。)

赵公明 (詩) 家住兰州在中原，三十二岁染黄泉，
子牙見俺死得苦，封我上方赵玄坛。

黑虎玄坛赵公明。茲有上方灑水菩薩，打落下方，一轉高才女，要到东洋大海漂海認父，帶定她兄弟高昂，肉体凡胎，焉能前去，不免將土地拘來，把他姐弟冲散，正是這般主意。急報，急報，土地走到。

(土地上。)

土地 土地土地，三分神氣。抽繯烟的不敬我，我叫他烟袋鍋走風，還挂着透氣。上神有喚，上前去見。參見上神。

赵公明 豎立。

土地 將我拘來，有何法諭？

赵公明 茲有上方灑水菩薩，打落下方，一轉高才女，要到东洋大海認父，帶定她兄弟高昂，肉体凡胎，不能前去，命你跨下猛兽，將她姐弟冲散，不要伤害他的性命。你要伤害他的性命，打在你阴山背后，永世千年，不能翻身。

土地 記下。

赵公明 快去。

土地 送上神。

赵公明 免。(下)

土地 哎！有香烟吧，无香烟吧，平白无事出了差事咧。茲有上方灑水菩薩，打落下方，一轉高才女，要到东洋大海認父，帶定她兄弟高昂，肉体凡胎，不能前去，命我跨下猛兽，把她姐弟冲散。不免我将猛兽拘來，急報，急報，猛兽來到。

(虎上，叫囂。)

土地 豎立。茲有上方灑水菩薩，一轉下方高才女，要到东洋大海認父，帶定她兄弟高昂，肉体凡胎，不能前去，命你赶上前去，

把她姐弟冲散，不要伤害他的性命。你要伤害他的性命，打在你阴山背后，永世千年，不能翻身。（虎嘯介，欲下）回来，回来，我看你虎儿拉搭的，我放心不下，不免将你的嘴縫上。

（念）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要想口不开，放上一把土。（虎下）

哈哈，虎儿拉搭的，去得不相当，看牠给我鬧下乱子呢，我跟牠前去。（下）

第十場

〔高才女、高昂上。〕

高才女（唱越調二板）

姐弟离了双岔路，直奔阳关大道行。

行走来在山腰下，

〔虎、土地上，过場下。高才女、高昂望場。〕

高才女（唱赶板絮）

人呼呐喊不絕声，

是是是，明白了，想必是猛虎下山中。

咱姐弟催开两匹馬，直奔东海走一程。

〔虎上，追高昂正下，高才女反下。虎下。〕

第十一場

〔虎追高昂上。高昂捧下馬，反下。虎下。〕

第十二場

〔虎追高才女上。高才女捧下馬，虎扑高才女，土地追上拦虎。高才女下。〕

土地 哈哈！我把你个孽畜，把她姐弟冲散就是，你只是往下追赶，你这个心中，还打算把她姐弟用在腹中不成？違了爷爷的法諭，你認打認罰？你要是認打，我打你一百龙头拐杖；你要是

認罰，把爷爷我馱进庙中。說認打認罰？（虎表示認罰介）愿意認罰，来来来，把爷爷我馱上。（土地騎虎，虎跑下土地介，虎下）哈哈！把我摔下来了，等我回到小庙，先打你这孽畜。（下）

第十三場

（高才女上。）

高才女 兄弟哪廂？兄弟哪廂？兄弟哪廂？兄弟哪廂？

（唱起腔）

姐弟山下遇猛虎，

（唱越調二板）

昏昏沉沉不知情，

強打精神睜開眼，醒來还在山林中。

姐弟路过山崖下，猛虎冲散两分行。

要不然东洋大海去認父，鞋弓足小怎登程。

要不然回在东平府，我大爷問到我怎应承。

高才女破上一身死，东洋大海走一程。（下）

第十四場

（南海老母、金童、玉女、韦馱、赵公明、众神兵神将摆队上。点絳，坐高台。）

南海（詩）家住南海紫竹林，三头六臂貌惊人，

善化好似嫦娥样，恶化好似巨灵神。

吾，慈航道人是也。茲有上方濫水菩薩，打落下方，一轉高才女，东洋大海漂海認父，要有真心，保她大功成就，无有真心，把她逐回。众护法，撒了普云，直奔深山去者。

（唱青羊儿起腔）

乍离天台，

（唱青羊儿三板）

云雾茫茫駕起来，駕祥云，来得快，
又来在荒郊外，云雾里顯明白，
駕祥云来得快，云雾里顯明白，
又只見青的是山，綠的是海，青山綠水一眼在，
云雾茫茫駕起来，云雾茫茫駕起来。
有吾当离南海紅光滿面，足踏着鉄蓮花朵朵开花，
有韦馱和玄坛打了前站，左金童右玉女站在两边，
白鶴儿止不住来往报信，楊柳枝淨水瓶繞乱滿天。
駕定祥云来得快，深山不远在面前，
吾当翻身只一变，(变山大王)变野寇，站山崖。(同下)

第十五場

〔南海老母变山大王上，起霸，四神兵上。过場同下。〕

第十六場

〔高才女上。〕

高才女 (唱越調二板)

高才女路途好心焦，春风摆动楊柳梢，
河里冰凌鎖了岸，日落西来天黑了。
打柴的樵夫回家轉，河里漁公收舵篙，
家家户户把銀灯点，高才女路途遭困劳。
走了洼洼澗澗流泉水，正行走又观見独木桥。(行絃，
过桥介)

(唱三板)

爬过了独木桥一座，树木琳瑯長得高。
捨死忘命松林闖。(钻树林介)
青絲挂住一树梢。(摘头发介)
树木林里钻过了，又听人馬鬧吵吵。
在耳旁又听人呐喊，(南海老母变山大王引四神兵上，

笑介，过場下）人呼呐喊不絕声，
是是是明白了，想必是賊兵下山峰。
高才女大破一身死，东洋大海走一程。（下）

第十七場

〔南海老母变山大王引四神兵上。高才女上，过場下。
神 兵 有一女子闖山而过。
南 海 往下追赶。（同下）

第十八場

〔高才女上。
高才女 不好！
〔南海老母变山大王引四神兵上。兵捉住高才女綁好介。●
神 兵 获住了！
南 海 綁在高山。（兵挖門介）把那一女子綁上来！
神 兵 綁到。
南 海 松綁。
高才女 大王爷，饒命吧！
南 海 饒命这也不难，你給大王作一个压寨夫人。
高才女 你个賊呀！
（唱赶板架）
用手一指高声罵，連把賊子罵几声，
捨死忘命来盜骨，苦苦霸我为何情。
南 海 （唱垛子）
你今不从我婚姻事，鋼刀下去命又傾。
高才女 （接唱）拿刀来把头刎下，想叫我从亲万不能。
南 海 这，哈哈！
（接唱）南海老母呵呵笑，果然女子是真心。
就地画下双十字，把女子安到正当中，

眼望着女子吹法气，

吓！（神兵两边下）

（接唱）悠悠荡荡起在空中，

逢山就打山上走，遇河就打水上行。

驾空祥云来得快，东洋海不远咫尺中。

把女子掳在江边上，细看吾当显才能，

有吾当翻身只一变，（变一老妈妈介）变个妈妈江边停。

吾乃南海真人。高才女漂海认父，我前来渡化于她。来在了江边。哎！这一女子你醒来！

高才女（唱越调二板）

高才女睡朦胧，忽听耳旁有人声。

强打精神睁开眼，观见妈妈面前迎。

罢了，妈妈呀！

（唱哭腔）

叫声妈妈，妈妈，我来在东洋大海漂海认父，也不知来在什么地面，妈妈你快些搭救我的命吧，罢了哇，妈妈呀！

南海 哟！你这个女子，家住哪厢，姓名字谁，你为什么到在江边？

高才女 家住渭源马子县人氏，我名高才女。

南海 你来在江边为何？

高才女 漂海盗骨。

南海 哟！十人漂海，九人不回，你个闺女家，万不能大功成就。

高才女 要想大功成就？

南海 在这江边以上，找一个沾亲带故之人，他能保你大功成就。

高才女 这江边并无一人，妈妈你给我作个干娘。

南海 哟！我是个寡妇老婆子，我可不成。

高才女 妈妈你要不从此事，我就扑江身死！

南海 哟！莫要死，待我从下。

高才女 既然从下，受女儿一拜呀。

(唱歌安子)

干娘轉上受一拜，一札下去媽托情。

东洋大海去認父，干娘保我大功成，

干娘保我大功成。(煞板)

南海 哟！只見你那嘴上干巴巴，想必是沒有用飯，你在此边等待，
干娘我去給你取飯去。

高才女 送干娘。

南海 不要送了。(下)

高才女 (唱越調二板)

一見干娘她去了，奴家撇在江边停。

三月清明把坟上，大爷和我賭輸贏。

我要盜回我父的骨，他口噙嚼环馱坟塋；

我要盜不回老爷的骨，死在了东洋大海不回家中。

俺姐弟行在山崖下，猛虎冲散两分行。

走过独木桥一座，贼子把我搶山中，

口口声声成亲事，奴家烈性不依从，

举起鋼刀把我斬，不知道怎样到在江边停。

我今只在江边等，干娘到来把話明。

[南海老母变老媽媽上。

南海 (唱越調三板)

挖海杓，淘海罐，給女子送飯到江边。

行走來在江边上，再叫女儿听娘言。(煞板)

为娘給你送的飯到，你要用罢飯了的时节，前边就是大海，

到在海边，舀水洗罐，海里无有动静倒还罢了，要有动静，劈
罐就打，为娘我保你无事。

高才女 儿送干娘。

南海 哟！我这閨女又送我呢，你莫要送我了，为娘我賜給你東帖一
封，你心中不害怕倒还罢了，要是心中害怕，你打开这東帖，
你叫娘到，娘我就到。

高才女 (接过) 儿我再送干娘。

南海 不用，不用。(下)

高才女 哎!

(唱越調二板)

一見干娘她去了，高才女撇在江边停。

我今用完干娘的飯，(二夜叉上)宝杓宝罐拿手中。

高才女站在海边上，海水滔滔流向东。

高才女舀一杓倒在罐內，这海水登時間去够七分；

高才女舀二杓倒在罐內，海里边露出龙子龙孙；

高才女舀三杓倒在罐內，

夜叉 咳!

高才女 (唱垛子)

海里边俱是些鬼怪妖精。

高才女一見心害怕，劈罐就打逃性命。

[高才女用罐打夜叉，夜叉接住，水倒出，高才女下。

夜叉 高才女把海水舀干，稟給仙姑知曉。請。(下)

第十九場

[水卒、夜叉、龙女上。

夜叉 高才女把海水舀干。

龙女 往下追赶。(同下)

第二十場

[高才女上。

高才女 哎呀!后面的妖魔追赶于我，如何是好?噢噢!是了，干娘賜我柬帖一封，坎坷有难，待我打开柬帖一观。

(詩)打开柬帖看仔細，溫水菩薩下轉你。

高才女江边来認父，救命的干娘在哪里?

干娘啊!(下)

第二十一場

〔南海老母上。〕

南海 天兵天將走動！

〔二郎神上，神兵挖門上。〕

二郎神 二郎楊戩。上神請了，將我拘來，有何法諭？

南海 將龍女擒來見我。

二郎神 上神請回。眾神將，大戰東海。

〔夜叉、水卒上。大殺場。同下。〕

第二十二場

〔二郎神、神兵上。〕

神兵 敗陣下來。

二郎神 撒下天羅地網。

〔龍女上。被捉。〕

神兵 獲住了。

〔南海老母、高才女上。〕

南海 眾神歸位。

〔二郎神、神兵下。〕

南海 龍女听了，上方溫水菩薩下凡一轉高才女，東洋大海漂海臥父，你二人拜成仁義姐妹，保她大功成就。違我法諭，壓在你陰山背後，永世千年不能翻身。高才女這廂來。

高才女 干娘啊！

南海 呀呸！（推倒高才女，下）

龍女 （唱二板）

龍女正在昏夢里，忽听耳邊有人聲。
強打精神睜開眼，覩見女子面前迎。
南海老母來報夢，叫我與她姐妹稱。
走上前來雙膝跪，再叫姐姐快甦醒。

高才女 (接唱) 昏昏沉沉意朦朧，耳旁又听有人声。
强打精神睁开眼，

龙女 姐姐。

高才女 (接唱) 你为何把我姐姐称？

龙女 (接唱) 南海老母来报梦，她叫咱二人姐妹称。
〔二夜叉上。〕

高才女 (接唱) 既然咱二人要結拜，排个大小好应称。

龙女 (接唱) 巡海夜叉摆香案，

高才女 (接唱) 二人扎跪地溜平。高才女二九十八岁。

龙女 (接唱) 龙女二八十六冬。

高才女 (接唱) 叩罢头，平身起，出言再叫妹妹听。
东洋大海来认父，是何人保我大功成？

龙女 (接唱) 高叫姐姐莫害怕，妹妹保你大功成。
巡海夜叉头引路，

〔挖門，轉場。〕

龙女 (接唱) 鬼骨洞认父走一程。

巡海夜叉骨筋撿，水晶宮裏給我父亲。(下)

高才女 (接唱) 一見妹妹她去了，撇下高門女花容。

包裹鋪在溜平地，我父的骨坐往上冲。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脑瓜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眼眶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鼻樑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颊巴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牙齿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右胳膊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肋肢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脊樑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踝子骨;
夜叉甲 (接唱) 高才女姑姑莫要哭,
夜叉乙 (接唱) 这是你爹爹全架骨。(落板)

高才女 (唱三板)

高才女跪在溜平地，一架骨全抱怀中，
未保真来未保假，真假二字认不清。
銀牙一剉中指破，(驗血介) 血水淋淋骨里行。
我把包裹忙捎起，(夜叉下) 妹妹到来把話明。

[龙女上。

龙女 (唱二板)

水晶取来灵芝草，鑿天宝带拿手中。
行走来在海岸上，出言再叫姐姐听。
交给姐姐灵芝草，唐王面前立大功。
交給你总兵印信鑿天带，你大爷面前作証明。

高才女 (接唱) 总兵印信鑿天带，灵芝宝草接手中。
多謝妹妹法力大，你助姐姐大功成。
不怕山高和路远，辞別妹妹轉回程。

龙女 (接唱) 高叫姐姐莫害怕，妹妹我保你回家中。
就地划下双十字，姐姐安在正当中，
眼望着姐姐吹法气，

呀呸!

(接唱) 悠悠蕩蕩起在空。

逢山就打山上走，遇河就在水上行。

駕定云风来得快，东平府不远咫尺中，

把姐姐擗在流平地，龙女还回水晶宫。（下）

高才女（唱三板）

强打精神睁开眼，是怎么，来在我府中。

我在此間不久站，去見母亲把話明。（煞板）

罢罢罢，阿弥陀佛，可回来了。（下）

第二十三場

〔高夫人上。〕

高夫人（念）女儿漂海去，骨肉不相逢。（哭介）

〔高昂上。〕

高 昂 母亲，莫要哭了，我家姐姐回来了。

高夫人 快快請你姐姐！

高 昂 請姐姐！

〔高才女上。〕

高才女（念）漂海回来，見母亲細說明白。

母亲哪痛？母亲哪痛？

高夫人 女儿呀！

高才女（同哭介）母亲呀！

高 昂 姐姐呀！

高夫人 儿呀！把你爹爹的骨尘取回无有？

高才女 取回来了。

高夫人 供奉在灵桌以上。

众（同哭介）老爷呀！

高夫人 高昂，請你三叔。

高 昂 請三叔。

〔高三上。〕

高 三（念）高昂一声請，上前看分明。

高才女 这是三叔，孩儿有礼。

高 三 女儿你回来了？

高才女 儿我回来了。

高 三 把你爹爹骨尘取回无有？

高才女 取回来了。

高 三 在哪厢？

高才女 灵桌以上。

高 三 （哭介）罢了，二哥哥呀！

高夫人
高才女 （同哭介）老爷呀！

高 昂

高 三 你家大爷要是不认此事，这便怎了？

高才女 现有灵芝草。

高 三 哎呀！灵芝草呀灵芝草，你把我二哥的命要了。高昂！

高 昂 三叔。

高 三 备上大馬一匹，解在金鑾宝殿。

〔高昂带灵芝草上馬，下。〕

高 三 你家大爷还要不信？

高才女 现有我爹爹的总兵印信，鑾天宝带为証。

高 三 女儿坐下吧。有了总兵印信、鑾天宝带，这就不怕他了。（高昂暗上）高昂！

高 昂 三叔。

高 三 到在上院，去把你大爷給我提溜过来。

高 昂 高龙！

高 龙 （上）你說什么？

高 昂 三叔傳下話來，叫把你爷們提溜过去！

高 龙 請爹爹！

〔高文生上。〕

高文生 何事？

高 龙 三叔那院有請。

高文生 同父过去。（咳嗽介）

高才女 这是大爷，孩儿有礼。

高文生 免礼。

高 三 家吧行常，施什么礼呢，那不是多礼呀？（全坐，高昂站立）

高文生 三兄弟。

高 三 你说话吧，我不耳背。

高文生 咱那事哩？

高 三 咱俩有什么事呢？

高文生 坟头打赌击掌之事。

高 三 可不是呀！你不说，我还是忘了，光说不算，我是你两家一个官，我记得还写了一个纸单儿呢，取出来咱们看上一看。老大，我给你念着，你可听着。

高文生 我听着呢。

高 三 “立字人高文达，高才女，高文生，在此高家坟打赌击掌，高才女取回她父的骨尘，高文生许下口嚼嚼环，脊备大鞍，一步一爬，驮在坟塋”。老大，你可得驮呀！

高文生 驮。

高 三 我不怕你不驮！“高才女取不回她父的骨尘，死在了东洋大海，不回家中。”高才女，你没有取回你父的骨尘，就该死在外边，你回家来干什么？

高才女 已把我爹爹骨尘取回。

高 三 现在哪厢？

高文生 现在哪厢？

高才女 灵桌以上。

高文生 啊！你哪厢取来干骨一架，回到府来，你哄着伯父不成？

高 三 着着着！你哄俺老弟兄们呢。

高才女 你且住口！骨尘有真有假，我爹爹的总兵印信、鑿天宝带也是假的？（将印、带取出）这也是假的不成啊？

高文生 啊？这个……

高 三 什么？

高文生 啊!

高 三 高才女，莫要哭了，这就没了你的事了，三叔我和他交代。老大，你说这骨尘有真有假，总兵的印信、鑿天宝带这也是假的？你说！你讲！你去和那孩子们强辩两句去！吃了花椒，你闭了气，你就不言不語了。你不到黄河不死心。高昂，去！上那后院里，把那鞍架、嚼环一齐搬过来，把你大爷给我备起他来，当下起灵，今天要埋人！

高 昂 是！（拿鞍架，欲給高文生帶上）

高文生 嗯……。

高 昂 稟三叔，这个老驃子有了毛病咧。

高 三 什么毛病？

高 昂 又踢（音虫又）又咬，不叫帶。

高 三 去！帶那个小驃駒儿！（高龙跑下）

高 昂 稟三叔，小驃駒跑咧。

高 三 你拿过来吧。你什么事也办不了。这不是我高三，取过这个不大不小，不寬不窄，本粗不細的“話儿”。我把这鞍架嚼环往这前厅噹哪一摔，老大，你給我看着办！你給我馱！你不馱，我高三就不让！你財主，就不說理呀！說什么不算什么，这还行啊！

高文生 哎！

（唱二板）

千思万想我的錯，不該与她賭輸贏。

高才女取回她父的骨，三兄弟面前討人情。

三兄弟請來愚兄有禮。

高 三 老大，你离我远些，你好过，俺穷，你看我沾你穷气啦。想当初在高家坟里，我和你要口黃酒你都不給我，你不戴見俺这穷人，你給这穷人施礼为何？

高文生 （接唱）愚兄把話向你明。

高家坟堊愚兄錯，不該跟女儿賭輸贏。

女儿取回她父的骨，三兄弟給我討人情。

高 三 （接唱）回說老大你理不公，不該跟女儿賭輸贏。

高才女取不回她父的骨，拆散他一家人不相逢。

高才女取回她父的骨，

高文生 三兄弟，你給我講情吧！

高 三 （接唱）人窮了能說不能行。

人窮了說嘛不算嘛，我辦不了這事情！

高文生 （接唱）三弟不把人情講，誑命面前討人情。

誑命請來愚兄有禮，

〔高夫人欲還禮，高三擺手介。〕

高文生 （接唱）愚兄把話向你明。

女儿取回她父的骨，誑命給我討人情。

高夫人 （接唱）回說大哥理不公，不該跟女儿賭輸贏。

我的女取不回她父的骨，拆散俺母女二人不相逢，

我的女取回她父的骨，

高文生 誑命給我講情吧，講情吧。

高夫人 （接唱）年老了不管他們年少的事情。

高文生 （接唱）誑命不把人情講，三兄弟不給我講人情。

舍上我千層樺皮臉，我自己上前討人情。

走上前來雙膝跪，（跪介，高才女也跪）

高 三 老大，你這當大爺的，怎麼給孩子們跪下？

高文生 哎！

（接唱）高才女，小姐呀……

高 三 老大，你怎麼管孩子叫姐姐呢！哎呀呀……

高文生 （接唱）俺弟兄三人是一母所生。

高才女 （接唱）大爺跪下苦哀告，大跪小來理不公。

我把大爺忙捲起，三叔面前討人情。

（唱哭腔）罷了，三叔啊！叫一聲三叔三叔，孩兒我取回我父的骨塵，你叫我大爺口噴嚼環，脊背大鞍，一步一爬

馱在咱高家坎塋，行在大街以上羞臊于他，还体面了孩儿不成？罢了，三叔啊！

高 三 （接唱大哭腔）高才女，我这賢孝的女儿呀！叫一声女儿，女儿，你要是取不回你父的骨尘，要是死在了东洋大海，眼睁睁咱一家人等可不能团圆，想見面可就見他不上，罢了，高才女，我的女儿呀！

（唱三板）高才女跪下苦哀告，鉄打的心腸軟三分，
伸手攙起高才女，看女儿饒过你无义人。（煞板）

〔一兵卒上。〕

兵 卒 圣旨下！

高 三 你母女退下。（高夫人、高才女下）有迎！

高 昂 有迎！

兵 卒 有迎！

〔捧旨官、兵卒上。〕

捧旨官 接旨。

高 三
高文生
高 昂 （同白）大人开旨。

捧旨官 旨意未开，高家合府人等見旨扎跪，听讀：高文重、为主江山死得苦楚，金頂玉葬，殺定封王；高文达，一封鎮京总兵；高文生，一封富戶員外；高昂，子擎父职；高才女，取回灵芝宝草，把正宮皇娘的病体治好，和正宮皇娘拜成仁义姐妹，十字街前抛彩成亲。旨意讀罢，三呼：

高 三
高文生
高 昂 （同白）万岁！

〔捧旨官、兵卒下。〕

高 三 高府排宴。

〔同下。〕

- ① 捉乎：土語。即捉弄。
- ② 大饅子：饅頭之俗稱。
- ③ 紙馬錢紙：古以五色紙印神佛像焚于神前，謂之紙馬。以刀刻錢形于紙上，焚供神鬼，謂之錢紙。
- ④ 大爹：伯父之俗稱。
- ⑤ 正格的：土語。有正經、認真與果真之意。
- ⑥ 格便：土語。移動的意思。
- ⑦ 捐錢：即捐錢，亦稱捐馬。
- ⑧ 擲面兒，看面兒：一種賭博，也叫猜字面兒。以制錢旋轉之，停後猜正面或反面朝上，以賭輸贏。
- ⑨ 千張紙：殯葬祭祀用品，以紙剪作錢狀，于梁前或坎前散之，也叫紙錢。
- ⑩ 好主：一般稱謂富裕戶為好主，這里似指慈善人家。
- ⑪ 骨塵：即骨殖，指死人枯骨。
- ⑫ 我放了你的西瓜炮：罵人語，砸破腸袋之意。
- ⑬ 話兒：意即東西。
- ⑭ 擺治：即降服之意。
- ⑮ 戴見：喜愛某人某物，謂之戴見。

金 簪 記

張新喜 口述

內 容 提 要

本劇又名“路安府”。

紀天板喪妻，留下金桂、芙蓉一雙兒女。紀續妻牛氏，嫉恨前房子女。某年，紀出外為官，牛氏與其姐黃牛氏合謀，害金桂，芙蓉几致于死。金桂師崔繼公出頭告狀，被牛氏誣陷收監，紀府家人急往任所稟告紀知，紀與其內弟龔龍背分頭趕回。此案最后大白，救出崔繼公，金桂、芙蓉也得救，牛氏姐妹則被判處問斬。

人 物

崔繼公	紀天板	龍背
黃牛氏	紀牛氏	金 桂
芙 蓉	來 董	周 炳
小家院	土 地	紀毛貴
四 兵	小 鬼	老家院
郭 秀	報 子	

第 一 場

〔紀天板上。〕

紀天板 (念) 二老下世去，丁憂守在家。

(詩) 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

本人，紀天板。一雙二老，下世前去，那時我丁憂回家。五府六部有文到來，又命我立到延州府上任。我的前房婆兒下世，后妻牛氏当家，家撇一雙兒女，使我放心不下；不免修下書牒一封，下在邊庭，就命郎舅給我照望家眷。(小家院上)家院，

小家院 有。

紀天板 溶墨伺候。

小家院 啊。

紀天板 紀天板再拜；拜郎舅見字拆开，我這里領牒上任，命你照望家來；要來早來，紀天板再拜。家院！

小家院 有。

紀天板 喚來董伺候。

〔来童上。〕

来童 哎咳！

（詩）忽听喚来童，两腿快如风。

跪在前庭上，給爷办事情。

給爷叩头。

纪天极 这是书册一封，早早下在边庭，快去。

来童 是了，到边庭給我舅爷下书去了！（下）

〔周炳上。〕

纪天极 周炳。

周炳 有。

纪天极 請你大叔、姑娘。

周炳 請大叔姑娘！

〔金桂、芙蓉上。〕

金桂 （念）母亲下世命归阴，

芙蓉 （念）撇下兄妹靠何人。

金桂 金桂。

芙蓉 芙蓉。

金桂 爹爹有喚，

芙蓉 上前去見。

金桂 爹爹在上，几們有禮。

芙蓉 少禮，落坐。

金桂 謝坐。爹爹將几們喚來，有何事議？

纪天极 五府六部有文到来，命为父到在延州府上任，家撇儿女，南學的崔繼公，那是給我儿請的訓蒙先生，在家好好的听你愿師、繼母訓教。

金桂 爹爹居官上任，好也不好？

芙蓉 居官上任，揚名万載，有何不好。

金 桂 既然居官好，就該把几們帶在任中。
芙 蓉

紀天板 几們不可，单等为父上得任去，过了三年五載，搭上花花小轎
兩乘，把几們接在任中，享榮華受富貴，何等不好！

金 桂 就依爹爹。
芙 蓉

紀天板 請你母亲。

金 桂 金桂，

芙 蓉 芙蓉，

金 桂 請母亲。
芙 蓉

〔紀牛氏上。〕

紀牛氏 〔数板〕

美貌容華，美貌容華，官人常在家，

命里沒儿子，把人活气煞。

妾乃紀門牛氏。正在官宅落坐，又听得几們有請，官人有喚，
說不的我上前見这个老……

紀天板 嚥喂！

紀牛氏 官人么？請坐。

紀天板 夫人請坐。

紀牛氏 官人將为妻喚來，有何事情？

紀天板 五府六部有文到來，命老爺我延州府上任，家撒几們，夫人你
還得好好的照看。

紀牛氏 官人你又來了，咱夫妻二人，所生一男一女，为妻我不照看，
叫哪个替我照看不成？

紀天板 夫人賢德。

紀牛氏 好說了。

紀天板 金桂。

金 桂 爹爹。

紀天板 酒來。

金桂 遵命。

紀天板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逆夫人，酒一盅，

紀牛氏 (接唱)謝官人，遞酒情；

紀天板 (接唱)孩子好歹你多担承。金桂芙蓉拜你母，

金桂
芙蓉 (同白)母亲在上，孩儿有礼。

紀牛氏 几們站起来。

(接唱)伸手攙起二姣生，早晚还得娘侍奉。

紀天板 (接唱)单等着九年官滿，咱举家才得相逢。(煞板)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辞夫人，去更衣，(溜腔)

〔紀牛氏下，回头望場。紀天板哭介，拉金桂、芙蓉下。

第二場

〔紀天板、紀牛氏、金桂、芙蓉上，挖門，同坐介。

紀天板 金桂。

金桂 爹爹。

紀天板 南学的崔繼公，为父給你請的訓蒙先生，到在南学，听你恩師教育，好好的讀書。儿呀，記下了无有？

金桂 記下了。

紀天板 儿呀，上学去吧！

金桂 遵命。(下)

〔周炳上。

紀天板 芙蓉女过来。

芙蓉 爹爹。

紀天板 你家母亲下世去了，无有給儿丢下稀罕之物、珍奇貴宝，只給你丢下金簪一股，女儿出閣的年頭，权当一陪送，好好的保存，你可千万莫流落你后繼……

紀牛氏 噫！

紀天板 莫要流落你后繼母之手。

美蓉 記下。

紀天板 女兒大街玩耍去吧！

〔美蓉拿金簪向牛氏一晃，咳嗽一聲下。〕

紀天板 周炳！

周炳 有。

紀天板 府門外去看，可有延州府的府役，叫他傘扇壓轎，搭進府來，
老爺在府中上轎。

周炳 是。

〔小兵上。〕

周炳 哪是延州府的府役？

小兵 俺是延州府的府役。

周炳 迎接老爺上任，轎來馬來？

小兵 轎馬都有。

周炳 傘扇壓轎搭進府來，老爺府中上轎。隨我來。（下）

小兵 延州府的府役給老爺叩頭。

紀天板 迎接老爺上任，馬來轎來？

小兵 轎馬都有。

紀天板 府中上轎，兩旁伺候。夫人，下官不辭而去。

紀牛氏 官人哪！

（唱娃娃腔）

拉住了，官人衣，

紀天板 （唱宮調垛子）

不辭夫人上轎去，大炮三聲把府離；

〔紀天板、小兵下。〕

紀牛氏 （接唱）大罵官人無道理，平日惹我常生氣。

我這里金桂高聲叫，聽為娘訓教于你。

金桂。

〔金桂上。〕

金 桂 母亲。

紀牛氏 你們老爷領凭上任，叫我儿在此家下干其何事？

金 桂 讀書写字。

紀牛氏 讀書写字是款正理，儿呀，一天唸几篇？

金 桂 我一天唸一篇。

紀牛氏 哟哟！三茶六飯吃咧，一天你唸一篇？依着为娘，我給你加工。

金 桂 加工念多少？

紀牛氏 三篇，五篇，七八十来篇子。

金 桂 念得多了，儿我記它不住。

紀牛氏 什么，你記不住？来来来，近前講話。

金 桂 母亲。

〔牛氏打金桂一掌介。〕

金 桂 罢了，我的亲……

紀牛氏 你亲什么？

金 桂 我的亲娘啊！（哭下）

紀牛氏 我把你个王八羔！可說老爷呀，你領凭上任，把那一股金簪，交給为妻，等这个芙蓉丫头，她出閣的年头，我还昧了她的不成？怎么你交給芙蓉丫头？啊啊是了，不免将这丫头喚来，把金簪誑到我手才好，誑到我手才好。芙蓉走来！

〔芙蓉上。〕

芙 蓉 来了，母亲喚儿为何？

紀牛氏 芙蓉儿来了。

芙 蓉 儿来了。

紀牛氏 你家老爷領凭上任，給我儿丢下什么稀奇之物、人間貴宝沒有？

芙 蓉 沒有。

紀牛氏 不要說沒有咧！丢下金簪一股，是不是呀？

芙蓉 緊說沒有，慢說沒有，沒有沒有。哪廂去偷人家的不成嗎！
紀牛氏 哈哈！这个杂毛妮，說話喪（讀去声）呢！“沒有沒有，去偷人家的不成，”咱是官宦人家，我叫你去偷人家的不成？給了
我倒還罷了，不給我，准备吃我一場好打。芙蓉过来。

芙蓉 母亲。

紀牛氏 給为娘打一杯清茶所用。

芙蓉 咱府里的梅香多呢！她們都折了腿了？使喚孩儿，我不去。

紀牛氏 怎么你不去？近前講話！

芙蓉 言講什么？

紀牛氏 娃！

〔打芙蓉一掌，又拿鞭打，芙蓉哭跪介。

芙蓉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小芙蓉，泪下来，尊母亲，听明白，

母亲多把儿担待。老爷領凭上任走，

家前院后靠你来，你不担待誰担待。

这本是金簪一股，請母亲細看明白。（落板）

紀牛氏 哎哟！到底是小孩子家，胆子小，我略略的打了几下，把这股
金簪一拿就給了我了！

芙蓉 苦哇！

紀牛氏 光說人家把这股金簪給了我咧，人家孩子还在地下哭呢！我还
得哄上一哄，是，我还得哄上一哄。黃塔塔、黑塔塔，芙蓉爬
在就地下，芙蓉你哭什么呢？

芙蓉 你打儿焉能不哭哇？

紀牛氏 哪是打你，为娘跟你鬧着玩哩！

芙蓉 鬧着玩？打得儿很疼啊！

紀牛氏 噢，怎么很疼啊？

芙蓉 正是。

紀牛氏 你就疼死我了，娘的儿呀！（抱起芙蓉介）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忙抱起，芙蓉女，听为娘，說給你，
为娘待儿没差意。

芙 蓉 苦哇！

紀牛氏 好孩子，不要哭咧！

芙 蓉 苦哇！

紀牛氏 （又打又擰芙蓉介）苦苦苦苦！噢噢噢噢！

（接唱）你老爷領凭上任去，就該把儿們帶任里，
也是你老爷失主意。

芙 蓉 苦哇！

紀牛氏 好孩子別哭咧，苦苦苦苦，噢噢噢噢！

（接唱）单等到九年官滿，咱举家才得团聚。（煞板）

芙 蓉 母亲，我給你打杯清茶來用吧。

紀牛氏 好孩子，咱的府下梅香多着呢，叫她們去吧！不用孩子你去。

芙 蓉 孩儿我一定要去。

紀牛氏 怎么你一定要去？去你就去你娘的！（一推芙蓉介）

芙 蓉 罢了！我那亲……

紀牛氏 你亲什么？

芙 蓉 我的亲娘啊！（下）

紀牛氏 我把你个杂毛妮！男娃儿也哭他亲娘，女娃儿也哭他亲娘，难道說我这当后娘的，打了你几下还疼啊！光顧了跟孩子們逗气，誤了我佛堂燒香。你看我，人善心不善，枉把弥陀唸，木魚莫卜卜，我摔它个七八瓣。走了，佛堂燒香去了！（下）

第 三 場

〔龍龙背上。〕

龍龙背 （念）英雄天下有，好汉众人扶。

寡家，龍龙背。奉了老爷严命，命我回家探亲，將馬勒來，就此前去。

（唱娃娃起腔）

拉过了，馬一匹，（上馬）

来 童 （騎馬上）喂、咯、窩、嗚！（过場下）

鬪龙背 （唱燥子）

回家乡，探亲去，打馬过了柳林地。

随父边庭来鎮守，四海揚名誰不知，豪家名儿鬪龙背。

（来童上。）

来 童 （接唱）我小儿离鞍下馬，見舅爷細說端的。（煞收）

小儿給舅爷叩头。

鬪龙背 小儿站起来，小儿到此为何？

来 童 我家老爷有书冊到来，舅爷請看。

鬪龙背 待我一观。原来是你家老爷，領凭上任，命我給照望家事，是也不是？

来 童 正为此事，你可是去呀，你可是不去？

鬪龙背 哪有不去的道理。原书带回，随后就到。

来 童 哎，是，原书带回，随后就到。哎！舅爷，你要去，去早些。

鬪龙背 我要去得迟了？

来 童 我們太太攬家不賢。

鬪龙背 明白了，各自上馬，請。（分下）

第 四 場

（黃牛氏上。）

黃牛氏 （念）肚大腰粗，渾身一骨碌；

有人來問我，我就叫母老虎。

（詩）牆頭上一棵草，風颳四下倒，

有人給我点好嘸①吃，哎哟！我就跟着人家跑。

〔內白：“好。”

黃牛氏 好來好去，我就跟着人家跑咧！

〔內白：“好！”

黃牛氏 還是好。自己一提，我叫黃門牛氏。許配黃老道足下為婚；我

們老头子下世去了，撇下我一人，实在难过。我有个妹妹，許配紀天板足下为婚。那一日我到小妹子那廂，想借他一升半把的，借給我也罢，不借給我也罢，遇見小金桂那个王八羔子，給了我个大大的无趣。聞听人言，我們妹夫子領凭上任去了，把那一双王八羔子留在家下，不免我到妹子那廂，把我妹子挑上几句，把那一双王八羔子，給他害死，解解我那颗心头之恨。我說去就去，我帶住俺家的門子。

（數板）蝎子本是毒辣虫，終朝每日牆上行；

不論老少挨一下，整得他哼哼哼哼又哼哼，
哼哼哼哼又哼哼。

哎哟，說着說着來到咧。你看俺妹子，大青白天插着門子还睡覺呢。妹子，門上來！

（紀牛氏上。）

紀牛氏 哎咳！正在家中坐，何人叩柴門？開放門兩扇，

黃牛氏 哈哈好！

紀牛氏 哎哟！这不是我那姐姐呀？

黃牛氏 不是我，是哪个老二黑呀？

紀牛氏 哪陣風把你刮得來咧？

黃牛氏 东南西北夾在兒子的風。“嗚嗚兒”②！把姐姐“嗚兒”來了！

紀牛氏 哎，是刮將來的。請坐。

黃牛氏 來站，請請請！

紀牛氏 坐下吧！

黃牛氏 老姐妹輕易不見面，今天見了面，不許施个大禮呀？

紀牛氏 坐下，姐姐可好？

黃牛氏 我吃的好，喝的好，放了屁呼通呼通的，弄寄院里放起火——
穷气钻了天了。

紀牛氏 講說此話，你是难过？

黃牛氏 門口一道河，难过得很。难过便难过，姐姐我学会了艺业了。

紀牛氏 学会了什么艺业？

黄牛氏 我学会跑渣子行。
紀牛氏 什么是跑渣子行？
黄牛氏 我给人家提媒說亲。
紀牛氏 一天能說几家？
黄牛氏 十天半月說不成一家。
紀牛氏 能闌住口哇？
黄牛氏 我学会正經值錢艺业。
紀牛氏 什么正經值錢艺业？
黄牛氏 学会了安胎。
紀牛氏 什么是安胎？
黄牛氏 誰家的女娃娃不生养，把姐姐我請將去，只要給他吃按吃按③，那白胖白胖的娃子，就养活好几个。
紀牛氏 妹妹我到在人家，男孩女孩連一个也沒有，你知道給旁人吃按，你就不曉得給妹妹我吃按吃按。
黄牛氏 哟，妹子，你还没有养活哪？
紀牛氏 可不是，連一个也沒有。
黄牛氏 姐姐我可是不知道，那旁人請我还去呢，咱一个亲姐热妹的，我能說不来呀。我要来了給你吃按吃按，男孩女孩，早有了一大堆咧。就是药引难得。
紀牛氏 用什么药引？
〔芙蓉暗上。偷听介。
黄牛氏 用活鷄卵，活羊肝，还有那活人心。
紀牛氏 什么叫个活鷄卵？
黄牛氏 誰家要有那下蛋的老草鷄，提过一个来，把它那肚子剝开，把那卵蛋剝將下来，那就叫活鷄卵。
紀牛氏 活羊肝呢？
黄牛氏 这个也好說。你家有那跑山的老綿羊，捉过一个来，从胸口里格吱一声給它一刀子，把那心肝摘將下来，那就叫活羊肝。
紀牛氏 什么叫活人心？

黃牛氏 你家里有銀子有錢，到在大街以上，把那貧窮家的娃兒，买进府来，四馬全蹄，把他綁起来，从胸口里格吱給他一刀子，把那心肝摘下来，那就叫活人心。

紀牛氏 我把你个老东西！人家那貧窮家的娃娃，来在咱家，不是来投活，是前来送死不成？妹妹我是个善人，我可下不得那样狠心。

黃牛氏 哟！妹子你是騙了的人哪？

紀牛氏 我是个吃斋行善的人。什么我是騙了的人？

黃牛氏 噢！妹子你是吃斋行善？

紀牛氏 吃斋行善。

黃牛氏 我只說你是騙了的人哪，那不騙不养活，那一騙更不养活。

紀牛氏 哎！俺是个善人。

黃牛氏 对，你行好，你行善，你救苦，你唸弥陀，你又把佛唸；你要得不了那药引子，一輩子不养活，临死落个老絕戶。

紀牛氏 姐姐，这个……自己的人使得使得？

黃牛氏 那自己的人，更使得咧。

紀牛氏 这个小芙蓉給我打茶去了，等她打茶回来，四馬全蹄把她捆起来，劈胸口給她一刀子，她那个心肝使得使得？

黃牛氏 这个小芙蓉子是个閨女？是个小子？

紀牛氏 是个小閨女子。

黃牛氏 你用了那小閨女子的心，养活一个是个閨女，养活两个还是个閨女，养活一輩子，个个是閨女；用男娃娃心才好。

紀牛氏 男娃娃心？姐姐有咧。

黃牛氏 你几个月咧？

紀牛氏 什么几个月咧？

黃牛氏 可你說有咧。

紀牛氏 我有了什么？

黃牛氏 我只說你有了孩子了呢，我說呢，还没給你吃按呢，你就有咧。

紀牛氏 我想起来咧。

黃牛氏 你想起什么来咧？

紀牛氏 小金桂，在南學里唸書哩，等他下學用飯，四馬全蹄，把他綁起來，劈胸口給他一刀子，他那個心肝使得使不得？

黃牛氏 你說的誰？

紀牛氏 金桂。

黃牛氏 使得使得更使得。

芙蓉 哎呀不好！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听一言，吓死我，到南學，去藏躲，

南學去見我哥哥。（下）

黃牛氏 （唱）姐妹二人定下計，

紀牛氏 （唱）要害金桂見閻羅，

黃牛氏 （唱）這場大禍他躲不過。

紀牛氏 （唱）單等他下學用飯，

黃牛氏 （唱）管叫他死無活。

紀牛氏 姐姐。

黃牛氏 妹子。

紀牛氏 擰門子。

黃牛氏 磨刀子。

紀牛氏 害害這個王八羔子。（同下）

第五場

〔金桂上。〕

金桂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小金桂，哭嚷嚷，兒親娘，下世早，

撇下了兄妹無依靠。（煞板）

〔芙蓉上。〕

芙蓉 哎呀！不好！

（唱垛子）

慌慌張張南學跑，見了哥哥說分曉。

哥哥呀!

金 桂 怎样?

芙 蓉 (接唱) 继母害你怎知道。

金 桂 (接唱) 小金桂闻听此言, 罢罢罢气死在南学。

芙 蓉 哥哥醒来!

(崔继公上。)

崔继公 (唱宫调娃娃腔二板)

得一梦, 甚稀罕, 俺梦见, 海在西,

但不知此梦应何地。迈步走进南学里, (金桂起来, 哭介)

· 观见金桂泪悲啼, 崔继公不解其中意。

急回头南学落坐, 小金桂为师训你。

金桂, 这般时候, 不下学用饭, 南学里悲泪为何?

金 桂 师傅非知, 我家老爷领凭上任, 家撇继母不贤, 要把徒儿摘心剜肺害死呀!

崔继公 你不用说了, 为师我心下明白。

金 桂 师傅明白何来?

崔继公 想必你下得学去, 你家母亲命你背书, 你背书不过, 你家母亲责打于你, 你来在学中, 难道一説, 恩师我就怨过你不成? 看了为师我的戒尺伺候!

金 桂 师傅如还不信, 我家妹妹现在南学。

崔继公 你家妹妹?

芙 蓉 苦哇!

崔继公 叫你妹妹暂且回府, 你就在为师家下, 存住几年, 等你家爹爹九年官满回来, 你再回府。你上前説过。

金 桂 遵师命, 妹妹过来!

芙 蓉 哥哥。

金 桂 你暂且回府, 我在恩师家下, 存住几年, 单等咱家爹爹九年官满回来, 我再回府, 妹妹心意如何?

芙 蓉 哥哥, 你回府, 妹妹也回府; 你要不回府, 妹妹我死在南学,

也不敢回府去了。

〔金桂，芙蓉同哭介。〕

金桂 待兄說過。稟恩師：我家妹妹言道，我回府，她便回府；我要不回府，她死在南學，也不敢回府。若不然，俺兄妹二人，同在恩師家下寄住，恩師心意如何？

崔繼公 你在為師家下寄住，倒還罷了，你家妹妹女流之輩，身高袖大，外人觀見，觀之不雅。

金桂 哎！俺兄妹萬般無奈了！

崔繼公 不要悲淚，出得學門，為師送你們雙雙回家。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小金桂，莫悲啼，聽為師，說給你，
為師待你們無別意。你老爺領憑上任去，
就該把兒帶任里，也是你老爺失主意。

小金桂淚痕止住，有為師送回你府去。（同下）

第六場

〔土地上。〕

土地 （念掛燈蛾）土地公公，單查世不平。

到在紀府內，搭救東斗星。

〔黃牛氏，紀牛氏同上。〕

黃牛氏 （念掛燈蛾）暗定牢籠，

紀牛氏 （接念）神鬼也難明；

黃牛氏 （接念）害死了小金桂，

紀牛氏 （接念）光怕天不容。

黃牛氏 你這個孩子，天也容。天不容還有咱的命啊？

紀牛氏 天也容。

黃牛氏 你說這話不好，你快點跪下禱告禱告吧。

紀牛氏 南無阿彌陀佛，我和我家姐姐，害小金桂那王八羔子一死，你要保佑俺無事無非的，我許……

黄牛氏 你可許呀！

紀牛氏 我許什麼？

黄牛氏 你家有銀子有錢，整豬整羊答謝神靈。

紀牛氏 啊，保佑俺無事無非，整豬整羊答謝神靈。南無阿彌陀佛。

黄牛氏 起來吧，沒有你的事啊。

紀牛氏 姐姐，這還有你的事呢，你也得許話許話。

黄牛氏 喲！我還不知道這還有我的事呢！我也得禱告禱告，南無阿彌
條盤。

紀牛氏 阿彌陀佛，你怎麼阿彌條盤？

黄牛氏 不拿那條盤端供香啊？

紀牛氏 陀佛。

黄牛氏 啊，陀佛，我和俺小妹子，打盤定計，害小金桂那王八羔一
死，你要保佑俺無事無非的，我許……

紀牛氏 你可許呀！

黄牛氏 你家有銀子有錢，許了個整豬整羊，姐姐我是個窮神，你叫我
許什麼？

紀牛氏 你無錢，許整只大鏢，答謝神靈，花錢也不多。

黄牛氏 可不是，許整只大鏢，答謝神靈。南無，阿彌條盤。

紀牛氏 阿彌陀佛。

黄牛氏 啊，阿彌陀佛。

土地 （旁白）吾神不收你那紙鏢。

紀牛氏 姐姐，妹妹產生一男半女，還叫你大姨呢。

黄牛氏 對，我還是他大姨呢。

土地 好個壞種的大姨。

（崔繼公、金桂、芙蓉暗上。）

崔繼公 太太，門上來。（黄牛氏下）

紀牛氏 這般時候，何人叩門？待我開府門去看。

金桂
芙蓉 （同）苦哇！

紀牛氏 两个孩子这般时候，还不回府用飯，看看跑得身上这个土。

〔金桂，芙蓉下。〕

崔繼公 嚶喂！

紀牛氏 崔先生，請在府中，我給你打一杯清茶來用。

崔繼公 我在學中用過茶了。

紀牛氏 如此我不遠送，先生請。

〔紀牛氏關門，黃牛氏暗上，崔繼公在門外偷听介。〕

崔繼公 唔呼呀！我看紀太太，這個行動站立，也不像那不賢良之婦，

正是：太太身德賢，休听頑童言。（下）

黃紀牛氏 （同）哎！

黃牛氏 （念）害死了小金桂，

紀牛氏 （念）哪管他上龍天。

黃紀牛氏 （同唱豹子頭起腔）

小金桂，快轉來。

〔金桂上。〕

金桂 （唱垛子）

小金桂，跪庭台，母親把几多担待。

黃紀牛氏 （同接唱）一掌打你流平地，五花大綁捆起來，（將金簪扎在金桂舌上）要把金桂的殘生害。

咱這裡鋼刀一過，

〔土地用拐棍擋刀。〕

土地 （接唱）二乞婆該也不該，該也不該！

〔土地在黃牛氏、紀牛氏頭上各打一棍，二人坐地下。〕

黃紀牛氏 （同白）腦袋疼啊！腦袋疼啊！

土地 腦袋疼，我捏住你倆的手兒，腦袋疼啊，我本該着一棍兩棍抽你們打死，要算將起來，你們不該死到我手里，大青白日，你竟敢害人，我看你們是怎樣的害法？哎呀！可是不好，金簪穿

了舌根，摘心剜肺而死，这还了得！我是个土地，我快些变，变吧！（摘帽脱衣变老头介）

（念扑灯蛾）土地翻身变，变就了一老公；

出了纪府内，再叫崔先生。

（崔继公上。）

土地（唱垛子）

出言我把先生叫，

崔继公（接唱）老公慌张为何情？

土地 先生你那事呢？

崔继公 我有什么事？

土地 你那心腹事。

崔继公 我这心腹事？明白了，老公头行。（出门，土地下）

（唱垛子）叫老公，头前行，后跟着，崔继公。

远望纪府去得紧。

太太门上来！

（黄牛氏、纪牛氏爬起。）

纪牛氏 姐姐，害得人家孩子死不死活不活，门外有人叫门，你说这……怎么办？

黄牛氏 你莫要惊慌，你家里有蘆蓆没有？

纪牛氏 有蘆蓆。

黄牛氏 咱把他遮盖遮盖。

崔继公 太太门上来！（黄牛氏下）太太门上来！

纪牛氏 来了！

（唱宫调二板）

用手开放门两扇，

崔继公 嗯喂！

纪牛氏 先生到了。

（接唱）原是先生到府中，
厨下的。

〔內白：“有。”

紀牛氏 (接唱) 杀鷄宰鵝把先生敬。

崔繼公 不用。

(接唱) 小金桂哪廂去了，他為何不到學中？(煞板)

紀牛氏 先生你問的哪個？

崔繼公 我說的是金桂。

紀牛氏 金桂？

〔黃牛氏上。

黃牛氏 喲！妹子，那是誰呀？

紀牛氏 那是金桂他師傅崔先生。

黃牛氏 那就是崔先生呀？

紀牛氏 是。

黃牛氏 我有心和他見個禮，見得見不得？

紀牛氏 見得了，你可悄言些。

黃牛氏 喲喲！那是金桂他師傅崔先生啊？我是個庄稼老婆子，不知禮儀，你請過來，我拽拽你吧！

紀牛氏 哎，是拜拜。

黃牛氏 啊，拜拜，拜拜。

崔繼公 請問太太，這是何人？

紀牛氏 那是金桂他大姨。

黃牛氏 着，我是金桂他大姨。

崔繼公 我問的金桂，哪一個問你？

黃牛氏 你問金桂，我見咧。

崔繼公 哪廂見來？哪廂見來？哪廂見來呀？

黃牛氏 你看看你這個崔先生，我提了個金桂我見咧，肝花上長草——荒了你的心了咧。哪廂見咧？哪廂見咧？我要不說，你打我肚里還掏出來不成？

崔繼公 慢慢的講來。

黃牛氏 噫！你莫要惊慌，我慢慢的講來，我挎了個籃子，我來探望他

娘們來了，行在大街以上，遇見金桂怀里抱着兩本子書，我說，那是金桂呀，你往哪廂去啊？金桂說，俺上學唸書去呀！我說，金桂，今天你莫要上學，大姨我來探望你娘們來了，籃子揹的是核桃，小囊，落花生，你回府中吃點子，喝點子，再到學去。金桂言說，俺去得遲了，俺師傅還責打俺呢！他上學去了，沒有在家。

崔繼公 我打學中一路前來，怎樣我就未見？

黃牛氏 你打哪廂而來？

崔繼公 我打大路而來。

黃牛氏 他打小路去了。

紀牛氏 你看看你這個崔先生。他家大姨說他上學去了，你只是往下追究，我把他留在府中，他還給我生男長女不成？

黃牛氏 你這個丫頭，他是一個男娃娃，還能生男長女不成？

紀牛氏 上學去了，沒有在家，走了。

崔繼公 太太，你要獻出公子倒還罷了，你不要不獻出公子，我要得罪太太！

紀牛氏 你要怎樣？

崔繼公 我要搜府。

黃牛氏 可對他說上學去了，這不沒了事了，盡自和他說。

紀牛氏 姐姐，人家要搜府。

黃牛氏 什麼？

紀牛氏 搜府。

黃牛氏 你起來吧，我和他交代兩句。喲喲，金桂他師傅，崔先生，他家母親說他上學去咧，你要搜府。搜出來倒還罷了，要是搜他不出，你這臉面處在何地？再說一來，你吃的是你家的飯，像這個閑是閑非，你管它怎的？聽着我說，不要搜，不要搜，不要搜。

崔繼公 你多嘴。

黃牛氏 啊，我多嘴，打我這個嘴。妹子，

紀牛氏 姐姐。

黄牛氏 身子立得正，

紀牛氏 不怕影儿斜。

黄牛氏 你站在那边廂。

紀牛氏 你站在那边廂。

黃
紀牛氏 看他搜，搜出来倒还罢了，搜不出来，給他个大大的无趣。

搜，搜，搜！

崔繼公 站下了。

黄牛氏 沒見過你这种先生！

〔崔繼公望場。〕

崔繼公 金桂，紀勇，为师到了，随为师我上学。

黄牛氏 上学去咧！沒有在家。一个先生之家，到在人家家里，不是穩重重的，东看老鸱，西看燕的。

崔繼公 金桂，紀勇，为师到了，随为师上学。（过場。黄牛氏、紀牛氏跟在后边）

黄牛氏 人家家下，連个汉子們也沒有，在人家家里一膘一膘的，这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沒見過你这样的先生。

崔繼公 嗯！你那算怎样？

黄牛氏 我抽羊角疯哪！

崔繼公 拿刀剝了！

黄牛氏 別剝，好了。哟！先生你搜了半天，你搜出来沒有？

崔繼公 无有。

黄牛氏 看看看，我說你甭搜甭搜，你是一定的要搜，搜了半天，也沒搜出，有什么臉面来見我姐妹，赶早些把那臉面，裝到那猪翅膀底下去吧！

紀牛氏 猪沒翅膀。

黄牛氏 可不是，猪无翅，臉无羞。“修脚来不吆喝”，赶你娘那瓜搭搭去吧！

崔繼公 苦！哎！

黃牛氏 哎！一脖子拐打着你咧。

崔繼公 大人上任走。

黃
紀牛氏 (同白) 走了沒在家。

崔繼公 公子靠給咱，

黃牛氏 喲！說話真好听，有他娘呢，靠給你？

崔繼公 你是后老婆，怕你謀害他。

(唱垛子)

大人官滿回來后，我拿何言應答他。

紀牛氏 姐姐。

黃牛氏 妹妹。

紀牛氏 崔先生罵道妹妹我，后老婆長，后老婆短，这个后老婆名儿叫
妹妹我難担哪！

黃牛氏 你看你这个人，他說你个后老婆，你就着急，世界上当后老
婆的多呢，他罵你，你不敢罵他？去罵他去！

紀牛氏 怎說，我罵得他了？

黃牛氏 罵得了，罵！

紀牛氏 可惱，我今開言道，先生你听言、來在紀府內，落下无臉面。

(唱垛子)

再等一时要是不走，不抽你筋下手揪……

黃
紀牛氏 (同白) 揪你的毛！

崔繼公 (唱垛子)

崔繼公，惱心里。二乞婆，无道理。

打你几下我解解气。(打紀牛氏，黃牛氏拦挡介)

黃牛氏 慢着慢着，你把你那胳膊微微落下来。我劝先生消消气，你听
我妇人說两句。先生你枉讀了五經六書。

紀牛氏 四書。

黃牛氏 多讀兩本書还不知礼呢！只見你張牙舞爪的，抡拳抹胳膊的，
你想打俺妹子；头頂着皇家四兩銅，你是个秀才，俺妹子是个

掌印的夫人，这个誥命夫人也是你打的不成？你要不怕犯法，妹子，你站在这边厢，我看着你打。

黃紀牛氏（同白）你打，你打，你打。

黃牛氏 你痛痛，我都不让。

崔繼公 怎么說？

（接唱）誥命夫人我怎打，

黃牛氏（同接唱）大罵先生无道理，你来在紀府把俺戏。

众（同）呸！

崔繼公（接唱）二乞婆一言出口，叫我去哪厢辯理？

这，哈哈哈哈，呸！（下）

黃紀牛氏（同）我呸呸呸！

〔土地变老头上。〕

土地 来了。

（唱垛子）

你三人為何吵嚷？

黃紀牛氏（接唱）嚷不嚷奈何妨？

土地（接唱）伸着脖子和我還。

和我還，和我還。

黃紀牛氏（同白）那边厢来了个杂毛老头，

土地 我打五台山上来的。

黃紀牛氏（同白）你到在紀府为何？

土地 查考人間不平之事和不講理的。

黃紀牛氏（同白）何謂人間不平之事和不講理的？

土地 人家前房婆儿下世，后娶的老婆子到在家下，待人家前房的儿女，要是好倒还罢了，

黄纪牛氏 (同白) 要是不好呢?

土地 要是不好, 听我好好相劝倒还罢了,

黄纪牛氏 (同白) 要是不听你相劝?

土地 不听我相劝, 我给他个不得行, 不得行④。

黄纪牛氏 (同白) 这老家伙, 仗凭他“鬻彩”行事, 好扎!

黄牛氏 妹子。

纪牛氏 姐姐。

黄牛氏 他不得行, 咱们两处打他一处, 看他得行不得行! (二人拿鞭子打土地) 你得行不得行, 得行不得行, 得行不得行?

土地 这是哪儿劈干柴呢?

黄纪牛氏 (同白) 俺这是打你呢, 打你呢。

土地 我听着不远。

黄纪牛氏 (同白) 打你呢, 啥的不远?

土地 打? 咱们不是这样的打法。

黄纪牛氏 (同白) 怎样打法?

土地 老汉我拾掇拾掇。

黄纪牛氏 (同白) 拾掇拾掇, 你嫁人哪?

土地 嫁人没人行彩礼。

黄纪牛氏 (同白) 俺姐妹二人行彩礼。

土地 你姐妹行彩礼, 老汉不走。

黄纪牛氏 (同白) 你不走怎么样?

土地 我还守着我俩老闺女过呢。

黄纪牛氏 (同白) 我呸! 你这个老家伙, 光知道“逮穷”⑤。

土地 我拾掇拾掇。

黃紀牛氏 (同白) 你怎么样拾掇?

土地 我正正帽子。

黃紀牛氏 (同白) 咱姐妹蹬蹬小鞋子, 看掉了小鞋子。

土地 我捋捋我的鬍鬚。

黃紀牛氏 (同白) 咱紧紧褲腰帶。

土地 呸呸呸! 可把吾神糟蹋坏咧。

黃紀牛氏 (同白) 你是毛神。

土地 我先給你拉个八步架。(拉架式)

黃紀牛氏 (同白) 你那是鬼抽筋呢!

土地 抽你們的筋。

黃紀牛氏 (同白) 抽你的筋。

土地 来, 打。(打紀、黃介)

紀牛氏 姐姐。

黃牛氏 妹子。

紀牛氏 这个杂毛老头子, 打得还蹦疼呢。

黃牛氏 赶是疼, 把姐姐我这馱骨給打咧。

紀牛氏 八成的, 这个老头是个把式。

土地 八十, 我才七十九啊! 实話对你說吧, 屁股門上摆手,

黃紀牛氏 (同白) 此話怎講?

土地 我是个教师头。(諧音“叫屎头”)

(唱噪子起腔)

要說打你就往上上, (將二人打下)

(唱噪子)

二乞婆，太无良，謀害公子我不让。

迈步出了紀府內，再叫先生听其詳。

〔崔繼公上。〕

土地（接唱）叫先生，听我說，听老汉，說給你，
你隨我二番搜府去。

崔繼公（接唱）高叫老公头引路，一到紀府看端的，
迈步走进紀府里。

土地（接唱）我这里將席掀起，

崔繼公（接唱）見徒儿我好悲啼。

（唱哭腔）叫一声金桂儿金桂儿，幸喜为师一步来早，来迟了
不能見你了，罢了金桂儿呀！

〔黃牛氏、紀牛氏上。〕

黃牛氏（同白）哎哟！他打哪廂而来？

崔繼公（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怀抱金桂泪悲啼，你繼母害你为何意？

幸喜为师来得早，来迟了不能見你。

覩見了狠心老婆，倒叫我恼在心里。

哈哈，好你二家乞婆，把金桂一金簪穿了舌根，摘心剜肺而死，我豈肯与你們善罢甘休？（拔下簪，搯金桂）

黃牛氏（同白）你要怎样？

崔繼公 是，也罢！

（唱豹子头起腔）

身背公子出府走，

黃牛氏（同唱噪子）

姐妹二人忙夺回，你搯公子哪廂去？

走不了。（夺回金桂）

崔繼公 好你二家乞婆，撒泼放刁，將公子夺回，我豈肯与你們善罢甘

休？

黃牛氏（同白）你要怎樣？

崔繼公 我要告你。

黃牛氏（同白）什麼為憑？

崔繼公 金簪為憑。

黃牛氏（同白）拿來我看。

崔繼公 呢！

（接唱）我現有金簪一股，到公堂我要告你。（出門，三笑介）

黃牛氏 先生回來。

〔崔繼公打黃牛氏一掌，踢一脚，黃牛氏倒。〕

崔繼公 你乞婆呀！（下）

黃牛氏 鬧下亂子，鬧下亂咧，亂咧……那崔先生，金桂他師傅，你快些回來吧，俺和孩子鬧着玩哪！

紀牛氏 你個老東西，害得人家孩子死不死活不活，他家師傅手拿金簪一股，已到公堂告你我去了，你還說是鬧着玩呢。你可會玩，你可玩吧。

黃牛氏 這個事玩不得啦？

紀牛氏 玩不得了。

黃牛氏 玩不得了，你家有枯井么？

紀牛氏 有枯井。

黃牛氏 有枯井，咱姐妹二人把他攙上，扔到他那枯井里边。他說咱害咧，咱說是他害咧，給他個死無招對。

紀牛氏 后花園有個枯井，咱們攙上他。

黃牛氏 金桂兒啊！

〔小鬼上。〕

紀牛氏（同唱娃娃腔三板）

撻起了，金桂儿，听^{为娘}大姨，說給你，

为娘待儿无別意。望着金桂儿井探，

小 鬼 (唱掇子)

小鬼这里忙掇起，我把公子救得去。

倘以后此事要犯，二乞婆天打雷劈。

(小鬼掇金桂下，黃牛氏二人盖井口。)

黃牛氏 狼也拉不了。

紀牛氏 狼也拉不了。

黃牛氏 (同白) 狗也拽不了，犯不了天狗，那犂子修来的。

紀牛氏 姐姐請坐。

黃牛氏 坐下。

紀牛氏 姐姐，这可沒了事咧。

黃牛氏 小事是沒有咧，你这大事才来呀。

紀牛氏 姐姐你快用計。

黃牛氏 用計？行了。你把小芙蓉害了吧，害了就没事咧。

紀牛氏 俺听了你，把那男娃娃害了，丢下这个女娃娃，和俺作伴呢，俺不害。

黃牛氏 哈哈，你个小丫头！我說你害了好，你說你不害，小丫头十二三咧，他老爷九年官滿回来，人家都二十几了，她家老爷必然問她，她家哥哥哪痛去了，丫头言說，俺大姨和俺娘，怎么害的俺哥哥，俺哥哥怎么死的，人家一說这个話，焉有咱们的命在？听了我說，害了吧，害了好。

紀牛氏 我可看出你这个人来了。

黃牛氏 我是什么人？

紀牛氏 你是个老“嘎杂子”^⑥。

黃牛氏 我是个大好人。

紀牛氏 你愿意住，就住上两天，你如果不愿意住，你就給我請出去。

黃牛氏 我住了吧，我給你办好事呢。

紀牛氏 你給我出去，你給我拿出去。（將黃牛氏推出介）我擰住門子，你才是不要臉哩！

黃牛氏 哎哎哎！（拍三掌）腦袋瓜上長茄子——冤屈出黑紫泡來咧。咱到在人家，淨給人家办了点子好事，賣小葱的不使秤——叫人一掐把我掐出來了。我可跟你說：妹子，你要是不害她，她家爹爹回來，她可就害了你咧，你聽見了沒有？哎！死孩子吹瓶瓶——連一點氣也沒有咧，這腦袋瓜穿褲衩——臉上下不來。這還有什麼臉呢？我打你這臉。（自打臉介）我叫你不要臉，我叫你不要臉。

紀牛氏 哎喲！可不是嗎！我要不把这个丫頭害死，她家老爺九年官滿回來，向她老爺一講，焉有我的命在？哎！要不然还把俺姐姐趕回就是。姐姐，你回來吧！

黃牛氏 我不回去咧。

紀牛氏 回來吧！

黃牛氏 我在你家里，淨給你办了点子好事，你把我掐出來了，我還有什麼臉，有什麼面呢？我可不去。（進門）

紀牛氏 姐姐，你不是不回來呀？

黃牛氏 我嘴說不回來，我這兩條腿，不知道怎的磨扭磨扭就回來咧。

紀牛氏 回府。姐姐請坐。

黃牛氏 坐下吧，咱們這親姐熱妹的，還有什麼事呀！

紀牛氏 怎麼着害她呢？

黃牛氏 你把她叫上來，我有法擺治她。

紀牛氏 姐姐你坐着。（出門介）小芙蓉來！芙蓉丫頭，你上哪廂去了？

〔芙蓉上，藏紀牛氏身後。〕

紀牛氏 小芙蓉來，芙蓉丫頭，哎！你就急死我咧，我那小娘。

芙蓉 哎。

紀牛氏 你個丫頭，哪廂去了？

芙蓉 大街玩耍去了。

紀牛氏 你光知道玩耍，你看我給你梳的這頭，也不像頭，我給你裏的

足，也不像足，怒恼为娘，我打你呀！

芙蓉 苦哇！

紀牛氏 哟，儿呀！你莫要哭了，你大姨来看望你来了。

芙蓉 来看望你来了。

紀牛氏 探望你来了，給你拿了点子核桃、小棗、落花生，叫俺孩子你吃，随我来。（轉圓場）

黃牛氏 一个十二三的閩女咧，光上街里跑着玩。要是我的閩女，我燒燒她就吃咧。

紀牛氏 姐姐，你別說了，人家来了。

黃牛氏 来咧，我說这话她听見了沒有？

紀牛氏 她无有听見。

黃牛氏 听見了也沒有事，我把她哄（音戶）弄哄弄。哟，你是那个芙蓉丫頭啊？

芙蓉 是我！

黃牛氏 哟，多年不見了，長了这么高，孩子你几岁咧？

芙蓉 十二了。

黃牛氏 十二咧，長得不矮。

芙蓉 你擦住我点，甬叫我長。

黃牛氏 你家里有的吃，吃得白胖白胖的。

芙蓉 吃的俺家的，吃的你家的？

黃牛氏 哟！看你娘給你做的这花花衣裳。

芙蓉 穿的俺家的，穿的你家的？

紀牛氏 哈哈，你看你个丫頭，你和誰說話呢？你和你大姨說話，你这个“丧棒棒”的，叫你搽馱哪？

芙蓉 我搽她呢！

黃牛氏 你娘俩打盘定計才罵我呢，搽我怎么說是搽馱呢？

紀牛氏 那就得罪不下她了。

黃牛氏 你不用老大姨我了？大姨我来看望你娘們来了，我帶來点子核桃、小棗、落花生，給孩子你丟着，叫你吃呢。

芙蓉 在哪廂？

黃牛氏 (同白) 在那个小屋里，来吧！

紀牛氏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拉起了，芙蓉女，听为娘，說給你，
为娘待几无別意。望着芙蓉空房揉。(推芙蓉)

芙蓉 (唱垛子)

大罵賤人无道理，害俺兄妹为何意？

紀牛氏 (接唱) 点一把无情大火，我把你燒死在屋里。(煞板)

黃牛氏 小丫头，你疯咧！

紀牛氏 我怎么疯咧？

黃牛氏 你不疯，你点这么把火干什么？

紀牛氏 我点一把无情大火，我燒燒吃了她。

黃牛氏 你把这个小房門子点着，你家前庭連了后院，燒不死这个丫
头，要把咱姐妹二人燒死，豈不屈死了两个大好人哪！

紀牛氏 屈死好人还有罪哪！

黃牛氏 可不是，屈死咱好人，还有罪呢。

紀牛氏 这怎么着害她呢？

黃牛氏 你取把鎖子，把这个門鎖住，十天半月里不叫她吃飯，餓就餓
干巴她咧。

紀牛氏 你可別叫她跑了。

黃牛氏 跑不了。(鎖門介)

芙蓉 苦哇！(暗下)

黃牛氏 你还苦哩！多亏你大姨給你講情，要不是你大姨給你講情，你
娘燒燒就吃了你咧，你結記着吧，你大姨总是个好人。

紀牛氏 請坐。

黃牛氏 坐下吧！

紀牛氏 姐姐，这可沒了事咧。

黃牛氏 沒了事咧？你正經大事才要来呢。

紀牛氏 什么大事？
黃牛氏 崔先生手拿金簪一股，到大堂上告你去了，这不是大事？
紀牛氏 姐姐你快些用計。
黃牛氏 用計不难，妹妹，你不是入过女学么？
紀牛氏 我入过女学。
黃牛氏 你会写，我会編，咱們編写一个状子。他告咱，咱还告他呢！
紀牛氏 咱告得他了哇？
黃牛氏 告得了。
紀牛氏 行了。
黃牛氏 我就研墨。
紀牛氏 我就膏膏笔。
黃牛氏 把墨研得浓浓的，
紀牛氏 把笔膏得飽飽的。
黃牛氏 你抄起笔来了沒有？
紀牛氏 我抄起笔来了，姐姐往下念吧！
黃牛氏 呈狀人紀門牛氏。
紀牛氏 呈狀人紀門牛氏。
黃牛氏 狀告崔繼公。
紀牛氏 狀告崔繼公。
黃牛氏 紀老爷領凭上任，
紀牛氏 紀老爷領凭上任，
黃牛氏 家撤公子四书未成，
紀牛氏 家撤公子四书未成，
黃牛氏 請崔繼公当一訓蒙先生，
紀牛氏 請崔繼公当一訓蒙先生，
黃牛氏 书房紧靠官宅，
紀牛氏 书房紧靠官宅，
黃牛氏 崔繼公安下狗彘不良之心，
紀牛氏 崔繼公安下狗彘不良之心，

黄牛氏 夤夜入宅，
紀牛氏 夤夜入宅，
黄牛氏 强奸幼女芙蓉，
紀牛氏 强奸幼女芙蓉，这强奸二字可是“赶劲”⑦！
黄牛氏 老鼠拉木墩——大头在后边。你写吧，那赶劲的还在后边呢！
紀牛氏 强奸幼女芙蓉，
黄牛氏 芙蓉再三不从，
紀牛氏 芙蓉再三不从，
黄牛氏 高声呐喊，
紀牛氏 高声呐喊，
黄牛氏 偶遇金桂下学回来，
紀牛氏 偶遇金桂下学回来，
黄牛氏 亲眼觑破凶状，
紀牛氏 亲眼觑破凶状，
黄牛氏 羞得崔继公脸臊难当，
紀牛氏 羞得崔继公脸臊难当，
黄牛氏 一把手把公子拉在南学，
紀牛氏 一把手把公子拉在南学，
黄牛氏 打死不知，
紀牛氏 打死不知，
黄牛氏 杀死不晓，
紀牛氏 杀死不晓，
黄牛氏 尸骨无存，
紀牛氏 尸骨无存，
黄牛氏 存亡不保。
紀牛氏 存亡不保。
黄牛氏 亮察！
紀牛氏 亮察！
黄牛氏 望父母追究詳查。

紀牛氏 望父母追究詳查。

黃牛氏 沒咧。

紀牛氏 我再背念背念，哪個字寫差了，咱再改上一改；到在公堂以上，咱就沒有變了。

〔周炳暗上偷听介。〕

紀牛氏 呈狀人紀牛氏。狀告崔繼公。紀老爺領銜上任，家徽公子四書未成，請崔繼公作一訓蒙先生，書房緊靠官宅，崔繼公安下狗彘不良之心，夤夜入宅，強姦幼女芙蓉，芙蓉再三不從，高聲吶喊，偶遇金桂下學回來，亲眼觀破凶狀，羞得崔繼公臉臊難當，一把手把公子拉在南學，打死不知，殺死不饒，尸骨無存，存亡不保，亮察！望父母追究詳查！

黃牛氏 鬪對。

紀牛氏 這上邊，還缺少一個甘保硬証。

黃牛氏 姐姐我管閑事，落閑事，寫上我的甘保硬証。

紀牛氏 甘証人黃門牛氏。

黃牛氏 對，黃門牛氏就是我。

紀牛氏 到在公堂，你給他証一証。

黃牛氏 你給他個硬里硬。

紀牛氏 哪怕他不死，

黃牛氏 哪怕他不亡。

紀牛氏 姐妹定下計，

黃牛氏 要把良心昧，

紀牛氏 告倒崔繼公，

黃牛氏 那管它天和地，

紀牛氏 姐姐。

黃牛氏 妹子。

紀牛氏 套車。

黃牛氏 咱告狀。

黃紀牛氏 (同白) 告这个死王八日的。(同下)

周炳 哎呀! 好他二家乞婆, 害了大叔, 又害小姑娘, 然后又害崔先生一死, 这可叫我怎样的搭救? 噢噢是了, 不免我投奔任中, 向我老爷一講, 請我老爷納印辞官, 还家搭救先生不死。將馬勒来, 就此前去! (下)

第七場

[小鬼掙金桂上, 狗吠, 小鬼下。紀毛貴上。]

紀毛貴 (念) 豺狗汪汪咬, 何人偷干草?

金桂 快些救命, 快些救命!

紀毛貴 打鬼, 打鬼!

金桂 哪廂来的鬼?

紀毛貴 你看你那臉上血淋糊拉的, 豈不是鬼?

金桂 我家爹爹紀天板, 我名紀勇, 我家爹爹領凭上任, 家撇繼母不賢, 害得我這般模樣, 老公快些救命!

紀毛貴 哎呀! 紀少爺到了, 家来, 家来, 家来。(金桂下) 我紀毛貴的老婆子!

[內白: “啊啊啊。”]

紀毛貴 上咱屋里那是紀府的公子——紀少爺, 他受了后娘的謀害, 你叫他脫了衣裳, 和你鑽到一个被窝里, 你給那孩子暖暖那身子。

[內白: “那么大的小伙子咧!”]

紀毛貴 那是個小孩子, 怕什么呢? 哎! 我沒說呀, 有錢別买那老驢子, 有儿女不要娶后老婆子。这后老婆子沒好的呀! 好的是有, 总是好的少, 歹的多。这不是我的老婆子, 她要是我的老婆子, 把我儿子害成這般模樣, 我也不打她, 我也不罵她, 到在半夜三更里, 把我这牙磨得快快的, 嗯! 我咬了她那奶头骨朵! (下)

〔崔繼公上。〕

崔繼公 (念) 因为公子事，大堂把冤伸。

来在公堂以上，靜悄悄一人皆无，待我把堂鼓击动。

(唱豹子头起腔)

忙击鼓，把冤伸，(击鼓介)

〔郭秀、四兵同上。〕

郭秀 傳鼓。

(唱噪子)

有本府，坐公庭，坐在大堂人欽敬。(煞板)

本府郭秀，在此潞安府轄民，清晨起来，有人击动堂鼓；一坐早衙，軍皂，

(唱豹子头起腔)

击鼓之人公堂帶，

崔繼公 (唱噪子) 大堂跪下崔繼公，冤枉大状往上送。

我現有冤枉大状，稟給了父母知情。(煞板)

郭秀 崔繼公到了，請起来。

崔繼公 多謝父母。

郭秀 崔繼公，你身入衙門，何律不知，何律不曉，本府我的堂鼓，也是你私自动的不成？

崔繼公 父母請看状子上边的情由。

郭秀 你下堂。(崔繼公下) 唔呼呀！清晨起来，崔繼公击动堂鼓，有一紙呈状，不知上写何言，本府理状一观：告状人崔繼公，状告紀府的太太。紀老爷領凭上任，家撤公子四书未成，情愿請为生作一訓蒙先生，二家乞婆，安下了狗彘不良之心，将公子金簪貫了舌根，摘心剜肺害死，为生覬見，措上公子就要出府，二家乞婆放泼撒刁，将公子夺回，打死不知，杀死不曉，尸骨无存，存亡不保。亮察！望父母追究詳查，追究詳查！哎呀！好大的冤状啊！好大的提头！

〔小家院上，跪介。〕

小家院 紀府太太有紙呈狀到來，老爺請看。

郭秀 站過。唔呼呀！話言未盡，紀府太太有紙呈狀到來，不知上寫何言，本府理狀一觀：告狀人紀門牛氏，狀告崔繼公。紀老爺領凭上任，家撤公子四書未成，請崔繼公作一訓蒙先生，書房緊靠官宅，崔繼公安下狗彘不良之心，晝夜入宅，強奸幼女芙蓉，哎！芙蓉再三不從，高聲吶喊，偶遇金桂下學回來，親眼覷破凶狀，羞得崔繼公臉臊難當，一把手把公子拉在南學，打死不知，殺死不曉，尸骨無存，存亡不保，亮察！望父母追究詳看！追究詳看！紀府的家人上堂！

小家院 老爺。

郭秀 不會問你太太，

小家院 在此衙外。

郭秀 傳話出去，本府有請。

小家院 請太太！

〔紀牛氏上。〕

紀牛氏 小兒落車。父母可好？

郭秀 承問，太太可好？

紀牛氏 怎担父母一問？

郭秀 本府本該一問。

紀牛氏 謝問。

郭秀 好說！

紀牛氏 我一紙呈詞到來，你可曾見過？

郭秀 倒也見過。太太你再口訴一番。

紀牛氏 呈狀人紀門牛氏，狀告崔繼公。紀老爺領凭上任，家撤公子四書未成，請崔繼公作一訓蒙先生，書房緊靠官宅，崔繼公安下狗彘不良之心，晝夜入宅，強奸幼女芙蓉……

郭秀 住口！芙蓉冤家多麼大了？

紀牛氏 十二了。

郭秀 哎！多麼大了？

紀牛氏 十二了。

郭 秀 到底是多么大了？

紀牛氏 十二了！十二了！十二了！

郭 秀 啊对，十二了，十二了。訴！

紀牛氏 芙蓉再三不从，高声吶喊，偶遇金桂下學回來，亲眼觀破凶狀，羞得崔繼公臉臊難當，一把手把公子拉在南學，打死不知，殺死不曉，尸骨不存，存亡不保，亮察！望父母追究詳查！

郭 秀 甘証人黃門牛氏。黃門牛氏上堂！

小 兵 黃門牛氏上堂！

〔黃牛氏上。〕

黃牛氏 大老爺叫着我这好人了，大老爺在上，我拜拜你吧！

小 兵 跪下。

黃牛氏 啊，我跪下。我跪下。

郭 秀 你可是黃門牛氏？

黃牛氏 黃門牛氏就是我，我就是黃門牛氏。

小 兵 一句話。

黃牛氏 对对对，一句話，一句話。

郭 秀 强奸幼女之事，你的見証？

黃牛氏 啊啊，对，那是我亲自眼見。

郭 秀 好好好，打嘴！

小 兵 一二三四五。

黃牛氏 哎哟哟，哎哟哟！

郭 秀 下堂。

小 兵 下堂。

紀牛氏 敢打我的甘保硬証就是好的。

郭 秀 崔繼公上堂。

小 兵 崔繼公上堂。

〔崔繼公上。〕

黃牛氏 哎喲喲，哎喲喲，喲，這不是金桂他師傅——崔先生啊！你把我家的孩子害到哪一塊咧？大老爺把我叫上堂去，吡吱吡吱打了我五個嘴巴子。

崔繼公 該打。

黃牛氏 說什麼該打不該打，這件事情，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那好幾好女都往上長，誰壞良心誰承受，誰承受。哎喲，哎喲！

崔繼公 嘿嘿！此話出在你口。

〔黃牛氏下。〕

郭秀 崔繼公上堂。

小兵 崔繼公上堂。

崔繼公 父母。

郭秀 太太來在公堂，你二人對面質詞。

崔繼公 質詞的什麼？我告的是金簪為証。

紀牛氏 金簪為表。

崔繼公 金簪為証。

紀牛氏 金簪為表。

崔繼公 為証。

紀牛氏 為表。

崔繼公 為証。

紀牛氏 為表。

郭秀 哎，哎，哎，你二人混吵混嚷，本府我連個堂規也無有？

崔繼公 父母如還不信，這金簪上邊，血跡未干。

郭秀 呈上來！哎喲！當真這血跡未干。（遞簪介）嗯！崔繼公，你告的金簪為証。

崔繼公 金簪為証。

郭秀 太太，你告的金簪為表？

紀牛氏 金簪為表。

崔繼公 金簪為証。

紀牛氏 金簪為表。

崔繼公 为証。

紀牛氏 为表。

崔繼公 为証，为証，为証！

紀牛氏 为表，为表，为表！

郭秀 哎哎哎，莫要吵，莫要吵，就是为証也罢，就是为表也罢，太太，我們紀年兄，在帘外居官，他乃是轄民，本府我在你們貴处居官，你乃是順民。在此大堂以上，这是有神鬼的地方，还望太太講話得掏一个天地良心。

紀牛氏 你且住口！你叫我掏的什么天地良心？明明白白，崔繼公把我这儿子害死，依我这样批断，你把他前程勾掉，衣巾脫下，下在监中，秋后提出监来，量刑一刀，給我那儿子偿命。依我这样批断，倒还罢了，你要不依我这样批断，我跟你面見上司，上司的批文到来，摘你的印信，坏你的考場，你居的什么官？你是一个老婆官，糊涂官！近前講話。

郭秀 言講什么？

紀牛氏 呀！吓吓吓！小儿赶車回府。

〔紀牛氏下。〕

崔繼公 父母，你看太太这个行动站立，也像個賢德之人啊不像？

郭秀 你下堂。

〔崔繼公下。〕

郭秀 哎！今天清晨起来，一坐早堂，就碰見这一款不好事，这崔繼公上得堂来，告到紀府的太太，謀杀公子的事，这話言未尽，紀府太太有紙呈狀到来，告到这崔繼公，强奸幼女芙蓉。叫本府思想一番，这崔繼公身入贅門，何律不知，何律不曉，这强奸幼女，也是他作的不成？再說一来，这个芙蓉丫头，年長一十二岁，他与崔繼公，二人年紀可也不班配。这一案官司，我可是問倒崔繼公好？我可是問倒紀府太太好？我意在把崔繼公問倒，明明白白，这就屈了我的好百姓；我意在把紀府的太太問倒，我們紀年兄在帘外居官，俺弟兄到在一起，怎样会文，

怎样叙話？这一案官司，叫本府我坐在这两难之地。噢噢是了，我不免暂且把崔繼公来問倒，下在监中，这也不过权当一个当头，单等我們紀年兄九年官滿回来，俺弟兄坐在一处，大家再商量这款事情。話是这等說，哎呀！这就难为了我的好百姓了。哎！我說的哪廂話来？这何官无私，何水无魚？官官有个相諱，我一定就是这样断法。崔繼公上堂！

〔崔繼公上。〕

崔繼公 父母。

郭 秀 强奸幼女之事，公堂你給我画招。

崔繼公 哎呀！父母，父母啊！我告的这是人命关天，你問到哪廂去了？

郭 秀 人是苦中木，不打不招承，扯下給我打！

崔繼公 父母，父母啊！我上得堂来，不問我个青紅皂白，你先打我飽学的生員，府学的秀才，父母你这等的无理么？

小 兵 有前程在身。

郭 秀 噢！有前程在身，不怨你上得堂来，你和本府頂嘴講話，你覺着你是一名秀才，你那秀才一不是金釘，二不是銀扣，也釘不在你的头上，也扣不在你头上，本府我有王法处置于你。人来！

小 兵 有。

郭 秀 拿老爷一帖，送在学中师爷那廂，把崔繼公前程勾掉，衣巾除下，我在公堂，立等申問。崔繼公，你还不給我画招？

崔繼公 父母你往上看。

郭 秀 我往上看什么？可恼！

（唱豹子头起腔）

 怒恼了，郭知府，

（唱垛子）

 崔繼公你太糊涂，大堂以上欺本府。

崔繼公 父母你糊涂。

郭 秀 哎呀！

（接唱）如还不招給我夾起來，（兵給崔繼公上來棍介）

崔繼公 （接唱）大堂以上身受苦，謀殺公子我招服。

有招。

郭 秀 去刑。

（接唱）我任你人心似鐵，怎知我官法如爐。

攙起來，叫他畫招。

崔繼公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無奈何畫招上，殺公子我承當，

口供單擲在桌面上。

郭 秀 （接唱）受刑之人監中羈。

崔繼公 （接唱）哭哭啼啼下大堂，狗官錯斷我冤枉狀。

死在了陰曹地府，告到你五帝閻王。（兵押下）

小 兵 公堂無事。

郭 秀 （念）人心似鐵不是鐵，官法如爐真如爐。

退堂。（同下）

第 八 場

紀天板 （內唱起腔）

發三梆，儀門開。（四兵引上）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延州府，轄民來，如爐的王法為民除害。（煞板）

（轉三板）

吩咐衛皂儀門閃，

兵 閃門。

紀天板 （接唱）然後抬出放告牌，

〔周炳上。〕

周 炳 （唱垛子）

周炳打馬來得快。

衙門口裏鞍下馬，見老爺細說明白。（進門跪介）

紀天板 打鼓退堂。（拉周炳下，兵役同下）

第九場

〔紀天板拉周炳上。〕

紀天板 老哥哥，你不在原郡家下侍奉你大叔、姑娘，你來在任中，所為何事？

周炳 老爺呀！

（唱垛子）

尊老爺你是聽，聽老奴把話明，
家撤太太不行正。害了我大叔小姑娘，
然后又害崔繼公，老奴我前來把信送。
叫老爺納印辭官，回家去搭救先生。

紀天板 怎麼說！……（氣死介）

周炳 老爺醒來！

紀天板 （唱豹子頭起腔）

聽周炳說一聲，

（唱垛子）

倒叫我吃一驚，一聲嚇得昏迷症。
只管我領凭上任走，家撤一雙小奴生，
家下的賤人不行正。我本當納印辭官，
上司知不把我容。（煞板）

周炳 老爺呀！你就該納印辭官，回得家去，搭救這先生不死。

紀天板 哎呀！周炳，老哥哥，我上得任來，或是三年五載，納印辭官，也還罷了，上任連一載還未滿，上司大人要是知曉，老爺的性命，何值萬草，全家的性命，何人見保？哎呀！崔繼公啊，崔先生！眼睜睜我就救不下你了。（氣死介）

周炳 哎呀！崔繼公，崔先生！眼睜睜老奴可救不下你了。

• 〔報子上。〕

报子 催馬。

(念)上馬傳一报，下馬叩丹墀。

来在公堂以上，靜悄悄一人皆无，(小兵上)待我把堂鼓击动。

小兵 (拦介)嘿!干什么的?

报子 京报求見。

小兵 少站。(发梆介)

周炳 你发梆为个?

小兵 京报求見。

周炳 站过。(小兵、报子下)老爷醒来，老爷甦醒!

紀天极 何事?

周炳 京报求見。

紀天极 吩咐外廂，連发三梆，老爷一点就座。(下)

周炳 外廂的。

(内白：“有。”)

周炳 連发三梆，老爷一点就座。(下)

第十場

(四兵引紀天极、周炳上。)

紀天极 京报上堂。

小兵 京报上堂。

(报子上。)

报子 京报給大老爷叩头。

紀天极 可有报单?

报子 报单呈上。

紀天极 愿意作一長报，还到別府去报?

报子 还到別府去报。

紀天极 五十两大宝賞下。

报子 謝賞。(下)

紀天極 打鼓退堂。(同下)

第十一場

〔周炳、紀天極上，看報單介。〕

紀天極 上寫：紀天極居官清良，宜升陝西西安府，准升一任，走馬上任。周炳，这就好了。老爺居官清良，宜升陝西西安府，准升一任，走馬上任。老爺我上任，就打咱原郡路過，吩咐二太爺執掌印信，隨定老爺日侍夜坐，連夜回家。(下)

周炳 下邊的听了！

〔內白：“有。”〕

周炳 二太爺執掌印信，馬号备馬，日侍夜坐，隨定老爺，連夜回家。哎呀！崔先生，我这可救下你了。請爷上馬。

〔紀天極上，上馬介。同下。〕

第十二場

〔四兵引紀天極、周炳上。〕

小兵 送爷一程。

紀天極 銜皂后退，周炳馬上加鞭！（同下）

第十三場

〔老家院上。芙蓉反上。〕

老家院 （念扑灯蛾）急走慌忙，大禍我怎当？

芙蓉 苦哇！

老家院 聞听一声哭，你是小姑娘？

芙蓉 是我。門外你是老院公？

老家院 是我。

芙蓉 快些救命吧！

老家院 你在門里头，我在門外边，門上落了鎖，我怎么搭救于你？

芙蓉 快些救命吧！

老家院 門里有閃身之处没有?

芙蓉 有閃身之处。

老家院 你躲上一躲，这里还擱着半块磨扇呢！（掀磨扇 芙蓉出門跪介）

芙蓉 老院子救命吧！

老家院 我怎么搭救于你？

芙蓉 救命吧！

老家院 你别啼哭咧，备上大馬两匹，上任去找咱老爷，走走走。（同下）

第十四場

〔小家院趕車引紀牛氏上。〕

紀牛氏 （念扑灯蛾）衙前回来，叫人气满怀；
我告倒崔繼公，也是他命活該。

小家院 噯，噯！（同下）

第十五場

〔老家院、芙蓉上。〕

老家院 （念扑灯蛾）急备能行馬，主奴去逃生。

〔紀牛氏、小家院上。〕

紀牛氏 小儿落車，那不是老院子？备馬哪廂行？（小家院下）

老家院 哼哼哼哼又哼哼！

紀牛氏 回府。

老家院 你看看这个点气，碰得高不高！

〔同圓場。芙蓉、家院跪介。〕

紀牛氏 老院子，这般时候备上两匹大馬，你上哪廂去？

老家院 花园里观花。

紀牛氏 咱这个府中，到花园有多么远？你也值当的备上两匹大馬？

老家院 咱是官宦人家，鬧排場呢！

紀牛氏 从今往后，这个排場少鬧。

老家院 不鬧，

芙蓉 苦哇！

紀牛氏 老院子，誰把我这个小房門子給我开了？

老家院 刮风刮开咧。

紀牛氏 我門上落了鎖，有多么大的风，它还能給我刮开不成？

老家院 太太，你打官司去了，昨天黑下，刮的牛肚子风，“嗚嗚儿”开咧！

紀牛氏 你給我碰开咧，是不是？

老家院 刮开咧。

紀牛氏 近前講話。

老家院 言講什么？

紀牛氏 哇！（打家院一掌介）

老家院 太太！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老院子泪如麻，尊太太你听咱，

細听老奴来答話。可怜我大叔小姑娘，

紀牛氏 住口！可怜你大叔小姑娘，我不叫他吃啊，我不叫他喝？我調教他成人，多嘴的老奴才！

老家院 （接唱）老爷上任未回家，你留下这点根芽吧！

望太太高抬貴手，你留下这点根芽。

紀牛氏 （唱垛子）

越劝我，越有火，老院子，听我說，

你不該把我的家法破。我到衙前去办事，

无故的开了我三簧鎖，我把鋼刀忙拿过——

〔老家院拉芙蓉跑下，紀牛氏追下。〕

第十六場

〔来童上。〕

来 童 (唱垛子)

我小儿下书回来，

(内白：“打打打。”)

来 童 (接唱)听府中厮打厮吵。

啊！我小儿下书回来，又听得府中厮打厮吵，也不知道主人打奴才，奴才打主人？待我进得府去，给他一打为妙！

(接唱)我小儿，怒气冲，罵太太，无正行，

一捶下去要你的命。(下)

第十七場

(芙蓉、老家院跑上，紀牛氏追上，老家院躲紀牛氏一脚，紀牛氏倒地，来童上。

来 童 来了！

家 院 小伙計你回来了？

来 童 我回来了。

家 院 只管你給咱舅爷下书，家撇太太不賢，害了大叔又害小姑娘，小伙計你去拿一把刀子，你杀了她，我对了她！

来 童 行了，我去拿刀子去！

紀牛氏 (接唱垛子)

开刀先杀老院子，

来 童 哎呀！不好！

(紀牛氏杀死老家院，来童拉芙蓉跑下，紀牛氏追下。

第十八場

(翻龙背上。

翻龙背 (接唱垛子)

豪家催动馬能行，远望紀府去如风。

府門外高鞍下馬，

(来童拉芙蓉上，紀牛氏追上举刀要杀来童、芙蓉介。

来 童 小儿迎接。
龍龙背 哇！（踢紀牛氏一脚，紀牛氏下）
（接唱垛子）見賤人拿刀动凶。
是你，来！（下）

来 童 走。
芙蓉 苦哇！
来 童 你不要哭了，你舅舅杀你娘哩，来吧。（拉芙蓉下）

第十九場

（紀牛氏、龍龙背上，坐地下，来童、芙蓉上。）

来 童 哎哟哇！赶得俺燕燕不下蛋。
紀牛氏 兄弟，咱那二老爹娘可好？
龍龙背 我的爹娘何劳你問？
紀牛氏 兄弟你可好？
龍龙背 豪家身旁无病。
紀牛氏 有病我给你治不了。
龍龙背 姐姐，小弟我行在府門以外，只見你拿刀动杖，你活杀哪家？
紀牛氏 小几报到，兄弟給照望家眷，我杀鷄宰鷄，叫兄弟受用。
来 童 舅爷，你甭听那酸草鷄話。
龍龙背 嗯！
来 童 啊！騙舅爷哩。我小儿給舅爷下书回来，行在府門以外，只听見这府中厮打厮吵，我也不知道主人打奴才，奴才打主人，我进得府中一看，我們太太打我們小姑娘呢。老院子上前解劝，她不容解劝，格不拉嚓一刀，把一个老院子杀咧，給你蒸个人肉包子啊？
龍龙背 可恼！
（唱垛子）

龍龙背，恼心里，罵賤人，无道理，
主杀奴来也有罪。手提宝刀往下赶，（紀牛氏下）

来！（翻龙背下）

芙蓉 苦哇！

来童 你不要哭咧，你舅舅杀你娘啊，走吧，走走！（同下）

第二十場

〔紀天板、周炳上。〕

紀天板（接唱垛子）我紧催馬到这里，一家人等归何地？

〔周炳下，老家院鬼魂上。〕

家院魂 老爷你回来了？

紀天板 回来了。

家院魂 只管你領凭上任，家撇太太不賢，害了大叔小姑娘，我老院子上前解劝，她不容我解劝，晚不拉擦一刀，

紀天板 老家院，老院公，我呸！有了鬼了，打打打打鬼。（同下）

第二十一場

〔紀牛氏、翻龙背跑上，来童拉芙蓉上。〕

翻龙背（接唱垛子）跑在了东洋大海，赶在你洞庭湖里。

是你，来来来。（紀牛氏、翻龙背跑下）

来童 走吧，走吧，走！

芙蓉 苦哇！

来童 小姑娘你起来走！

芙蓉 我走不动了。

来童 走不动咧，你起来跑哇！

芙蓉 我走不动了，怎么样跑？

来童 你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动，我舅爷也走远咧。这这这怎么办？小姑娘，你上那高圪台上，来我揸上你，咱跑。（揸芙蓉下）

第二十二場

〔四兵、郭秀上。〕

郭 秀 (唱垛子)

有本府，坐堂前，叫軍皂，閃閃門，(兵閃門介)
坐在公堂官司問。

〔紀牛氏、龔龍背、來童、芙蓉上。〕

紀牛氏 (接唱) 慌慌張張公堂跑，

龔龍背 (接唱) 豪家提刀隨後跟，

紀牛氏 (接唱) 慌忙举起皇家印。

郭 秀 (接唱) 有本府抬頭觀看，哪廂來這伙野人。

有本府，惱心里，哪廂來，冒失鬼，
吩咐令人綁下去，(兵綁龔龍背介)

來 童 (接唱) 公堂綁的是我舅爺，

郭 秀 放回來！

龔龍背 (接唱) 豪家名兒龔龍背，

郭 秀 (接唱) 得罪公子我賠罪。不知道公子到來，

龔龍背 (接唱) 扰乱了父母堂規。

郭 秀 公子到了，請坐。

龔龍背 謝坐。

郭 秀 公子為何拿刀動杖，嚇殺紀府的太太？

龔龍背 隨定我父鎮守邊庭，我家姐夫領凭上任，差定小兒給我下封書冊，命我給照望家眷，我行在府門以外，只見賤人拿刀動杖，不知他嚇殺哪家？我趕來趕去，趕在了父母堂，扰乱了父母的堂規，望乞恕罪。

郭 秀 好說。

芙 蓉 苦哇！

郭 秀 什麼人悲哭？

來 童 紀府的姑娘。

郭秀 紀府的姑娘，近前來！

來童 去吧，不要怕，有咱舅舅呢！

芙蓉 大老爺。

郭秀 你是紀府的姑娘？

芙蓉 是我。

郭秀 你今年多麼大了？

芙蓉 十二了。

郭秀 哎喲！當真的十二了？

來童 倆六歲咧。

郭秀 這股金簪可是你的？

芙蓉 那是我……

紀牛氏 噫！（咳嗽，擺手介）、

芙蓉 那是我娘的。

紀牛氏 明明是你的，怎麼成了為娘我的了？

來童 小姑娘你下堂，我和她“奔答”幾句。那股金簪本是我們小姑娘的，你今天打，明天罵，打罵到你手，不是你的是誰的？

郭秀 什麼人講話？

來童 紀府的來童。

郭秀 來童上堂！

來童 上堂就上堂。

小兵 跪下。

來童 跪下就跪下。

郭秀 你從小在紀府，你半路在紀府？

來童 我也不知從小在紀府，我也不知道半路在紀府，我記得這麼高在紀府，我這一嘆通長了這麼高。

小兵 跪下！

來童 跪下就跪下。

郭秀 紀府的家务之事，你可曾知曉？

來童 紀府的那椅里存見的事我都知道。

紀牛氏 你且住口，你是俺紀府一個管事的小子。

來 童 太太，這來在大老爺公堂，不比在你府，願意打，你就打，願意罵，你就罵，今天咱們來在公堂，賣豆腐的打那葡萄底下過——嚙嚙一塊，我給你端打出來。

紀牛氏 你沒有什麼端打頭。

來 童 我有。

紀牛氏 你沒有。

來 童 我有。

紀牛氏 沒有。

郭 秀 太太，你莫要吓唬于他，你叫他講來就是。

紀牛氏 你說。

來 童 我一定要說！我家老爺領凭上任，差定我小兒給我舅爺下封書冊，我下書回來……（紀牛氏拉來童介）你不要拉我，咱倆不是一案。

郭 秀 你叫他講來就是。

來 童 又听府中廝打廝吵，我踏進……（紀牛氏摆手示意介）你不用擺手咧，我一句也剩不下。

郭 秀 哎，太太，你叫他講來就是。

來 童 我進得府去一看，她正打我們小姑娘哩！老院子上前解勸，她不容解勸，格不拉瞭，把個老院子也給杀咧！

郭 秀 可惱！

（唱垛子）

有本府，惱心里。叫太太，无道理。

主杀奴來也有罪。

〔絕天板上。〕

紀天板 （唱起腔）

慌慌張張公堂跑——

紀牛氏 老爺你回來了？

紀天板 哇！（踢紀牛氏一脚，芙蓉跑在紀天板懷內）

美 蓉 （唱哭腔）叫声爹爹，爹爹，怎么样你就不回家探望儿来了？
罢了，爹爹呀！（晕过介）

紀天极 女儿醒来，为父我回来了。

美 蓉 爹爹你回来了？

紀天极 我回来了。

美 蓉 儿我还要哩！

紀天极 儿啊，你要那一股金簪？为父给你另打上一股新的。

美 蓉 不是。

紀天极 什么？

美 蓉 俺还要俺亲娘哩！

〔紀天极、芙蓉同哭介。〕

紀天极 （唱哭腔）哭一声先亡夫人，先亡夫人，只管你云雾茫茫下世而去，家撇下一双儿女，怎么样你就不来探望他们来了，罢了，金桂，芙蓉，我的无娘的儿啊！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怀抱芙蓉泪悲啼，（夹白）儿啦！

你继母害你为何意？

幸喜的为父来早，来迟了我不能见你。

起过了。

观见了狠心老婆，笑叫我难以容你。

〔紀天极夺小兵手中的板子打紀牛氏，紀牛氏打滾介。〕

紀天极 这不是鬪龙背？

鬪龙背 是小弟。

紀天极 我未曾上任，差定小儿给你下封书册，命你给我照望家眷，要来早来，要不来你该给我打一封回书，你连一回书也不打，家撇贱人不贤，害了你甥男，又要害你甥女，幸喜我一步来早，我要是一步来迟，且慢说男娃儿，女娃儿我也见她不上。你这个人有勇无智，来来来，你近前讲话！

鬪龙背 言讲什么？

紀天板 我呸！

龔龍背 姐夫啊！那時你領銜上任，差定小兒給我下打書冊，命我照望家眷，就該等我到來，你再領銜上任；不等我到來，你就領銜上任，家撤賤人不賢，害了我的外男，又害我的外女；幸喜我一步來早，我要是一步來遲，且慢說男娃兒，女娃兒你還見她不上，你不說你無才，反說我無智，姐夫你近前講話，我，嘯！

紀天板 嚶！

龔龍背 我呸！你埋怨我何來？

郭秀 這誰說誰有理，

紀天板 我多謝龔龍背。

龔龍背 你謝我為何？

紀天板 此事多虧你。

龔龍背 淨怨賤人之過。

紀天板 領上女兒回家去吧！

（龔龍背、芙蓉、來重下。）

紀天板 （唱垛子）

覩見了狠心乞婆，笑叫我難以容你。（打介）

郭秀 不要打咧，拉倒吧，紀年兄，紀年兄，這哈……

（念）年兄且息怒，慰愛是夫妻。

紀天板 害得我這樣苦，說什麼是夫妻，有了我兒還則罷了，沒有我兒，我想起你，想起你啊！

郭秀 紀年兄，紀年兄，這哈……

（詩）大人上任走，家園靠何人？

謀殺公子事，公堂有口供。

（唱垛子）

犯罪之人監中羈，他的名字崔繼公。

紀天板 住口！南學崔繼公，那是我給我兒請的訓蒙先生，這是我的家務之事，累那人何干？累那人何以？父母坐堂，你給我審起來，你給我問起來呀！

郭 秀 崔先生出見!

〔崔繼公上。〕

紀天板 嗯喂!

崔繼公 紀老爺你回來了?

紀天板 回來了!

郭 秀 紀年兄，紀年兄，這哈……！紀年兄，自古常言說的却好：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是你家之事。弟我學疎才淺，現有我的堂規，年兄，你替我審，你替我問了吧！

紀天板 你既吃皇王俸，推脫該怎的？有了我兒還則罷了，沒有我兒我想起你，我想起你啊！

郭 秀 哦！

（唱梆子）

你還不審我就問，（夾白）傳鼓。

要跟乞婆要口供。

撈起來。（兵撈紀牛氏介）

紀牛氏 （接唱）在此公堂受五刑，黃門牛氏定牢籠。

郭 秀 去刑。黃門牛氏上堂！

〔黃牛氏上。〕

黃牛氏 哎喲！大老爺叫着我了，哎喲！他姨夫你來了！

紀天板 哇！

郭 秀 撈起來！（兵撈黃牛氏介）

黃牛氏 （接唱）在大堂身受苦，謀殺公子我招服。

郭 秀 去刑。

（接唱）我任你人心似鐵，怎知我官法如爐。

我問出口供，年兄，你給他定罪。

紀天板 定的什麼罪，二家乞婆千刀萬剮。

郭 秀 恩愛夫妻一場，無有那樣罪名，軍皂，拉出去立決。

紀牛氏 呸！背了你的興了！

黃牛氏 你打算養活小子呢！

〔兵將紀牛氏、黃牛氏綁下。〕

崔繼公 因为你的家务之事，把我的前程也坏了。

紀天板 先生莫要为难，那一步前程我給你成全起来就是。

郭秀 崔先生，崔先生，这，哈……先生，你不必惭愧，你这前程现在在我衙，本府我还給你全起来。

紀天板 住口！小小的一步前程，你給他勾掉，何劳你全？不劳，請了吧，哼……先生随我来！

郭秀 送崔先生。

崔繼公 父母，你又往你这监中送我？

郭秀 得了！

崔繼公 有劳你来送我，你在公堂以上，少打我几夹棍，少夹我几夹杆，这比你送我如何？从今往后，你要再审問官司，你就照着我这官司审，照着我这官司問。父母，目下你这官，就要高升，你才是个青天大老爷，我不劳你送，咱請了吧！哼……（随紀天板反下）

郭秀 掩門吧！（同下）

第二十三場

〔聽龙背、紀天板、崔繼公、芙蓉上。〕

紀天板 （念）水混不分連跟芋。

崔繼公
聽龙背 （同念）水淺露出兩畔魚。

〔紀毛貴、金桂上。〕

金桂 （念）善恶到头終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

你在府門略等，我看看我家爹爹回来沒有？爹爹哪廂？爹爹哪廂？

〔聽龙背、崔繼公、紀天板同咳嗽介。〕

金桂 罢了，爹爹呀！

紀天板 儿啊，站起来。儿呀，你怎样得了活命？

金 桂 有一老公把儿救下。

紀天板 老公在哪廂？

金 桂 府門以外。

紀天板 傳話出去，为父有請。

紀天板
龔龍背
崔繼公 (同白) 世界以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金 桂 我家老爷府中有請！

紀毛貴 我是个庄稼人，担不起这个請字，待我自己进去就是。紀老爷哪廂？紀老爷哪廂？这是紀老爷，土民給你叩上一叩。

紀天板 老公請起来！

紀毛貴 紀老爷，我保你举家团圆了。

紀天板 老公把我儿救下，无恩可报，一双儿女，寄在你身旁，侍奉你白发到老，心意如何？

紀毛貴 那就折死我了。

紀天板 不必推辞，几們拜过。(金桂、芙蓉拜介)后堂摆宴！
(同下。)

① 好嘯：意即好东西。

② “嗚哨儿”：形容刮风的声音。

③ 圪按圪按：土語。有摆弄摆弄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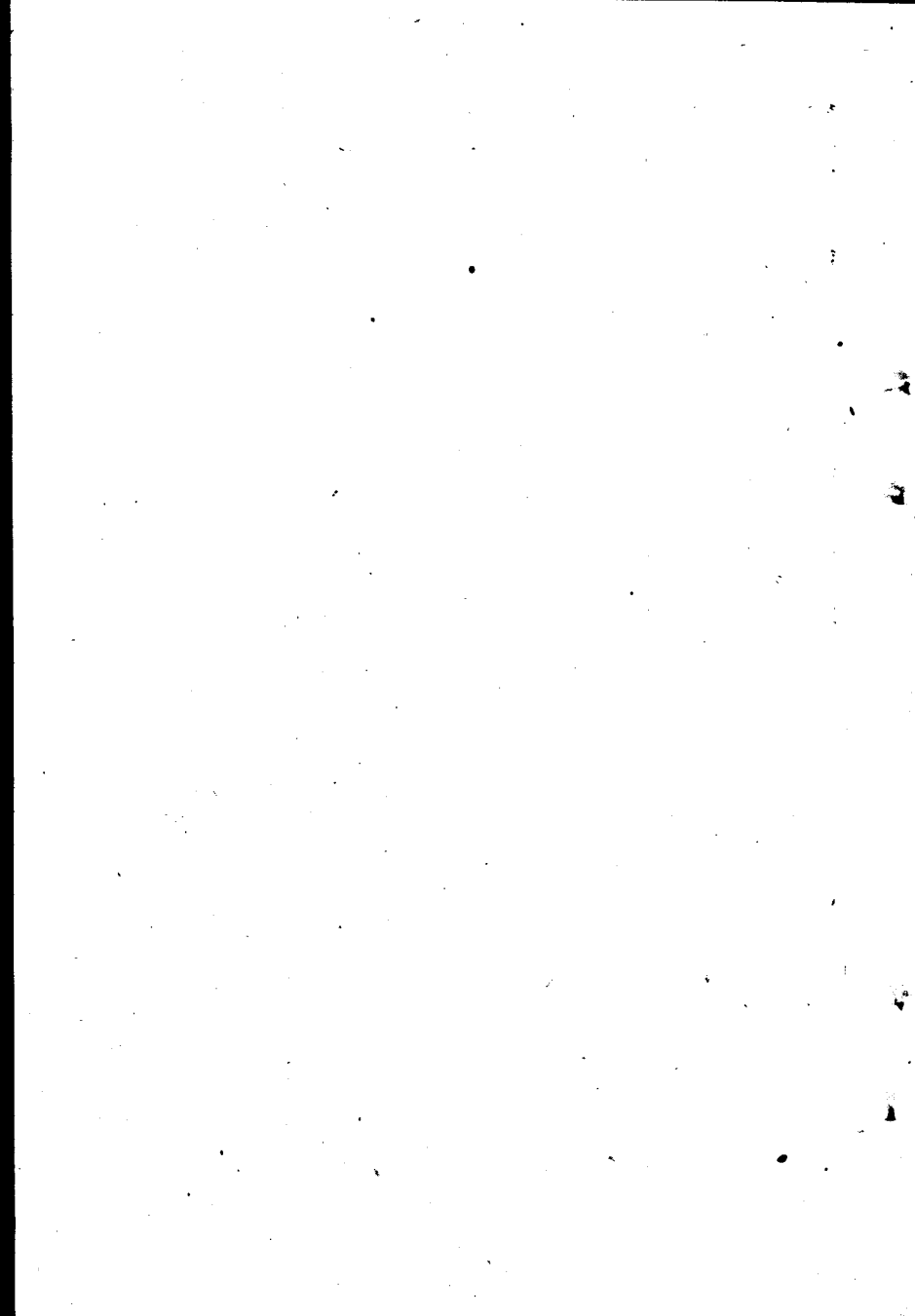
④ 不得行：土語。意为不礼貌，不客气，給点厉害。

⑤ 逮窍：即占便宜的意思。

⑥ 嘎杂子：土語。好出坏主意搬弄事非的人。

⑦ 赶劲：土語。即厉害的意思。

⑧ 点：指云板。一点就座，即一击云板即坐堂之意。



背 蘆 席

石家莊市絲絨劇團藏本

內 容 提 要

宋氏携子張常改嫁曹仁貴，宋氏囤財，欲乘曹之長子宝山赴京赶考之際將曹害死，独霸家产。不料毒酒被其弟宋不久飲下身故。宋嫁禍于宝山妻張氏，告之县衙，判为死罪。張常不平，將侄男侄女打发远走，自己入衙，欲替嫂身死。适逢宝山問斬。法場上見女名男身，遂生疑，經查問方相認，后曹仁貴携宋氏認子，宋氏被張常奚落嘲諷，一家人始又團圓。

人 物

曹仁貴	曹宋氏	曹宝山
曹張氏	張 常	曹金哥
曹玉姐	宋不久	張糊涂
王 显	女禁卒	四衙役
老和尚	金大王	四 將
众囚犯	金牌官	捧旨官
卖药的	中 軍	院 子
众 兵		

第 一 場

〔曹宋氏上。〕

曹宋氏 (数板) 說妖婆，道妖婆，人說妖婆詭計多，

要是有人來說我，我一脚踢了他的孩子窩。(坐)

(詩) 牆上一棵草，刮風四下倒，

有人給我吃，我就跟他跑。

〔內白：“是好。”〕

曹宋氏 好來好去跟他跑。老身，曹門宋氏。前房姐姐下世前去，我是后到曹門。前房丟下一子名叫曹宝山，娶妻張氏。老身帶來一子名喚張常。茲有曹宝山上京趕考至今未回，我跟張氏小賤人甚是不睦，不免暗生一計，把我們老头子害死，万貫家財到在我儿張常之手，再把張氏一家人等趕在門外，方解我心头之恨。今日无事，不免到藥舖走走。(出門介)

(数板) 蝎子本是个毒辣虫，終朝每日牆上行。

要是有人摸一下，螫得他哼哼哼哼直哼哼，

哼哼哼直哼哼。

來在舖子門口。掌柜的可在？

〔賣藥的上。〕

賣藥的（念）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出門介）

啲！這不是曹大嫂嗎？

曹宋氏 是我。

賣藥的 請到舖子里一坐吧！

〔二人進門介。〕

賣藥的 請坐。曹大嫂子，你不在尿里，到這里有什麼事情？

曹宋氏 我買藥來了。

賣藥的 啊！家里誰病啦？買什麼藥哇？

曹宋氏 我買的是毒藥。

賣藥的 什麼？買毒藥？你打算害誰呀？

曹宋氏 這是怎麼說來，我怎麼害人啦？

賣藥的 你不害人，為什麼買毒藥？

曹宋氏 不是害人，菜生了虫啦，藥菜虫哩。

賣藥的 這就是了。你等一等，我給你取去。（回頭取藥包）大嫂子，也不多啦，都給你吧！

曹宋氏 這藥多少錢？

賣藥的 得啦吧，不值個小子兒，我送給你吧！

曹宋氏 我謝謝你吧。（分下）

第二場

〔宋不久上。〕

宋不久 吃吃喝喝，一天三醉不算多，今天吃醉了，明天還想喝。我，宋不久。姐姐許配曹門。今天乃姐夫壽誕之日，買了一點禮物，不免我到在曹府，與我姐夫拜壽，就此前往。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說實話，無虛言，土坯牆，不如磚，

好房子赶不上金鑾殿。灶火里燒火炕头热，
窑洞以里冒青烟，黑鷄下了一个白光蛋。
刮大风树梢儿乱动，下大雨必是阴天。（下）

第三場

〔手鑼，張常上。〕

張 常 （念）每日上学堂，好玩屎克螂。
（詩）識字不識字，头戴四楞子，
进了城隍庙，只說是南利寺。

我，曹張常。我家母亲后到曹門，我是跟母隨父姓。我家大哥曹宝山，上京赶考未回，今天我爹爹寿誕之日，預备酒宴与我爹爹拜寿。家院！

〔院子上。〕

院 子 有。

張 常 拜寿的酒宴？

院 子 齐备多时。

張 常 站过。嫂嫂出房，小弟有請。
〔曹張氏、曹金哥、曹玉姐同上。〕

曹張氏 嗯喂！

（念）張常請一声，前去問分明。
兄弟哪里？

張 常 嫂嫂哪里？

曹張氏 兄弟哪里？兄弟請坐。（对坐）兄弟把嫂嫂喚出有何話講？

張 常 今天爹爹寿誕之日，你我与爹爹拜寿。

曹張氏 拜寿的酒宴？

張 常 齐备多时。

曹張氏 你我同請二老。

張 常 二老出堂，孩儿有請。

曹仁貴 (內) 嚶喂! (上)。
曹宋氏

(念) 客庭壽宴開，兒們拜壽來。

院 子 宴齊。

張 常
曹張氏 酒來。

〔大笛二板，安杯拜壽介。〕

張 常
曹張氏 爹娘請酒。

曹仁貴 大家同飲。(牌子)
曹宋氏

〔宋不久上。〕

宋不久 來在府門，里边哪個听事?

院 子 舅爺到了，與舅爺叩頭。

宋不久 往里相傳，就說舅爺前來拜壽。

院 子 是。報，舅爺到。

曹仁貴
曹宋氏 (同白) 有請。(離座出迎)
張 常
曹張氏

曹仁貴 兄弟哪里?
曹宋氏

宋不久 姐丈、姐姐哪里?(進門)

曹仁貴 兄弟，哈哈。兄弟到此為何?
曹宋氏

宋不久 今天姐丈壽誕之日，我買了一點小小禮物，與姐丈拜壽。

曹仁貴 來就是了，何必賄禮。來來來，請來上坐。

宋不久 我上坐? 上坐就上坐。

曹仁貴 家院，加杯看酒。

院 子 是。

曹仁貴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好一個，四季天，

宋不久 (接唱) 只攬雪，緊相連，
曹宋氏 (接唱) 家家戶戶新年盼。
曹張氏 (接唱) 長江哪有回流水，
張常 (接唱) 人老何能再少年，一家堂前擺酒宴。
曹金哥 (接唱) 松柏樹冬夏常青，
曹玉姐 (接唱) 人老了怎比少年。(煞板)

曹仁貴 咳！(發愁)

曹宋氏 老漢，你大喜的日子，應該歡歡樂樂，為何咳聲嘆氣？

曹仁貴 飲酒之間，想起長子曹寶山，他上京趕考未回，一家人等同在堂前，不見長子，怎不叫人愁悶。

曹宋氏 老头儿不要想他，慢慢的他就回来了。你大喜的日子，为妻給你留着一壺好酒，在我小屋里呢，我給你取來，你喝兩盅就好了。

宋不久 对，我姐姐留着一壺好酒呢，叫她給取來，你喝兩盅就好啦。

曹宋氏 你們等着，我給他取酒去。

〔曹宋氏取酒，下毒藥介。与曹仁貴斟酒。〕

曹仁貴 真乃是好酒哇！

宋不久 我聞這味也不一樣。

曹仁貴 兄弟你先喝吧！

宋不久 我喝就我喝。(要接酒)

曹宋氏 (拦介) 慢着，慢着，你姐夫大喜的日子，他喝了你再喝。

曹仁貴 看，我的大喜之日，我喝了，兄弟你再喝。

宋不久 对对对，那么你先喝。

曹仁貴 待我飲。(欲飲，愁介) 唉！端起杯來愁腸多。一陣心中疼痛，金哥玉姐攬筇回房安歇。(同下，只宋不久一人在場)

宋不久 哈哈，都走啦。今天我姐夫壽誕之日，擺着這麼大一桌子好酒席，他們同看病去了，我不如來個秋後的黃瓜——開個大肚子吧！(把藥酒喝下去) 喝着喝着酒，想起我那大外甥來啦，上

京赶考没有回来，要落了榜就不用说啦，要做个官儿回来，我还是个太老爷哪！（此时肚内疼痛）怎么肚子里老不得劲哪！莫非压住凉气啦？（毒气大发）

（念扑灯蛾）

浑身实麻木，心下好糊涂，

用了这杯酒，中了药酒毒。

曹宋氏
張常
曹張氏
曹金哥
曹玉姐

（两边上）怎么啦？

〔宋不久做喝酒中毒状，倒在地下气绝身死介。〕

曹宋氏 （唱）一見兄弟死过了，怎不叫人痛伤情。

張常 （接唱）哪廂生来哪廂死，

曹張氏 （接唱）为何死在我家中。

众 （接唱）咱报官就把死尸殮，（同下，只留宋氏一人在场）

曹宋氏 （接唱）倒叫老身犯叮嚀。

实指望把老汉毒死，誰想老汉命大，老身一步粗鲁，我的兄弟用在腹内，下世前去，这冤仇何日得报？但说是这……噢噢是了，我老汉寿誕之日，这菜是張氏炒的，酒是她注的，把她唤来，叫她与我兄弟抵偿对命。張氏走来。

〔曹張氏上。〕

曹張氏 来了。参见母亲。

曹宋氏 免了吧！

曹張氏 将儿唤来，有何吩咐？

曹宋氏 張氏，你还装什么糊涂！你舅父前来拜寿，你怎么安排定計把你舅父害死的？

曹張氏 （惊介）啊？母亲，咱们大家在一处飲酒，我怎么知道他下世前去？

曹宋氏 哈哈，小賤人哪，小賤人！菜是你炒的，酒是你注的，你不知

道？近前講話。

曹張氏 講說什麼？

曹宋氏 賤人！（打一掌，曹張氏跪）

（唱垛子）

一掌打在流平地，連把張氏罵几声。

你我私下难以了，去到公堂把冤伸。（拉曹張氏下）

第 四 場

〔張糊塗帶四衙役上。〕

張糊塗 这，哈哈。

（數板）一块木，当間空，两头就把牛皮糊，

我要坐堂响三响，扑通扑通又扑通。（入坐）

四衙役 啊！

張糊塗 （詩）小官生的骯髒眼，娶了个老婆腰粗腿短，

拿在当街去換，換了仨歪子俩碗。（三声鼓）

四衙役 啊！

張糊塗 張糊塗。外人送号申不清。奉王旨意，河南登封县轄民，清晨起来，已坐公堂。人役們！

四衙役 有。

張糊塗 移出放告牌。

〔曹宋氏拉曹張氏上。〕

曹宋氏 冤屈！

四衙役 略等一时。稟爷，

張糊塗 何事？

四衙役 有人喊冤。

張糊塗 上堂回話。

四衙役 上堂回話。

〔曹宋氏拉曹張氏上堂。〕

張糊塗 撒手！告状人叫什麼名字？

曹宋氏 曹門宋氏。
張糊涂 什么村？
曹宋氏 曹家沟。
張糊涂 那是什么人？
曹宋氏 那是我儿妻張氏。
張糊涂 为什么伸冤？
曹宋氏 大老爷非知，我們老汉寿誕之日，我們兄弟給我老汉拜寿，張氏炒菜注酒，暗下毒药把我兄弟害死。大老爷，天哪！
張糊涂 命你无事下堂去吧！
曹宋氏 大老爷，害死我兄弟人命事，叫張氏与我兄弟抵偿对命。
張糊涂 下去。（曹宋氏下）下跪張氏么？
曹張氏 是我。
張糊涂 你怎么安排定計把你舅父害死？
曹張氏 大老爷在上，小奴有下情回禀：我家公爹寿誕之日，举家大小一同飲酒，不知舅父怎样下世前去。
張糊涂 不知道？人是苦中木，不打不招承。人役，五刑伺候。
四衙役 是。
曹張氏 慢动刑！是是是我害的呀。
張糊涂 这不得啦嘛。傅女禁卒上堂。
〔女禁卒上。
女禁卒 給大老爷叩头。
張糊涂 張氏当堂上刑。行簿寄监。
女禁卒 老爷标封。
張糊涂 押下堂去。
女禁卒 是。
曹張氏 我那儿們哪！（隨女禁卒下）
四衙役 公堂无事。
張糊涂 打鼓退堂。（同下）

第五場

〔曹宋氏上。〕

曹宋氏 (念) 老身这里怒气发，要把曹門断根芽。(小坐)
我把張氏害在南監，落下他那儿女在我家下，不免把他們喚來拷打身死，万貫家財落在我儿張常之手。定是这个主意。金哥玉姐走来。

〔曹金哥，曹玉姐上。〕

曹金哥 (念) 忽听奶奶喚，

曹玉姐 (念) 上前問根源。

曹金哥 (同白) 金哥。
曹玉姐 (同白) 玉姐。奶奶有喚上前去見。参見奶奶。

曹宋氏 站下。

曹金哥 (同白) 將我們喚來有何話講？
曹玉姐

曹宋氏 哈哈，你們还裝不知道呢！你娘安排定計把你舅爷害死啦！

曹金哥 (同白) 我們不知道。
曹玉姐

曹宋氏 近前講話。(打一掌)
(唱垛子)

一掌打在你流平地，連把冤家罵几声。

打馬皮鞭拿在手，打死奴才不留情。(打介，張常上，
拦阻介)

張常 娘，娘为什么打他們？

曹宋氏 他不該跟他母亲安排定計，把你舅舅害死。

張常 娘，他們这么大的小孩还知道害人嗎？你把他交給我吧，管保他們活不了。你回去吧，別生气啦。

曹宋氏 交給你，只管把他們打死。(下)

〔金哥、玉姐哭，張常亦哭介。〕

張常 兒們不要悲哭，隨我到南監看你的母親去吧！

（唱越調二板）

張常離了家鄉路，一到城內去探監。

可恨我母太心狠，害我嫂嫂為哪般。

行走几步來得快，父子來在監門前。（煞板）

一雙兒女。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二叔言講什麼？

張常 你知道你母親在什麼地方？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現在哪裏？

張常 在那老虎嘴裏呢！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娘啊！

張常 哎！別哭啦！監門上畫的是個假老虎，你母親在那裏頭呢。等等，我上前答話。鷄子兒！鷄子兒！

〔女禁卒上。〕

女禁卒 鴨蛋。

張常 你怎麼叫我鴨蛋哪？

女禁卒 我是禁卒，你怎麼叫我鷄子兒？

張常 禁卒。監內有個張氏女嗎？

女禁卒 有一個，問她作什麼？

張常 往里相傳，她家下一雙兒女探望她來了。

女禁卒 如此拿來。（伸手要錢）

張常 咳！沒法子，花上點兒吧！（給她五兩銀子）禁卒，五兩銀子買飯吃不飽，買酒不醉，買包毒藥吃吧！

女禁卒 你怎麼讓我買毒藥呢？

張常 你壞了良心啦！你除非買毒藥吃。金哥玉姐你在那等一等，你娘一會就出來，二叔我給你們買點東西吃。（下）

女禁卒 張氏前監來！

曹張氏 (內唱起腔)

張氏正在后監內，(上)

(唱越調二板)

忽听禁婆喚一声。

‘出監來我把禁婆問，你喚我張氏女所為何情。(煞板)

禁卒喚我為何？

女禁卒 你有一双儿女嗎？

曹張氏 有一双儿女，問他何來？

女禁卒 他看望你來了。

曹張氏 現在哪里？

女禁卒 監門以外。

曹張氏 容俺見他一面？

女禁卒 哪有不叫見面的道理。

曹張氏 儿們哪里？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 母亲哪里？

(三人見面痛哭介。

曹張氏 (唱越調起腔)

見儿們不由人兩泪落尽。

(轉二板)

听为娘把詳情細对儿說。

寿誕日你舅爷他来拜賀，咱举家在庭前同把酒喝。

是何人在酒內下了毒葯，害死了你舅爷命見閻罗。

你奶奶公堂告状硬說是我，把为娘押監中受此折騰。

儿女們來探娘心中难过，快把那家中事对娘來說。

曹金哥
曹玉姐 (同接唱) 金哥玉姐跪流平，尊声母亲你是听。

我奶奶在家拷打我，你看伤情不伤情。

曹張氏 (唱越調起腔)

听一言不由人心中起火，

(轉二板)

罵一声万恶的老乞婆。

我儿女他与你有何仇恨；拷打我儿和女所是为何。

鞫监死了我張氏女，一笔勾銷无話說；

有朝一日我出監獄，要給你乞婆見死活。

叫金哥和玉姐休要难过，是何人帶你等來見娘我。

是何人領你們前來？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我二叔領我們前來。

曹張氏

叫二叔見過為娘。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二叔。

(張常上。

張常

言講什麼？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我的母親叫你呢。

張常

待我上前去問。嫂嫂哪里？

曹張氏

弟弟哪里？

(二人見面，哭，張常跪介。

曹張氏

(唱越調起腔)

見兄弟不由人泪流滿面，

(轉二板)

听嫂嫂把話儿細对你言：

咱爹爹壽誕日舅父拜見，咱举家同飲酒在那庭前。

是何人把毒藥放在酒盞？害死了咱舅父命歸陰間。

咱的娘公堂告狀她說是俺，因此上把嫂嫂下在南監。

好心的兄弟你想上一想，為嫂我受冤屈對誰去言！

張常

(接唱)張常这里開言道，尊声嫂嫂你是听。

害你全是咱娘的過，小弟我一概不知情。

曹張氏（接唱）你休要說的天花墜，真情實話還不對爐說。

張常（接唱）一見嫂嫂不凭信，倒叫張常吃一驚。

我張常跪流平，禱告蒼天你是听。

張常要有害嫂意，准得天打五雷轟。

曹張氏（接唱）一見兄弟盟誓愿，兄弟他不知內中情。

适才講話嫂嫂錯，兄弟不要挂心中。

我在南監身受罪，把咱儿女好看承。

有朝一日出監去，一层恩报答恩一层。

金哥玉姐一声叫，为娘把話嘱托清：

儿們家下別久站，寻找你爹奔京城。

月牙金簪交給你，爹爹面前作証凭。

要是見了你爹爹面，搭救为娘出監中。

为娘話儿用心記，別当虛言耳旁风。

正是举家来談話，又只見禁卒把門封。（煞板）

〔四人同哭介。曹張氏下。〕

女禁卒 呔！你上你家里哭去！（下）

張常 儿女不要哭了，隨叔父回家去吧！

（唱越調三板）

叔任三人回家轉，心中不住罵母亲。

行走來在中途路，忽然一事想在心。（煞板）

金哥、玉姐。

曹金哥
曹玉姐（同白）二叔。

張常 这一次你們回到家去，你奶奶再要拷打你們，那便如何是好？

曹金哥
曹玉姐（同白）二叔啊！

張常 不要啼哭，若不然上京找你爹去吧！

曹金哥
曹玉姐（同白）儿們沒有盘費。

張常 十兩銀子，权当盤費。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 儿們不知路徑。

張常 你們可急死你小老子了。

(唱垛子)

一見儿們說了話，倒叫張常难为情。

把儿們拋在路途上，回去跟母亲把气生。(下)

曹金哥
曹玉姐 (接唱) 一見二叔他去了，倒叫兄妹傷情。

俺兄妹走的阳关路，

[老和尚上。

老和尚 (接唱) 上前拦住二頑童。(煞板)

二位頑童直奔哪里？

曹金哥
曹玉姐 (同白) 我的母亲現在南監，直奔京城寻找我爹爹曹宝山，老公快些救命吧！

老和尚 不必如此，随我到在家下，傳得你渾身武艺，老汉把你送到京城，权当老汉弟子徒儿，随师来呀！哈哈！(同下)

第六場

(張常上。

張常 (唱垛子)

張常离了路途上，去跟母亲把气生。

正是迈步往前走，抬头来到大門庭。(煞板)

来到自己門口上啦。这个事情都是后“妖妖”①她的过，不免我到在家里先揍她几下，給我嫂嫂出出气。娘开門来。

[曹宋氏上。

曹宋氏 正在家中坐，何人来叩門。誰呀？

張常 我！你連我也听不出来呀？

曹宋氏 哟！張常回来啦？(开門)

張常 唉唉唉，娘！叫你給我作對鞋，不給我作，把我的腳扎了一個大窟窿，扎得我腳也不能走，可疼死小老子啦！

曹宋氏 來，我攙着你回家去。

張常 你可走慢點。（扶曹宋氏進門）

曹宋氏 扎到哪儿啦？娘看看！

張常 在那腳后跟上呢。你看吧！

〔曹宋氏彎腰去看，張常順勢把她弄倒，用鞋打介。〕

曹宋氏 張常，張常！你怎麼打娘啊？

張常 我打你，你不辦好事。

曹宋氏 你王八羔子打我吧，小心龍抓你！

張常 娘啊，娘啊，（哭）怎麼說龍還抓我呀？這該怎麼好？娘啊！

曹宋氏 別哭啦，你把為娘我揹上，在天下地上，正轉三遭，倒轉三遭，老天爺看你是孝子，他就不抓你了。

張常 行嘍，來我揹着你。（揹曹宋氏，正轉三遭，倒轉三遭）娘，我把你揹到屋裏去吧！

曹宋氏 行了。

〔張常將宋氏向坑上放的時候，把她一閃，閃下來了，然後騎在曹宋氏身上亂打。〕

張常 我把你個老癩子的②！我在外頭你說龍抓我，在屋裏插着門打你，龍看不見，它就不能抓我。想你作的這種事該打不該打？（又亂打几下）三打不如一墩，我墩你個老東西。（騎在她身上墩她三下，曹宋氏假裝死）你給我勁！娘娘，怎麼不說話了？（用手摸曹宋氏口）娘啊！打死啦！（一想）她沒死，她會老牛大慫氣，她是吓唬我呢。娘，你吓唬我，小老子不怕。我吓唬吓唬你。長工老漢，抬把鋤刀來，把你老奶奶鋤的一片一片的……。

曹宋氏 （跳介）你張常王八羔子為什麼用鋤刀鋤我？

張常 你裝死我才鋤你。

曹宋氏 你王八羔子，你不用回家用飯，你回來用飯的時候，飯里下毒

药，毒死你王八羔子。（下）

張常 嫂嫂在南監中受罪，有人知道是我母亲害的，无人知道定說我張常后到曹門，为了图謀他的家产，岂不落外人唾罵！不免我到在公堂，自己坐在大堂上把惊堂木一拍……对，走！（出門介，圓場）看大堂的死王八吃的，哪里去了？老爷坐堂了。

〔王显急上。〕

王显 有有有，专专侍候老爷。（跪下）

〔張常藏桌下，王显抬头看无人。〕

王显 哎！大老爷坐堂了，怎么没人哪？哟，人人都說鬧堂鬼，鬧堂鬼，趁早回去，还斗我那牌去吧！（下）

張常 拍了一下就来了一个老家伙給我叩头。对，再来一下，（喊）看大堂的哪里去了？老爷坐堂啦！

〔王显急上。〕

王显 有有有，专专侍候着老爷。（跪下）

張常 見老爷为何不抬头？

王显 有罪不敢抬头。

張常 恕你无罪。

王显 老爷。

張常 哈哈吼！

王显 （跳起把張常捉住）你是哪个？說！哪儿的小乡娃子？

張常 我是曹家沟的。

王显 你爹叫什么？

張常 叫曹仁貴。

王显 你叫什么？

張常 我叫張常。

王显 你是螞蟥过河吧？

張常 此話怎講？

王显 帶犢儿③的。

張常 你怎么瞎說八道？我是随娘改嫁，赶官。

王 显 噢，这就是了。你作什么来啦？

張 常 我找朋友来了。

王 显 你的朋友是誰？

張 常 我爹說來着，衙門口朋友多哩。有个刘头、馬头、李头，还有个王八头。

王 显 想必是王头。

張 常 着着，是王头。

王 显 我就是王头。

張 常 噢，你就是干叔呀？我爹說來着，就跟你插得深。

王 显 嘿！什么插得深？

張 常 香头插得深。干叔，小子来到城里，在大堂上領着我轉悠轉悠。

王 显 不要紧，大堂是我看着呢，惹不着人。

張 常 好大的月亮。

王 显 那不是月亮，是堂鼓。

張 常 堂鼓干什么使？

王 显 要有了伸冤告状的，把堂鼓一敲，老爷就坐了堂啦。

張 常 那么我敲敲吧！

王 显 你有什么冤枉？

張 常 敲不能白敲，我給你銀子。

王 显 小乡娃子，你哪見過銀子，你看我掏出我的銀子来叫你看看。

（拿出一个白紙包）你看大小五块。

張 常 你那銀子，俺家擦屁股都不用这东西。你看我这个。（拿錠銀）

王 显 你叫我瞧瞧，这是多少？

張 常 五十两。你叫我敲堂鼓，我就給你。

王 显 敲了堂鼓，你可別跑了。

張 常 怕我跑了不給你銀子，你捉住我的衣服。

〔張常順手把王显的衣服拎起，交給王显自己握着。張击鼓三声。張糊涂、衙役急上。〕

張糊涂 何人击鼓，他在哪里？

王 显 我手捉着他呢。（回头看自己捉着自己）小乡娃子！

張 常 干叔，你嚷什么？

王 显 你把我好惊。大老爷叫你上堂呢。

張 常 走。給大老爷叩头。

張糊涂 下跪什么人？

張 常 我是曹家沟人，我爹叫曹仁貴，我叫張常。

張糊涂 你原来是螞蟻过河——带犍。

張 常 那是隨娘改嫁，赶官。

張糊涂 你有什么冤枉？

張 常 監中有个張氏女嗎？

張糊涂 問她何来？

張 常 那人不是她害的。是我害的。

張糊涂 你害的就应当偿命。

張 常 我就是偿命来的。

張糊涂 女禁卒上。

〔女禁卒上。〕

女禁卒 參見大老爷。

張糊涂 提張氏出監。

〔女禁卒引曹張氏上，女禁卒下。〕

曹張氏 張常兄弟，你不在家下，来在公堂为了何事？

張 常 不用說啦，咱俩打官司吧！

張糊涂 这个人到底是誰害的？

張 常 我害的，我害的。

曹張氏 我害的，我害的。

張糊涂 到底你們俩誰害的？

張 常 她說她害的，用什么害的？

張糊涂 張氏你說用什么害的？

曹張氏 我……

張常 (小声对曹張氏)用毒藥害的。

曹張氏 用毒藥害的。

張糊涂 張常，張氏說用毒藥害的。

張常 問她使了多少？

張糊涂 張氏你使了多少？

曹張氏 使了……

張常 (小声对曹張氏)使了半把。

曹張氏 使了半把。

張糊涂 她使了半把。

張常 我那糊涂的奶奶。

張糊涂 你叫爷！

張常 你糊涂得比着奶奶还糊涂。

張糊涂 我怎么糊涂？

張常 何不想，酒杯有多大，着上半把毒藥，且慢說我舅舅不喝，叫老爷你看见，你肯喝嗎？

張糊涂 那你使什么害死的？

張常 我使毒藥害死的。

張糊涂 你使了多少？

張常 我使了一升。

張糊涂 你混帐！她使了半把你使了一升，你莫非叫你舅舅吃炒面嗎？

張常 大老爷你真不明白，我买毒藥去，不卖給我，买一升，我說是上地。我舅舅拜寿来啦，我注酒的时候，把毒藥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給他滿一盅，就用手崩一崩，崩了七八崩，把我舅舅害死啦。

張糊涂 这人是你害的？害死人总得偿命。

張常 我就为偿命来的。

張糊涂 入役。

衙役 有。

張糊涂 給張氏去刑，給張常帶刑。張氏下堂听审。把張常下監。

張常 大人容俺叔嫂講話。

張糊涂 这个？容你。打鼓退堂。（与王显、衙役同下）

曹張氏 （唱垛子）

大老爷打罢鼓退堂去了，抛下了俺叔嫂痛哭嚎啕。

含冤屈替嫂死人間稀少，回家去看儿女再把你瞧。（下）

張常 （接唱）我一見嫂嫂她回家去了，我張常回在了南監獄牢。（下）

第七場

曹金哥
曹玉姐 （內同唱起腔）

兄妹奉了師傅命，（上）

（同唱垛子）

搭救爹爹走一程。

金哥。奉了師父之命，言說爹爹与金大王交战，被困西城，命玉姐。我兄妹前去搭救，你我兄妹馬上加鞭。（下）

第八場

〔金大王帶四將上。〕

金大王 （唱垛子）

穩坐高山口道崖，只管杀人不管埋。

有朝一日愁眉展，大明的江山到手來。

金大王。我与曹宝山交战，将他围困西城，不免前去交战。众将带馬。杀！（下）

第九場

（曹金哥、曹玉姐上。）

曹金哥
曹玉姐 （同唱垛子）

兄妹催馬莫迟慢，要与反賊动刀法。

催馬來在轅門外，管叫賊子喪黃泉。

〔金大王帶四將上，與金哥、玉姐大戰，金大王、四將敗下，金哥、玉姐追下。〕

第十場

〔曹宝山帶兵上。〕

曹宝山（唱越調起腔）

金大王造了反，

（轉二板）

要奪我主錦江山。

走上陣前交一戰，將本帥圍困在陣前。

眾將官催戰馬，一到城頭把兵觀。

耳旁又听馬鈴响，反賊催馬到陣前。（煞板）

〔曹金哥、曹玉姐與金大王交戰上。金大王被刺死。〕

曹宝山（唱垛子）

本帥城頭來觀兵，觀見反賊喪幽冥。

我問小將住何處，為何陣前來獻功。

曹金哥
曹玉姐（接唱）家住河南登封縣，兄妹認父到京城。

曹宝山（接唱）你父他是哪一個？

曹金哥
曹玉姐（接唱）曹宝山就是我父名。

曹宝山（接唱）要與你父來相認，你拿什麼作証凭？

曹金哥
曹玉姐（接唱）千里迢迢來尋父，現有金簪作証凭。

曹宝山（接唱）一見金簪心明鏡，一雙兒女到西城。

叫眾將快把城門閃，父子們見面訴衷情。（煞板）

〔曹宝山、曹金哥、曹玉姐見面介。〕

曹宝山 兒女為何來到京城？

曹金哥 爹爹非知，我的奶奶出事不正，將我老舅害死，又將母親拉在公堂，縣上贓官將母親下在南監，因而才尋父來此。

曹宝山 不必如此，搭救你母出監就是。

捧旨官 (內白) 聖旨下。

曹宝山 有迎。
(捧旨官上。)

捧旨官 未曾開旨，曹宝山扎跪。

曹宝山 方歲。

捧旨官 听讀：曹宝山平寇有功，封你兵馬大元帥，金哥，玉姐為步馬二先行。另開一道，河南登封縣，除犯淨牢，提到你的帥府听斷。旨畢三呼。

曹宝山 謝恩。(捧旨官下) 儿們不必如此，登封縣的犯人提到帥府审問，你母子就有相見之日了。

曹金哥 就依爹爹。

曹宝山 金牌官來見。

(金牌官上。)

金牌官 有。

曹宝山 拿我金牌一面，到在登封縣，將犯人提到帥府审問。快去。

金牌官 領牌。(同下)

第十一場

(金牌官上，击堂鼓，張糊塗帶四衙役上。)

張糊塗 何人击动堂鼓？

金牌官 金牌下。

張糊塗 請讀。

金牌官 將登封縣的犯人提到帥府审問，立時綁人。

張糊塗 領牌。刀斧手，跟隨欽差立時綁人。打鼓退堂。(下)

衙役 犯人出監。

張常 (內唱越調起腔)

身坐南監無人救，(与众囚犯同上)

(唱越調二板)

不知何日出監牢。

双膝扎跪獄神庙，獄神爷爷听我学。

保佑我出監死不了，給你燒香挂紅袍。

弟兄們走出南監外，刀斧手随后緊跟着。

坐在堂口用目望，嫂嫂送飯把我來瞧。（煞板）

曹張氏（內唱豹子頭起腔）

家中作熟菜和飯，（上）

（唱垛子）

監中送飯走一程。

行走來在大堂口，現見兄弟好傷情。

（轉哭腔）叫聲兄弟兄弟，這一次把你提到京城，必然開刀問

斬，這不屈了兄弟這條命了。好兄弟，兄弟呀！

（唱越調二板）叔嫂公堂好傷情，好心兄弟你是聽。

家下作來熟米飯，兄弟用了把飢充。

張常（接唱）粗米茶飯我不用，回頭交給眾弟兄。

出言再把嫂嫂叫，小弟把話對你明。

我在京城死過了，把我的死尸起家中。

縱然含屈舍身死，不忘嫂嫂好恩情。

曹張氏（接唱）兄弟不要心傷痛，差官面前討人情。

（轉哭腔）叫一聲差官爷爷，差官爺，我的兄弟提到京城，開

刀問斬，我有心搬取死尸回家，我坐在囚車以上，

跟進京去，不忘差官爷爷好處，差官爺呀！

金牌官 這個容你。人來，犯人裝在囚車，直奔京城。（同下）

第十二場

〔曹寶山上，眾兵殺場。〕

曹寶山 金牌下登封，不見轉回程。

〔金牌官上。〕

金牌官 犯人提到。

曹宝山 后面歇息。（金牌官下）刀斧手，将犯人綁上来。

〔衙役綁張常与众囚犯同上。〕

曹宝山 插上王命，綁到檟。刀斧手往下去說，有人法場祭奠，早些來祭，大炮一响，人头落地，想祭奠也不能了。（引兵下）

曹張氏 （內白）慢着。

（內唱豹子头起腔）

慌慌張張奔法标，

〔曹張氏上，蹉步，被衙役踢一脚，坐地介。〕

曹張氏 （唱越調二板）

失惊落魄三魂飄。

有心睜眼难行动，二目昏花心內焦。

强打精神睜开眼，天降紅砂把人头斬。

監斬官好比閻王爷，許多囚犯心不悅。

推的推來搯的搯，推到法場用刀切。

大炮三声人头掉，头东脚西两半截。

捨死忘生法場闖，許多囚犯綁檟。

这一个杀官夺过印，秋后出斬第一名；

万岁王法比天重，誰叫你安下杀官心。

这一个逼死亲父母，秋后出斬第二名；

父母养儿恩情重，誰叫你忘本黑了心。

这一个弟霸他兄嫂，秋后出斬第三名；

老嫂比母应相敬，誰叫你安下欺嫂心。

这一个东大道上放响馬，秋后出斬第四名；

野草放不肥長腰馬，誰叫你安下杀人心。

張氏两眼泪汪汪，

（轉三板）

許多囚犯綁檟上。

这一个杀官夺过印，这一个逼死二爹娘。

这一个弟霸他兄嫂，这一个东大道上把人伤。

許多囚犯都在此，不見兄弟小張常。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樁綁着我兄弟。

(煞板)

上写張氏女，張氏女。

(唱哭腔) 罢了兄弟呀，叫声兄弟，兄弟，今天替嫂嫂一死，
眼睁睁叔嫂不能相見了，兄弟呀！

(唱越調二板)

叔嫂法場悲泪稠，好心兄弟听根由。
兄弟好比一張糶，生在人世地上头，
閻王爷好比搖糶汉，小鬼好比拉糶牛，
兄弟好比糶中籽，种在黃沙地里头，
叔嫂要得重相見，除非来年过中秋。
兄弟好比一棵蒿，嫂嫂担水把你浇，
只說長大成材料，狠心人过来連根刨。(燒紙叫張常喝酒)
燒罢紙，交銀錢，为兄弟，送盘纏，
有了銀錢別花費，难过之时花此錢。
嫂嫂的話儿用心記，別当虛話耳旁言。
張氏正在來祭奠，刀斧手提刀到跟前。(煞板)

(曹宝山、众兵上，衙役關張氏下。)

曹宝山 摆下香案。

(曹宝山用紅笔圈名，圈到張常名下吃惊，住笔。)

曹宝山 刀斧手。

众兵 有。

曹宝山 第七樁男人頂替女人名字，用白紙粘了。其余犯人一齐开刀。

(众兵押犯入下，少傾，众兵上。)

曹宝山 刀斧手，背上此犯人与本帅帶馬回府。

(連場，到府，坐場，把張常放在地下。)

曹宝山 将他喚醒。

兵 犯人醒来，

張常 (唱越調二板)

昏昏沉沉一夢間，忽听耳旁有人言。

強打精神睜開眼，怎样到在阴世間。

張常沒作亏心事，拿我归阴为哪般。

曹宝山 (接唱)家住鄆州并哪县？姓名字誰对我言。

張常 (接唱)家住河南登封县，曹家庄上有家園。

爹爹名叫曹仁貴，大哥名叫曹宝山。

要問我的名和姓，我張常替嫂死，来在这边。

曹宝山 (接唱)本帅上前忙跪倒，連把兄弟叫几番。

張常 (接唱)不沾亲来不带故，口叫兄弟为哪般？

曹宝山 (接唱)叫兄弟別害怕，我是你大哥曹宝山。

張常 (接唱)听说大哥曹宝山，去了愁腸喜心間。

弟兄請起落了坐，連把大哥叫几番。(煞板)

曹宝山 兄弟为何落得这般光景？

張常 大哥非知，你上京赶考未回，咱爹爹寿誕之日，咱家舅父前来拜寿，妖婆娘安下不良之意，要害爹爹一死，酒杯下毒，将舅父害死，硬說是我嫂嫂害死的，将嫂嫂下在監中。是我击了堂鼓，到在公堂替嫂嫂帶刑受罪。金牌提到京城問斬，幸喜遇見兄長，遇見旁人，咱兄弟就无有今日了！

曹宝山 为兄管保你无有事情。你的嫂嫂現在何处？

張常 你把祭奠法标的那个女子当作何人？那就是我的嫂嫂。

曹宝山 好好，待兄出府迎接。

張常 慢着，慢着，你这样的打扮恐怕寻找不見。

曹宝山 依兄弟之意？

張常 你对手下差人說，我出来进去不要拦挡我，我出去找去。

曹宝山 就依兄弟。人役們，

众兵 有。

曹宝山 你二爷出进不要拦挡。

众兵 是。

張常 請回了吧。

〔曹宝山、众兵等同下。〕

張常 (唱豹子头起腔)

大跑小跑杀場去，

(轉垛子)

觀見兄弟們淌流平。(煞板)

啊哈，一块来的你們都死了。喲！那里灯笼火把，想必是我嫂嫂找我的死尸来啦！我不免把死尸搬上一搬，把我的脑袋藏起来，等她来了吓她一下子。(鑰介)

〔曹張氏执火把、揹蘆席上。〕

曹張氏 (唱豹子头起腔)

忽听校場响大炮，

(唱垛子)

倒叫張氏好心焦。

揹蘆席就往法場跑，去到法場看分屍。

放蘆席就把死尸找，(拿火把照尸介)照見兄弟一只脚。

这只鞋本是我来作，上边的針脚記得牢。

舖蘆席死尸忙卷了，(放火把，舖席卷張常介)再叫兄弟听我学。

(轉哭腔)叫声兄弟兄弟，我把你死尸揹回家去，千万千万你不要吓着嫂嫂我。

張常 吼！(曹張氏惊)

曹張氏 (唱)罢了，我那兄弟呀！

張常 吼吼吼！(曹張氏惊下。張常由席里出)哈哈，真是老娘們家，把我捲起来了，也没摸摸有头没有，我吼了一声吓得比鬼子跑得还快呢。她怕了，我偏吓吓她，我要赶她去了。(下)

第十三場

〔曹張氏上，張常追上，曹張氏吓倒。〕

張常 干啦！鬧着玩有什么好处，把我嫂嫂吓坏了。待我窩撮窩撮①吧！嫂子穿鞋来。

曹張氏 （唱越調二板）

昏昏沉沉一梦醒，忽听耳旁有人声。

强打精神睁开眼，观見魔鬼面前迎。（煞板）

打鬼，打鬼！

張常 哪个是鬼？我是兄弟張常。

曹張氏 怎么說你是兄弟張常？叫你三声敢应三声？

張常 十声八声只管叫来。

曹張氏 張常。

張常 有。

曹張氏 張常。

張常 有。

〔曹張氏又惊又喜，上前把張常抱住，摸头介。〕

曹張氏 当真是一張常？你怎么得了活命？

張常 你知道監斬官那是誰呀？他是我家大哥做了官啦。我才得了活命。

曹張氏 幸喜你家大哥作了官了，謝天謝地。

張常 你們老娘們見識淺，听說我大哥作了官啦，先放两个虚屁。

曹張氏 謝天謝地。

張常 你想金哥玉姐吧？

曹張氏 正想他們两个冤家。

張常 跟着我看看来吧！（二人轉場）你看这大門好不好？

曹張氏 倒也好。

張常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閻王殿，閻王叫我拿你来啦！

（曹張氏被吓倒地）又吓倒了。金哥玉姐走来。

曹金哥
曹玉姐 （两边上）二叔。

張常 把你母亲吓死啦！你把她喚醒，我換換衣裳去。（下）

曹金哥 (跪) 母亲醒来。

曹張氏 (很无精神) 这不是金哥玉姐么? 摸娘来。嗯喂!

〔曹宝山上。〕

曹宝山 更衣来。(曹張氏戴凤冠介)

〔張常上。〕

張常 大哥我算什么官?

曹宝山 后軍督府。

張常 我不识字, 你可照应着我点。

曹宝山 有为兄在此, 量也无妨。中軍。

〔中軍上。〕

中軍 有。

曹宝山 有事报禀。

〔曹仁貴上。〕

曹仁貴 (唱越調二板)

老汉离了家乡地, 寻找我儿曹宝山。

来在府門双膝跪, 高叫总爷往里傳。(煞板)

往里相傳, 乡里来投。

中軍 略等一时。禀爷。

曹宝山 何事?

中軍 乡里来投。

曹宝山 待我去看。

張常 慢着, 你不在家, 你不知好頼人, 我看看去。葱皮薄蒜皮薄, 看不上人的眼皮薄。我在法場里挨刀, 誰也不認識我, 刚得了这么个小官, 乡里就来了。要是好人认下, 要是坏人, 保定府講話——滚出去。(一看) 这一老头见了当官的为何不抬头?

曹仁貴 有罪不敢抬头。

張常 怨你无罪。抬起头来。

曹仁貴 大老爷。

張常 这不是我爹嗎?

曹仁貴 这不是張常嗎？你怎么这样打扮？

張常 我作上官啦。我哥哥也作上官啦。等一等叫我哥哥迎接你。大哥咱爹来啦！

曹宝山 有請。

〔大笛牌，众迎曹仁貴进，坐介。〕

曹仁貴 你家母亲随后就到。

曹宝山 中軍。

中軍 有。

曹宝山 有事稟报。

〔曹宋氏上。〕

曹宋氏 〔唱越調三板〕

一見老汉进府去，倒叫宋氏喜盈盈；

我也来个双膝跪，高叫总爷傳一声。〔煞板〕

乡里来投。

中軍 略等一时。稟爷，乡里来投。

張常 起来，我看看，差不了，这是我那妖婆娘。下面这一老婆子抬起头来。

曹宋氏 大老爷。哎哟！这不是張常啊！你作上官啦？

張常 我哥哥也作了官啦。

曹宋氏 叫他們出来迎接我这太老夫人来。

張常 迎接你？里头没有你的地方，快走吧！

曹宋氏 〔唱越調二板〕

老身进府用目睜，一家人等坐前庭，

曹宝山几啦把娘認，一家人等不应承。〔煞板〕

張常为什么不認为娘？

張常 你把当初一日怎样害我舅舅，誰下的毒药，誰害死的，你都說出来就認你。

曹宋氏 我說出来就認我？那不是別人害的，是我害的。

張常 真乃是坏人。不打你就招啦。你有了罪啦！我問你罪。

曹宋氏 你問我什麼罪？

張常 問你個上罪，上晃；問你個下罪，下坐；我問你個中罪。

曹宋氏 沒有中罪。

張常 有，我說有就有。中軍。

中軍 有。

張常 在東塔寺抬一個頭號的大鐘，把這個妖婆奶奶扣在鐘底下，買一百棵秫稭，打一桶香油，把鐘燒紅，叫你妖婆奶奶在里边張着嘴，把香油一倒，她里面啞兒啞兒的喝香油。抬鐘去！（中軍下）

曹宋氏 （唱垛子）

、當年事情作得錯，一頭撞死在前庭。（煞板）

〔全家給張常下跪討情。〕

張常 要認下就便宜她啦！

曹宝山 便宜就便宜她吧。舉家相見，請到二堂擺宴。舉家歡樂，望空一拜。

〔三眼腔，同下。〕

① 后妖妖：即后娘、繼母。

② 老寒疳的：罵人的土語。

③ 土語。懷孕嫁人，生之子謂“帶犢”。隨母改嫁，稱子謂“赶官”。

④ 窩擻窩擻：土語。折的意思。

描 金 櫃

石家庄市絲弦劇團藏本

內 容 提 要

本劇又名“訪崑山”。

劉傲携眷往鎮江府六合縣赴任，途經烏江口，船盜李子明見劉妻張巧榮貌美，遂于江中將劉及其全家殺害，霸占巧榮為妻。后巧榮之兄巡按張九成奉旨赴崑山一帶私訪此事，九成改扮算命先生，得遇其妹，訪得此案全部真情，旋即升堂理事，將李子明等賊盜及贓官等拿獲，李伏法，張巧榮投江自盡。

人 物

刘 傲	張巧榮	家 院
梅 香	众 兵	李子明
船夫甲	船夫乙	張九成
书 吏	卖包者	卖餅者
土 地	天 齐	張 龙
赵 虎	王 英	报 子

第 一 場

〔刘傲上。〕

刘 傲 (念)居官清如水，衙前冷似冰。(家院暗上)

(詩)平地長流水，龍門日月開。

家无讀書子，官打何處來。

下官刘傲。奉命携妻去到鎮江府六合縣上任，不免把娘子喚來，共同計議。家院，

家 院 伺候。

刘 傲 請你太太。

家 院 請太太。

〔張巧榮、梅香上。〕

張巧榮 家院一聲請，上前問分明。官人哪里？

刘 傲 娘子請坐。(二人對坐)

張巧榮 官人，把為妻喚來，有何事議？

刘 傲 多亏你父周全，命咱夫妻去到鎮江府六合縣上任，請娘子出堂計議。

張巧榮 你再三不聽為妻良言相勸，只有隨官人前去。

刘 傲 家院！

院 子 有。

刘 傲 吩咐外廂馱轎伺候。

院 子 外廂馱轎伺候了。

〔众兵上，順轎、帶馬。刘傲上馬，張巧榮上轎，同下。〕

第 二 場

〔李子明上。〕

李子明 (念) 手使一对金鋼球，打遍天下无对手。

(詩) 家住崑山有大名，人人同把大爷称。

哪家不把大爷叫，便是割舌剜眼睛。

豪家李子明。崑山人氏。在烏江岸上，冲船摆渡为生。这几天沒到江边打探，不知买卖如何。不免把我二賢弟喚来，跟他們計議。二賢弟走来。

〔船夫甲、乙上。〕

船夫甲 忽听喚艄公，

船夫乙 慌忙就扯蓬。

船夫甲 要是船翻了，

船夫乙 淹他个漲不楞咚①。

船夫甲 大哥有喚，

船夫乙 上前去見。

船夫甲 (同白) 我二人在下，俺兄弟有禮。

李子明 站下。

船夫甲 (同白) 我的哥，把俺弟兄喚来，有何事議？

李子明 这几天沒到江边打探，不知买卖如何，把二弟喚来，江边打探明白。

船夫甲 (同白) 隨大哥跑跑。

李子明 船篙帶定，江边走走。

〔出門，上船。三眼腔笛子曲，圓場，下鑼。

〔家院上，下馬。

家院 艄水請了。

船夫甲 請了請了。

家院 打北京城來了一位老爺，一到鎮江府六合縣上任，僱你們的大船，要多少船價？

船夫甲乙 （同白）那不在俺們。

家院 還在哪家？

船夫甲 還在俺賊頭。

家院 想必是你們船頭？

船夫乙 對對對，俺們船頭。

家院 跟你們船頭計議。

船夫甲 我的哥，該咱們發財啦！

李子明 沒有買賣，哪里發財？

船夫甲 我的哥非知，打北京城來了一位劉老爺，一到鎮江府六合縣上任，要僱咱們的大船，該要他多少船費？

李子明 新上任的寒官，也沒有什麼金銀財寶，打發他過江，听一個“賞”字，賞多少咱們花多少。

船夫甲 這是一句買賣話。（回頭對家院）俺們船頭說啦；新上任的寒官，沒有什麼金銀財寶，听他一個“賞”字，賞多少俺們花費多少。

家院 搭了扶手。

船夫甲 搭了扶手，請爺登舟。

〔笛子曲。劉全家上。劉傲下馬，巧榮下橋，梅香扶巧榮上船。

李子明 （見張巧榮貌美）哈哈哈哈哈！（巧榮羞，急下艙，引梅香下。劉傲坐船頭）艄水給大老爺叩頭。

劉傲 艄水，別家老爺上得船來，怎么祭江？

李子明 整猪整羊三牲祭奠。

刘 傲 家院。

家 院 有。

刘 傲 五十两大宝赏下。

李子明 谢赏。请在船舱。(刘傲、众兵、家院同下)二家贤弟，这一小官府上得船来，不知“内才”如何，带一架好“外才”。

船夫乙 什么是好“外才”呀？

李子明 好一家掌印的夫人。

船夫甲 好便好，是人家的，到不了咱们手里。

李子明 要依着为兄，眼下就到咱们之手。

船夫乙 你说怎么能到咱们手里？

李子明 你弟兄驾定大鼓舟，为兄我下船，驾定小鼓舟②，船行在半江之中，这小鼓舟紧碰大鼓舟，为兄把篙点翻，往高一举，往下一落，把这个小官府打得抛江落水，把他手下令人齐丢在江心，只丢下那个小娘子，叫小娘子陪伴咱弟兄，你看如何？

船夫甲 嘿！这个事我倒愿意。

船夫乙 我也愿意。

李子明 二贤弟愿意，待为兄下船。(下船，下)

船夫甲 呸！

船夫乙 嘿！

船夫甲 伙计。

船夫乙 唉。

船夫甲 咱们大哥好有一比呀！

船夫乙 哪一比？

船夫甲 多年的老枣树——坏了心了。

船夫乙 他还有一比，头顶上长瘤，脚心里流脓——坏到底了。

船夫甲 请老爷祭江吧。

(刘傲带兵上，摆香案，吹二板。

船夫甲 老爷登峰望景？

刘 傲 一不登峯，二不望景，得了順風，鳴鑼開船。

船夫^甲
乙 (同白)开了船了!

(吹“泣顏回”，李子明上，用篙打刘傲、兵落水，刘、兵下。)

李子明 哈哈，哈哈! 二家賢弟，你看我这一篙——

船夫^甲
乙 (同白)打得好! 打得好!

李子明 搜船舱!

船夫^甲
乙 (同白)描金柜，大皮箱，分脏分脏又分脏。

李子明 这里边不是金銀就是財宝。

船夫^甲
乙 (同白)不是蘿苳就是山药。

李子明 金銀財宝，你弟兄們花費了吧。

船夫^甲
乙 (同白)大哥你要什么呢?

李子明 我要那掌印夫人。

船夫^甲
乙 (同白)俺們还要哩!

李子明 不要爭奪。打江劫道，要是犯了，你兄弟担架不起。等着我拿了財，給你弟兄每人娶上一房。

船夫甲 你要发不了財，給俺俩伙娶一个。

李子明 伙不的，抬下去。(二船夫下)呀! 小娘子走来!

(張巧荣上。

張巧荣 艙水，我家官人哪廂去了?

李子明 已打在江心!

張巧荣 (惊介)和你有仇?

李子明 没仇。

張巧荣 有恨?

李子明 没恨。

張巧榮 为何打在江心！

李子明 我杀官图妻！

張巧榮 奶奶扑江身死！（欲扑江，李急将巧荣踢倒）

李子明 哇！

張巧榮 （跪起，唱豹子头起腔）

在船头，哭皇天——

（李以刀三漫巧荣头，一脚将巧荣踢倒，巧荣亮像。

李子明 想死你也不能！

張巧榮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苦死官人叫几番，

再三不听为妻劝，一心领凭娶居官。（立起）

李子明 呀！这一小娘子，莫要悲泪。往日跟你官人馬上来，轎上去，現今跟着豪家照样如此。隨我下船！

張巧榮 （以头項伸向李求死）奶奶但求速死！

李子明 看刀……

張巧榮 （想介）容我自付。

李子明 付来。

張巧榮 蒼天、天哪！如今我一旦从下婚姻之事，五輩居官，豈不落下臭名？不从婚姻之事，賊子举刀就杀，这便如何是好？噢，是了！我有一表兄黃太叔，長沙府居官，一封书信下到那廂，發人馬到来也好給俺夫妻冤仇相报。我不免假意从下此事，日后趁机行事。李子明你个賊呀……（李以刀威逼，巧榮哭）啊！

李子明 看！隨我下船来。（下船，巧榮亦被迫下船）哈哈，哈哈，哈哈！真乃美貌啊！

張巧榮 （唱娃娃腔三板）

千金落泪湿衣衫，扭项回头把賊观。（看李，李以刀示）

他愛奴家多美貌，小奴家不愛他半分錢。

我好比肉包子打狗沒回路，他好比狗咬尿泡豈喜歡。

有朝一日官司犯，我叫他吃着容易吐着難。

罵一聲李子明太欺天，他本是殺人賊太欺天。

殺人賊好大胆！

李子明 呀！這一小娘子莫要悲淚，前邊高樓大廈，就是豪家的住宅。請進。

張巧榮 罢了，官人哪！

李子明 看刀！（張巧榮下）

李子明 那一小娘子，自是悲淚，我說你看刀，他滴溜溜跑進庄宅。我想人生在世，貪者是生，怕者是死。正是：有心栽花花不發，无心插樹樹成林。（下）

第三場

〔四兵站門，張九成、書吏上。〕

張九成 （念）巡按出朝，地動山搖。

（詩）坐大堂鼓响三聲，丹墀里列擺五刑。

不論公子王侯，犯王法按律所行。

本院，張九成。妹夫劉徽，領凭上任，兵行五垠江口，上船有名，下船無信。聖上有旨，命我前去私訪。書吏！

書吏 伺候。

張九成 外廂掩門，與斧更衣。（下）

書吏 外廂的！

兵卒 有。

書吏 扯牌掩門！

兵卒 掩門！（同下）

第四場

〔張龍、趙虎站門，天齊上，坐堂。點絳脣。〕

天齊 （詩）紂王無道寵妲己，摘星樓上排宴席；

子牙見我死得苦，封我東嶽做天齊。

東嶽天齊黃飛虎。上方東斗星，下轉張九成，在李子明家下有難。我不搭救，還等誰來。降魔二童可在？

張龍
趙虎 (同白)有。

天齊 命你們到在李子明家下，護救東斗星。

張龍
趙虎 (同白)遵法諭。(同下)

天，齊 收了威力。(下)

第五場

張九成 (內唱尖嶺起腔)

進崑山，改姓名，(改著青道袍，高方巾上)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本姓張，改姓龔，張九成是我的真名姓。

(賣包者、賣餅者上。)

賣包者 (接唱)我賣的大豆包兒小棗餛飩兒，

賣餅者 (接唱)我賣的芝蔴大燒餅，

張九成 (接唱)你兩家誰的輕求誰的重。

賣包者 (接唱)論輕重無人敢買，

賣餅者 (接唱)我給我大爺去送。

先生，不要看俺扛着盘子、提着籃子，光吆喝不賣，我給我二爺去送，他給他大爺去送。

張九成 我走些州城府縣，沒見過你們二位這樣的孝子賢孫。

賣包者 先生，你這人說話太不好呀，咱們又不認識，怎麼你罵人哪？誰是孝子？誰是賢孫？

張九成 他給他大爺送去，你給你二爺送去，怎麼不是孝子賢孫！

賣包者 哎喲！木匠不拿斧子——又一鋸(句)。爺便爺，不是正經爺。

張九成 當家是戶？

卖包者 名姓无干。

張九成 为何这样称道？

卖包者 俺們称爷称在口內，你称爷称不上。

張九成 此人莫非土豪？

卖包者 走道拉葛針——耙（霸）道。

張九成 我乍进崑山，不知你大爷你二爷叫何名字，怎么样打扮，哪一个对我言講，我請你二位。

卖包者 你站站，我便便。（对卖餅者）小伙計，听見說了沒有，先生言說，乍进崑山，不知你大爷我二爷叫何名字，怎样打扮，誰要对他說說，他請咱們。吃东西好吃，这个話誰敢說呀？

卖餅者 我敢說！

卖包者 你敢說？脚面栽楊樹，不要鬧嘴哩嘩啦的，不要吹大話啦，你不敢說！

卖餅者 我当真敢說。

卖包者 你敢說，我也不“草鷄”，我扰他点儿。（对張九成）先生，我这个人年紀大胆小，小夥計年紀小胆大，他敢說，你俩上背地角儿里說話哩，我給你俩看着應。

卖餅者 巡着风。

卖包者 咱俩定計策，大爷不来便罢，要来了，你听着我“嚶”一咳嗽，我就是你大爷。

卖餅者 是大爷来啦！你可眼俏点。

卖包者 你們說快点。

卖餅者 先生，跟我上打坯坑①里。

張九成 背人之处。（二人轉場同坐地）你大爷叫什么名字，对我講来。

卖餅者 煎餅……

張九成 是先生。

卖餅者 先生！

（唱娃娃腔二板）

我大爷，李子明，放响马，在山东，苦害山东民百姓。
脑袋好比柳斗大，身高丈二膀一弓，拳头一攥十斤重。
两条腿赛似膏桶，牙似钻眼似圆铃。

卖包者 (咳嗽) 嗯!

卖饼者 老伙计，我大爷来啦?

卖包者 我看看，(看观众) 这么些人谁也不是你大爷。

卖饼者 你咳嗽什么?

卖包者 我在这坐着哩，一阵风刮得我嗓子里痒痒，我嗯……。

卖饼者 你这一声不要紧，把我魂也吓跑了。

卖包者 你不是不怕吗?

卖饼者 我吹大话哩。

卖包者 你那话说完了没有?

卖饼者 说完了。

卖包者 拉住先生，董饭馆里他请咱，咱扰他。

卖饼者 先生，把话说完啦。董饭馆里你请俺们，俺们扰你，走吧。

张九成 我没有钱，等着我做几回生意，发了财，我再请你。

卖饼者 你发“白菜”! 你发“鬍髥”(读才)!

卖包者 小伙计，走，吃东西去吧。

卖饼者 人家不请啦。

卖包者 怎么不请啦?

卖饼者 没有钱，发了财才请哩。

卖包者 哎! 你妈妈娘给了你二百大钱，贩了几个烧饼，叫你做买卖学情哩，你学“野麻雀”! 人家套弄你的话哩，你正经是筒子货!

卖饼者 怎么我是个筒子?

卖包者 皮襖不挂面——筒子! 箅墩了底——筒子! 竹竿子插到井里——筒子到底啦!

卖饼者 老伙计，我落了个小筒子，你不要落个老筒子，我走哇。烧饼!(下)

卖包者 呸! 年轻的没有主意，想吃人家的好东西呀? 不认的，人家请

你嗎？我也走啊。（張九成拉住）先生，你这人不老实，怎么你拉我的“尾巴根子”？

張九成 衣襟子。

賣包者 衣襟子。

張九成 把你二爷的名字，对我說上一說，我要請你。

賣包者 行啦先生，不要哄我啦，刚才沒錢，这府有了錢了嗎？

張九成 有錢，包裹里边。

賣包者 我掂掂，也不过四百錢，够我吃飯啦。先生，跟我走，找个没人的“地界儿”。

〔二人轉圈坐地介。〕

張九成 你二爷叫什么名字？

賣包者 我三爷姓王名王崑山，人称王玉。

張九成 誰是他的作主？

賣包者 先生听：

（唱娃娃三板）

提作主，老范鍾——

張九成 在此北京城做过閣老那个老范鍾？

賣包者 怎么你就知道？

張九成 我在北京城开着一座卦舖，升官換官打我的舖門所过，耳聞沒有会面。

賣包者 我看你好像按院大人，訪俺們这事哩，是也不是？

張九成 我不是，我看你好像按院大人。

賣包者 我西瓜皮打鞋掌——不是那个材料。

張九成 不是，还往下講。

賣包者 先生：

（接唱）巡撫大人李桓公，

張九成 两家好作主。

賣包者 还有两个好打手。先生！

（接唱）范金、范宝二弟兄。

張九成 范金、范宝是两个什么人？

卖包者 两个管家小子。

張九成 如何狼狽行事？

卖包者 主子厉害，狗也是怪的。

張九成 把他告下！

卖包者 先生。

（接唱）有心告状无人写，

張九成 知县写状。

卖包者 （接唱）知县王英糊涂虫，乡绅富户把他敬。

咱說話他要听见，不割舌剗了眼睛。

張九成 說呀。

卖包者 說完啦。

張九成 两便。

卖包者 不要走，你不是請我嗎？

張九成 我没有錢。

卖包者 包裹里有錢。

張九成 这是块砚台。

卖包者 我摸摸，不是砚台是狗蛋喲！刚才說俺小伙計小筒子，不大一会儿，我是个老筒子。走吧，包子……。不能走，嗓子眼里痒，我大爷李子明，烏江岸杀官图妻，这话我得学学，憋到肚里就是病，該說就說。先生，我大爷做了一件无才之事，小伙計告你說了沒有？

張九成 沒有。

卖包者 上三年北京城来了个刘老爷。

張九成 刘老爷怎么样？刘老爷怎么样？

卖包者 你看你这先生，肝花上長草——荒（慌）了心啦。我要不說，你能打我肚里掏出来嗎？

張九成 慢慢的說。

卖包者 下来个刘老爷，鎮江府六合县上任，僱的我大爷的船舟，嘎嘎

一箭，把那一官府打死在江內，杀官图妻。

張九成 (气介) 賊子該死!

卖包者 活不了。

張九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何話一齐快講。

卖包者 有刀子沒有?

張九成 要刀子做什么?

卖包者 把我肚子割开，我成了淨肚佛了，什么也沒有了。

張九成 呸!

卖包者 賠? 怎么也賺不了。包子啦! 一句也沒有了。(下場)

張九成 訪清土豪霸道，暗記单帳，落了察院，我再拿賊。正是：八府巡按出京城，訪案拿賊把仇平。(下)

第六場

張巧榮 (內唱越調起腔)

千金房中流泪痛，(上)

官人哪!

(唱越調二板)

苦死官人叫几声。

賊子外边放响馬，把家乡居住明一明。

家住北京順天府，棋盘街上有門庭。

吏部天官我的父，母亲吳氏皇王封。

一母所生人三个，兄妹三人俱有名。

兄弟九思年紀小，大哥名儿張九成。

母亲娘給我把奶名起，起奶名我叫張巧榮。

有个表兄吳三桂，山海关上做总兵。

要叫表兄知道了，馬踏崑山一扫平。

千金思念报仇話，但不知蒼天容不容!(煞板。入小帳)

[張九成上。

張九成 講命來!

(唱越調二板)

久走江湖为生意，阴阳八卦准又灵。
九成来在大街上，几輩古人想心中。
前朝有个袁天綱，論阴阳不亚李淳风，
打板算卦苗广义，唐朝有个徐茂公。
能掐会算諸葛亮，一統华夷刘先生。
許多古人下世早，明朝里出下張九成。
南山得来毛竹板，北京带来百洞經。
能算天高有几丈，能算地厚有几层，
烏鴉打我头上过，能算它翎毛有几层。
年老的算卦为寿数，年少的算卦为孩童；
赶考的举子把卦算，能算金榜中几名；
受气的媳妇来算卦，算他几时出火坑；
怀抱娃儿来算卦，能算娃儿成不成。
要是算卦早来算，天过午时算不灵。(下)

張巧荣 (唱甩板)

千金独坐空房里，

(轉二板)

独坐空房冷似冰。(出小帳)

官人哪！

(接唱)再三不听为妻劝，一心居官到任中。

兵行五坝三江口，遇見了杀官图妻李李明，

打得我官人抛江死，强霸小奴墓三冬。

虽然我在崑山住，时时刻刻想北京。

一載跟着贼子过，五輩居官落臭名。

这就是五輩居官造下孽，后輩子孙落罵名。

千思万想不如死，不如早死早轉生。

腰中解下白綾带，慌慌搭在二樑中，

挽了个套儿罗圈大，里边就是阴司城。

千金房中来上吊——

張九成（內白）講命來！

張巧榮（接唱）忽听大街有了先生。

往日也有算卦的到，卦板打得不中听；

今天又有算卦的到，卦板打得震心惊。

有心大街去算卦，賊子回来了不成。

一旦不把卦來算，官人冤枉何日明？

千金捨上一身死，一到大街講子平④。

二條抽下白綾帶，慌忙繫在我腰中，

穿宅過院來得快，前行來在大門庭。

用手開開門兩扇，

〔張九成上，兄妹二人見面，兩望介。〕

張巧榮（轉三板）

那廂過來一先生。

先生生得好面善，好像大哥張九成。

不在北京把官坐，怎麼來在崑山城？

大街無人把哥認，（欲認又止）錯認先生了不成！

千金掉下伤心泪，苦死官人叫不應。

張九成 啊！

（唱二板）

本院來在大街上，門里走出女花容，

前影好像同胞妹，好像我妹張巧榮。

他夫妻六合縣把任上，怎樣流落崑山城？

大街無人把妹認，（欲認又止）錯認民女了不成！

暗暗掉下伤心泪，吶喊一聲講子平。（欲走去）

張巧榮 先生！

（接唱）先生回來我算卦，

張九成 回來了，尊嫂。

張巧榮 先生！

(接唱)把你的卦禮明一明。

張九成 (接唱)既然尊嫂要算卦，說什麼卦禮明不明。

張巧榮 (接唱)奴家年輕不算卦，給我婆母請先生。

張九成 (接唱)既然你婆母要算卦，老人家請在大街中。

張巧榮 (接唱)婆母年老走不動，差我大街請先生。

張九成 (接唱)既然你婆母走不動，鄙人隨你到家中。

尊嫂頭行我在后，

(轉唱三板)

到在你家講子平。

正行中間抬頭看，這一片庄宅真威風；

正房頂上安文兽，大門許多古銅釘，

不知做過什麼官宦，比我的察院更威風。

張巧榮 (接唱)先生請進大門里，(同進門)扭項回頭大門封。

(張巧榮關大門，張九成疑介。

張九成 (接唱)尊嫂為何大門閉？外人觀見笑年輕。

張巧榮 (接唱)我家大門臨街近，鷄叫狗咬卦不靈。

先生請進二門里，(同進門)扭項回頭二門封。

(張巧榮關二門，張九成又疑介。

張九成 (接唱)進了你大門大門閉，進了二門二門封，

大門閉，二門封，想必你男在家中。

張巧榮 (接唱)我家里男人常在外，五湖四海皆賓朋。

張九成 (接唱)既然你男人好交友，敝人找你茶一盅。

張巧榮 (接唱)先生請坐床沿上，(出門打茶，回頭偷看介)

回頭打過茶一盅。

(拉過場，巧榮遞茶，九成看宅勢未覺。

張九成 尊嫂家下一片好宅堂。

張巧榮 先生，茶到了。

張九成 敝人來這就要討擾。

張巧榮 不成敬意。(九成用茶)再開一杯？

張九成 不用了。尊嫂啊！

（唱垛子）

吃罢茶来淨罢羹，請出你婆母講子平。

張巧榮 （接唱）婆母年老死过了，就給奴家講子平。（九成一惊）

張九成 （接唱）既然你婆母死过了，不該請我到家中。

尊嫂開門我走了吧——

張巧榮 （唱趕板）

走近前來拦先生。

樹大不怕狂風擺，貞節女不怕外人听。

張九成 哈哈，哈哈。

（唱垛子）

好你个樹大不怕狂風擺，貞節女不怕外人听。

尊嫂对坐床沿上，生辰八字对我明。

張巧榮 先生。

（唱甩板）

先生对坐床沿上，生辰八字对你明。

（轉二板）

我生在天启七年正，二月初三子时生，

半夜子时生下我，算算我的吉和凶。

要是算来着实算，先生，唉，叫先生！

不要拿巧言花語把我奉承。

張九成 （唱越調二板）

听她表罢生辰語，她跟我妹妹一时生。

照着我妹妹的八字給她算，且看她听了怎应承。

打上个天启七年正，二月初三子时生，

半夜子时生的尊嫂，一身的富貴隨身荣。

生下来你有个夫人命，（巧榮一惊，又难过）

做夫人你没有到任中。

你夫妻六合县把任上，五坝江口有灾星。

打死了你官人拋江死，霸占尊嫂把亲成。

說的是來就說是，給我卦禮好登程。

張巧榮（唱垛子）

先生算罢我命儿苦，千金气死地流平。（昏倒介）

張九成（接唱）見尊嫂絕了气，倒叫九成吃一惊。

眼前本是同胞妹，不敢叫妹把嫂称。

一声喊的尊嫂醒，

張巧榮（接唱）千金不死又复生。

張九成（接唱）兄見你落泪把衣衫濕，有什么冤枉大事情？

張巧榮（接唱）奴家縱有冤枉狀，没人捎书代写到北京。

張九成（接唱）尊嫂有什么冤枉狀，我给你捎书代写到北京。

張巧榮啊！怎么說你給我捎去？

張九成我給你捎书。

張巧榮你給我代写？

張九成我就給你代写。

張巧榮如此你就写来。

張九成如此你就唸来。

張巧榮你就写来呀！

張九成你就念来……。〔互背拭泪介〕

張巧榮〔接唱〕先写上个吏部天官的女——

張九成啊！怎說你是吏部天官的女儿啦？

張巧榮着哇，我就是吏部天官的女儿呀。

張九成吏部天官之女，竟落在这步身容。可歎呀可歎。唉！我就写上
个吏部天官之女，往下講来。

張巧榮先生。

〔接唱〕張千金就是小奴的名。

張九成啊！怎說你叫什么張千金嗎？

張巧榮着！我的名儿就叫張千金。

張九成告便。（背白）尊嫂言說，她叫什麼張千金，張千金。唉！写

上个張千金。往下講來。

張巧榮 先生。

(接唱)兄弟九思年青小，写上我大哥張九成。

(二人一坐两杲介。

張九成 嗯哼！尊嫂。

張巧榮 先生。

張九成 你有一个大哥叫什麼張、張九成啊？

張巧榮 着啊，我大哥名儿就叫張九成啊！

張九成 嗯！我告便。(走到一边)

張巧榮 奉陪。(張九成出門)

張九成 啊！尊嫂言說，她家大哥叫張九成，我提笔忘字，張九成可是哪个？单說这个張，九成啊！(把自己鬍子一看)莫非就是我这个張九成嗎？好、好、好你个張、張九成啊！咬咬張九成。
(拭泪，回原坐)写上个張九成。往下唸來。

張巧榮 先生听。

(唱赶板梨)

夫妻領凭把任上，遇見了杀官图妻的李子明。

張九成 啊！怎說在山东路上，放响馬的那个李子明嗎？

張巧榮 唉！就是那个狠賊呀！

張九成 我把你个狠賊呀！往下唸來。

張巧榮 先生。

(接唱)打得官人拋江死，强霸奴家整三冬。

这是我的冤枉狀，你給我捎书到北京。

張九成 (唱梆子)

你說一句我写一句，子明写在一单中。

午时三刻落察院，李子明！杀人賊！

剮你一刀問一声！

張巧榮 好哇！

(唱赶板梨)

千金抬起头来看，原来是大哥張九成。

走近前扑一把，連把大哥叫几声。

〔二人同起，巧荣拉九成介。〕

張九成 尊嫂你总算怎么样？

張巧荣 我看你不像講命先生，好像我家大哥張九成到了，把妹妹我認下吧。

張九成 慢慢慢着，你看我是講命的先生。我認不得你家大哥張九成他是哪个，尊嫂你錯認了人了。

張巧荣 先生家住哪廂？

張九成 家住山东曲阜城。

張巧荣 你上有兄？

張九成 啊！沒兄，沒兄。

張巧荣 你下有妹？

張九成 沒妹，沒妹。

張巧荣 先生你姓什么？

張九成 我姓龔。

張巧荣 姓龔，你叫什么？

張九成 啊……

張巧荣 你叫什么？

張九成 我叫龔長久。

張巧荣 龔長久？莫要瞞哄妹妹了，你是我家大哥張九成到了，你把妹妹認下吧，啊啊……。〔二人同跪〕

張九成 慢慢慢着，我家住山东曲阜城，我姓龔叫龔長久，不認得你家大哥張九成他是哪个。尊嫂你錯認了人了。

張巧荣 啊！怎么当真錯認了人了？

張九成 着哇，你錯認了人了。

張巧荣 先生啊。〔同立起〕

〔唱垛子〕

既然不是齐請起，小奴家回房取卦銅⑤。〔下〕

張九成 (唱豹子头起腔)

九成仰面長出气，

哈哈，哼哼，这哼哼哼哼。可恼！

(唱垛子)

罵一声放响馬的李子明，

世界上民女有多少，你不該霸我妹妹張巧榮。

午时三刻落察院，

可說李子明，杀人的賊！

我關你一刀，問你一声！

哈哈，哼哼，这哈哈哈哈哈。

李子明 (內唱垛子起腔)

山东放响馬回来了，(上)

(唱垛子)

得了买卖早回程。

适才間过了敗囊店，望不見山东的好宾朋。

子明馬上哈哈笑，(笑)人喊馬叫似雷声。

子明馬上抬头看，远远望見崑山城，

子明不观城外景，打馬要进崑山城。(摔馬)

好馬！(下)

(張巧榮手端銀子上。

張巧榮 (唱赶板架)

取出銀子整五两，先生收下莫嫌輕。

有心給你做茶飯，賊子回来了不成。(李子明上)

李子明 (唱垛子)

大門外离鞍下馬，把賢妻連叫几声。

張巧榮 先生，開門你走了吧。

張九成 着，尊嫂開門我走了吧。

張巧榮 着，我給開門去了。(欲開門)

李子明 賢妻開門來。

〔巧榮、九成齊驚，坐介。李解下包袱擺大門外。〕

張九成 尊尊尊嫂！

張巧榮 先生。

張九成 大門以外，大呼小叫，莫非你男人他他他他回來了？

張巧榮 這般時候，諒那個賊子回不得家來，想必是街坊鄰舍聞知先生在此我家，他們一個個來講命算卦也是有的。

張九成 著哇！尊嫂你站在大門以里，听上一听，要是街坊鄰居講命算卦，我給他算上几位，我就去了。要是你那男人他他他他回來呀，你還得把我掩藏掩藏。

張巧榮 那是自然。待我開門去看。

張九成 慢慢慢着，你听准了再開門。

張巧榮 无妨事，先生你請坐吧。

張九成 你听准了再開門哪！

張巧榮 走近前將二門開放，站在大門以里，二門以外，我良人不在家，何人叩門？

李子明 開門來。（巧榮吓倒，跪步進內）

張巧榮 先生啊！賊子他他他回來了。

張九成 哎喲！怎麼，怎麼他他他回來了？

張巧榮 可不是，他回來了。

張九成 尊嫂是你你看……

張巧榮 你看……

張九成 你看哪！（二人對視，吓倒，又起來）哎呀！尊嫂啊！我說我走了吧，走了吧，你苦苦的相攔。常言說，狠賊、狠賊，倘被他聽見，一刀兩斷，把我殺死，我不死在你家無名之地了？

張巧榮 先生莫要惊慌，隨我插金櫃里存身。

張九成 怎說存下我了？

張巧榮 存下你了。

張九成 走走走！

〔二人掙路轉圈，巧榮把九成一推，九成碰櫃介。〕

張九成 哎哟!

張巧榮 先生莫非碰着了?

張九成 可不是碰着了。这就是你家毛毛柜?

張巧榮 描金柜!

張九成 着着着! 描金柜。尊嫂开柜我存身。

張巧榮 先生尽管放宽心。

張九成 坦然。

張巧榮 他他他? …… (用手往外一指)

張九成 等我出了你这描金柜。(示意杀李子明)

張巧榮 你我……

張九成 他、他……

張巧榮 咱是两世人。

張九成 終久也是两世人。尊嫂开柜。

張巧榮 先生等着。(开柜)先生你請进哪。

(九成心內害怕，几不能走动，正在入柜时。

李子明 賢妻开門来!

(九成听见，又从柜里掉出来。土地上，拉着九成跪着爬到櫃前，站在柜內。九成下場。土地站台前長出气介。

張巧榮 (唱娃娃腔起腔)

三簧鎖，鎖柜門——

李子明 开門来!(用馬鞭把門一打，正打在土地身上，把土地打了一个仰跟头，土地起来又想用棍去打李，又不敢，土地下)

張巧榮 (唱宮調娃娃腔三板)

大門外，是何人，良人不在誰来問?

李子明 (接唱)豪家子明回家轉，

張巧榮 (接唱)大門里吓坏張千金——(拉腔过場，惊慌地把柜上，地下和自己身上各处打扫干净)

李子明 賢妻开門来!

張巧榮 去了。良人不在，何人叩門? 待我开門去看。

李子明 狗娘娘，不給我開門，待我打進門去。（巧榮正在開門，李一打，二人見面，巧榮掩飾惊慌）

張巧榮 良人回來了！（假媚笑）

李子明 回來了。

張巧榮 好啊！

（唱豹子頭起腔）

千金拉馬，

李子明 （接唱）豪家進。

〔巧榮拉馬，拴馬。李子明兩邊望場，巧榮在李背後用手指點發氣，二人轉走，巧榮又用手指點李，李一回頭看見，巧榮把李抱住，李笑介。〕

張巧榮 良人請坐。（李坐下，巧榮把自己腰帶解下，給李打掃身上的塵土，最後把李鬍子一捋）良人哪！

李子明 娘子真來的賢哪。

張巧榮 （唱娃娃腔三板）

問良人買賣如何？

李子明 不中用。

（接唱）一股財三股平分。

張巧榮 （接唱）待為妻，取行李，

李子明 慢着！

（接唱）行李大，我去取。

張巧榮 （唱起腔）

你人受惊慌，

李子明 （接唱）馬受累，

〔李出門去取行李，巧榮在後跟，李把行李抱回去，李站上首，巧榮站下首，李扔行李介。〕

李子明 （接唱娃娃三板），

高叫娘子拿行李，（行絃）

張巧榮 啊！為妻搬搬多少，沉重不沉？

李子明 看，賢妻你拿上一拿，多少沉重？

張巧榮 良人你幫着為妻我，我收拾得連連利利的拿上一拿。

李子明 着，我幫着你。

〔巧榮跪下搬行李，搬了三下未動。〕

張巧榮 也罷。

（接唱）左搬右搬搬不起。

李子明 （接唱）豪家单手往上舉。（把銀掏在地下）

查一查多少件數，

張巧榮 （接唱）

白花花老大一堆。

李子明 好，盤過了。

張巧榮 等着。

（接唱）忙取出，五彩盤；（回頭拿彩盤端銀子）

把銀子，往回端，（共端了二回）

白花花的銀子不愛見。

哪廂得來財和寶，他不是劫客——

李子明 嘿！

張巧榮 （接唱）定殺官，

良人哪！

（接唱）共合三十單六件。

李子明 三十六塊，可是不多！

張巧榮 這就不少了。

李子明 這一買賣又沒做着。

〔巧榮出門介。〕

張巧榮 （接唱）張千金悲悲切切，是何日我離了崑山。

李子明 啊！（把頭一搖睡了）

張巧榮 （接唱）忙端過，嗽口茶，（端茶）

良人用茶。茶到。（上首轉下首；下首又轉上首，叫不醒，猛喊李一聲，李惊醒）

張巧榮 茶到，为妻端的茶到，茶到了。

李子明 起过。

〔李站起，出門望場，回原坐喝茶，疑茶內有毒，嚙介。巧榮轉隨李接茶碗，但又惦记柜內人，一疏忽，李睡着把茶杯掉地下，同惊介。〕

李子明 嗯！单管何事？

張巧榮 为妻侍奉，再看一杯。

李子明 不用了。端过。没心伺候我？

張巧榮 （接唱）煎上魚蝦上虾，杀鷄烙餅預备下，
問声良人用什么飯？

李子明 （接唱）酒醉飯飽轉回家，打扫床舖安歇吧。

蓋七夜沒有合眼，跑坏了龙駒大馬。

李子明，瞓睡多，叫賢妻，暖盖窝，人受惊慌馬又餓。

張巧榮 良人哪！

（接唱）叫声良人寬心放，你把那家前院后靠給我。

李子明 靠給你才得放心。（入帳睡介）

張巧榮 （接唱）我把这紗罗棉被忙抱过。

打发得賊子睡熟，里外走推着做活。（假裝作活，欲放張九成走）

李子明 （唱豹子头起腔）

李子明，睡矇矓，

張巧榮 （唱垛子）

張千金，我側耳听，

張九成 （內接唱）九成在柜不敢动。

〔巧榮見柜里有响动，吓倒介。〕

張巧榮 （接唱）吓得千金栽倒地，

〔張龙、赵虎齐上。〕

張，龙
赵 虎 （接唱）張龙赵虎拿子明，（齐下）

李子明 (接唱) 夜晚得了不詳夢。

張巧榮 (接唱) 听了听賊子睡熟，待我开柜箱……(欲开柜，李掀帳，巧榮一驚、亮相)

李子明 (接唱) 噠嗒一聲。
睡不着，好惊疑，(出帳) 叫一聲，我賢妻，
快忙取我的葛衣去。(巧榮陪笑)

張巧榮 (接唱) 今日天晚明日換，

李子明 (接唱) 渾身上下汗流水，

張巧榮 (接唱) 不知葛衣放何地。

李子明 (接唱) 你放的你還不曉？

張巧榮 (接唱) 平白的想它不起。

李子明 哎呀，你放到哪里去了？(轉圈看見皮箱，用手一指皮箱) 有了！
(接唱) 想必你放在皮箱。

張巧榮 (接唱) 你要穿，我着忙。

李子明 (接唱) 快忙取來我穿上。(巧榮去开皮箱找，找不着)

張巧榮 (接唱) 大小皮箱都找遍，不見葛衣放哪廂？
(二人轉圈，李往上首一看，用手指描金柜。

李子明 有了！
(接唱) 想必在描金柜里放。(巧榮慌急)

張巧榮 (接唱) 描金柜常常落鎖，

李子明 (接唱) 拿鑰匙开了柜箱。
(巧榮往下首假尋鑰匙介。

張巧榮 (接唱) 那鑰匙，不見了，

李子明 (接唱) 渾身上，似火燒，(熱介)

張巧榮 (接唱) 明天再換紗衣套。

李子明 (接唱) 沒有鑰匙擰了鎖，(欲擰鎖)

張巧榮 (接唱) 描金柜本是值錢寶，(拦住)

李子明 (接唱) 能工巧匠再來造。

張巧榮 (接唱) 描金柜奴家見愛,
李子明 (接唱) 你見愛我使斧劈了。(四頭拿斧, 巧榮跪下拦著)
李子明 心头火起,
張巧榮 (接唱) 張千金跪倒在地。(跪)
李子明 (接唱) 你莫要, 把我拦, 描金柜, 不值錢, 怒恼豪家使斧片。
張巧榮 (唱) 你今劈了描金柜, 奴家生死在眼前, 言罢夫妻不相見。
望良人高抬貴手, 特为妻另找一番。
(李把巧榮踢倒, 放下斧子。張龙、赵虎上。)
張 龙 (接唱) 大門外, 叫一声, 叫一声, 李子明, 为何在家不答应。
赵 虎
[巧榮正不知所措, 听門外人声, 心喜介。]
張巧榮 (接唱) 大門以外人叫你,
李子明 (接唱) 叫得豪家好头賺, 夜晚得了不詳夢。
我这里出門观看, (出門、開門介)
張 龙 (接唱) 二公差站在門前。(李見是公差, 不以为然)
赵 虎
李子明 二公差到此为何?
張 龙 (同白) 大老爷提你的官船。
赵 虎
李子明 咱家不得閒。
張 龙 (同白) 干其何事?
赵 虎
李子明 跟我老婆致气。
張 龙 (同白) 官府大, 老婆大?
赵 虎
李子明 官府大。
張 龙 (同白) 要見官!
赵 虎
李子明 想見官。
張 龙 (同白) 把你拴。
赵 虎

李子明 怎么拴了？

張 龙
趙 虎 （同白）拴了！

李子明 見你老爷那个死王八吃的。

張 龙
趙 虎 （同白）走！（帶李子明下）

張巧榮 罢罢罢，阿弥陀佛。（回头开柜，張九成出柜害怕介，巧榮拉住九成送出門去，九成腿軟爬上大街，反下，巧榮下）

第七場

〔張九成踉蹌上。〕

張九成 不好！（吓倒）

〔众兵两边上。〕

众 兵 老爷醒来，老爷醒来！

張九成 老爷我再不敢进描金柜了。

众 兵 出了描金柜啦。

張九成 来到哪厢？

众 兵 来到十字大街。

張九成 两旁什么人？

众 兵 三班衙役。（九成看，众兵喊）

張九成 好！抬老爷去落察院！（众兵抬九成下）

第八場

〔張巧榮上。〕

張巧榮 噢哎呀！原来大哥私訪崑山，此事訪真，五驛居官这不落下臭名了？噢噢是了，不免到在江岸，給他个扑江身死，永无后患。（出門轉圈，来到江岸。大笛曲。扑江下）

第九場

〔王英上。〕

王 英 夜晚得梦，奇怪，奇怪，奇怪！梦见狸猫咬住脑袋，我这里打开梦书一看，我这官一会儿就坏。知县王英。大老爷已落察院。两边的！

众 兵 （内白）有！

王 英 伺候着！（坐虎头座）

（众兵上，站门，张九成暗上坐堂。）

张九成 （诗）适才死过又还魂，枯树发芽又成林。

有恩单把恩来报，有仇单拿有仇人。

本院，张九成。奉命私访崑山，将事访真。两边的，提知县！

众 兵 知县！

王 英 有有有。（跪）

张九成 命你四城門紧閉，放走一家，抄你的滿門家眷。

王 英 四城門紧閉！（又坐下）

（报子上。）

报 子 报！

张九成 何事？

报 子 李桓公服毒身死。

张九成 再探！（报子下）呜呀呀！好你李桓公老儿，明知本院落了察院，就要拿你，你先服毒身死，免吃皇家一刀。两边的！

众 兵 有！

张九成 把王崑山狗头抬来！（兵下。鼓三声，兵提人头上，举头站两边。报子上）

报 子 李子明拿到！

张九成 再探！（报子下）两边的，把李子明綁、綁、綁上来！（兵下，綁李子明上）

李子明 艄水給大老爷叩头。

张九成 下边扎跪的你叫李子明？

李子明 小人李子明。

张九成 果然彪形大汉。你在家做何生意？

李子明 小人在家冲船摆渡为生。

張九成 咳咳，着、着、着，就是問道你冲船摆渡之事。想当年北京下来一位刘老爷，一到鎮江府六合县上任，可是僱你的大船？

李子明 不錯，僱我的大船。

張九成 你可把他渡过江去？

李子明 那老爷官星不旺，翻船身死。

張九成 你且住了！哪是官星不旺，分明你杀官图妻，是也不是？

李子明 大老爷，杀官图妻，何人是我的見証？

張九成 好贼呀！你要的什么見証？你要見証，你往上看，老爷我就是你的見証！

李子明 啊！怎么你也成了我的見証了？

張九成 老爷改扮了个講命的先生，私訪崑山，你家娘子把我請在你家，講命算卦，你在山东路放响馬回来，吓得老爷没处躲藏，藏在你家那描金柜內。

李子明 描金柜？我說这个狗娘养的为什么不給我开柜哩，里边还藏着人呢。早知道把柜劈开，片了你个狗养的。

張九成 睡在半夜三更，你就要穿葛衣，你家娘子說声没有，你手使旋花大斧，就要劈柜，要是把柜劈开，焉有老爷的命在！看将起来，老爷命大，你的命小，你犯在老爷这手啊！問不出什么罪名，拉下去杀！

〔兵将李子明拉下，敲三声，杀罢，兵复上。报子上。〕

报子 贼妻扑江！

張九成 再探！（报子下）罢了，妹妹呀！（兵喊）唉，也罢！一人死过，免得給五鞏居官丢下臭名。提知县！

王英 有、有、有！（跪）

張九成 崑山县出了土豪霸道，你为何不奏給上司知道？

王英 我这官小，势不压众。

張九成 住口！說什么势不压众，你跟霸道同是一气，看将起来你就該

……

众 兵 开刀！

張九成 慢着，且念你是个斯文，免去死罪，你也居不得官了，把烏紗
丢下，回家为民。

众 兵 下去！

王 英 連根拔啦。（下）

張九成 众将官，把王崑山人头打在木籠，回朝交旨。
〔三眼腔，同下。〕

① 漲不楞咚：肚漲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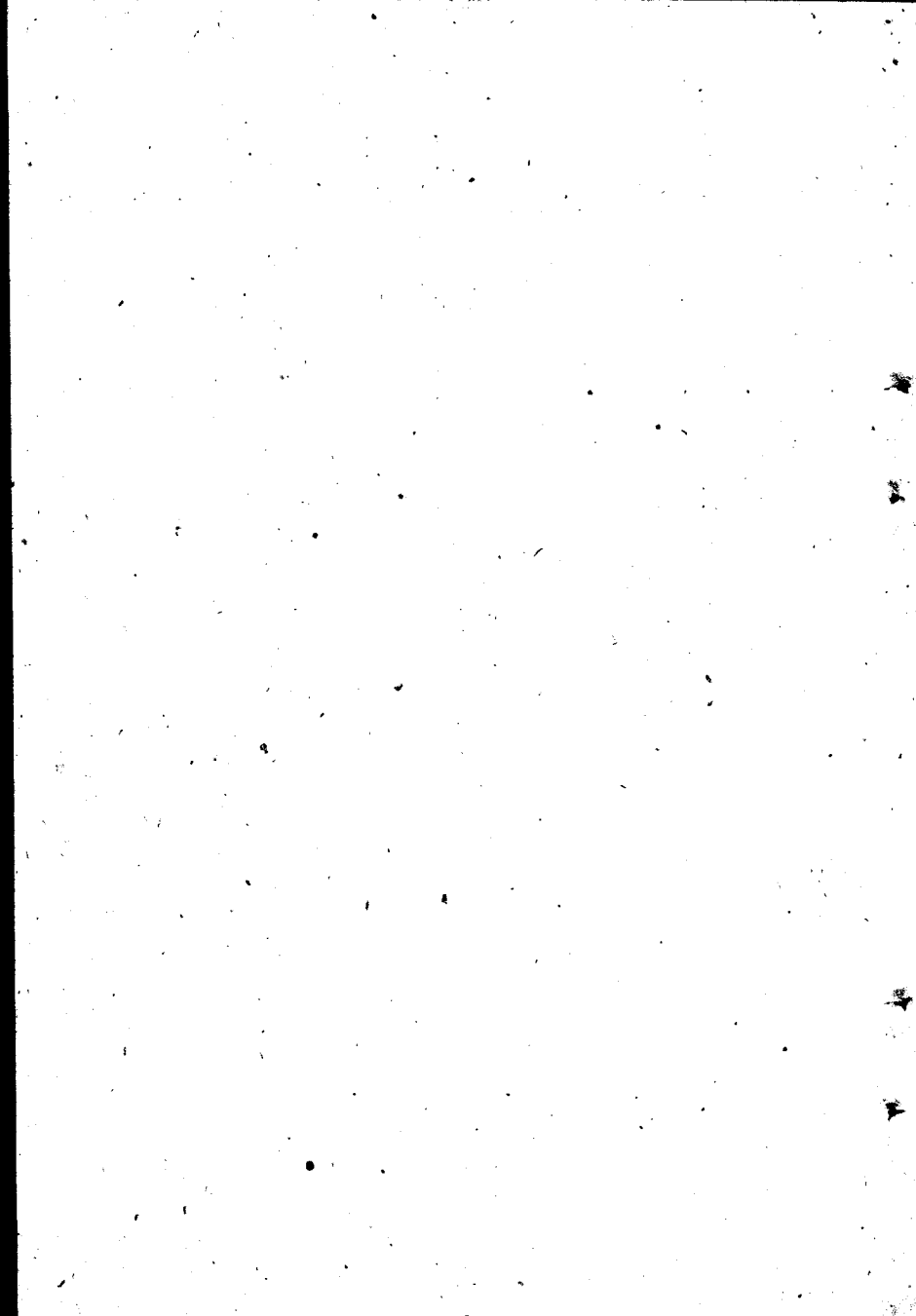
② 大鼓舟、小鼓舟：即大船、小船。

③ 打坯坑：即因掘土打坯形成之土坑。此处喻僻靜无人之处。

④ 講子平：子平，指星命之学。宋徐子平有“略珠子賦注”二卷行于世，
故称星命之术曰子平。講子平即指算命。

⑤ 卦銅：即卦礼，卦銀。

⑥ 連連利利：与利索、利落同意，此处指把手脚收拾好，以便动作灵便。



三 进 士

張新喜 口述

內 容 提 要

張文达欲进京求名，缺少盘費，向周、常两富戶借銀。后周、常向張妻孙淑林索債，孙无力偿还，周、常便将張家二子(硃砂買、孔凤櫻)搶走，更名改姓。数年后，孙淑林流落洛阳，卖身为奴，飽受長子媳王氏虐待。后又遇次子媳李氏，經孙哭訴身世，李始知是婆母。李将此事对夫言明，在張文达之大堂全家相認。硃砂買夫妇愧悔自責。

人 物

孙淑林	張文达	周子卿 (孔凤縷)
常天宝 (硃砂貫)	王 氏	李 氏
梅 香	丫 环	院 子
中 軍	四 兵	四校尉

第 一 場

〔孙淑林上。〕

孙淑林 (念) 人貧大街无人問，富住深山有远亲。

(詩) 君子落魄把头低，凤凰落架不如鷄，
獅子退毛猴也笑，猛虎离山被犬欺。

貧人，孙淑林。家住山西平陽府，配夫張文达。当年我家丈夫上京赶考，去了三載沒有回家，原那家下遭了荒旱，連旱三年，沒有收成。周、常两家上門要帳，說声沒有，把我两个儿子搶去。思想起举家之事，伤感人也。罢了！

(唱鎖呐哭腔) 是我叫——叫了声張文达丈夫，丈夫啊！張文达丈夫啊！只管你上京赶考，去了三年，你不回家探望为妻来了，罢了，丈夫啊！

(轉唱越調二板)

孙淑林痛伤心，我把丈夫叫几声。

只管一人赶考去，丢下为妻誰照承。

我把丈夫叫，連把我丈夫叫几声，

咱举家要得重相見，丈夫啊！除非是南柯梦，南柯梦中才得相逢。

罢了，丈夫啊！咳！痛哭一場，也是枉然，聞听人言，洛阳年景收成，不免投奔洛阳，一来寻茶討飯，二来寻找我丈夫的下落。（出門、鎖門）正是：

（念）遮住三点泪，討飯洛阳城。（下）

第二場

（王氏上。）

王 氏 （念）一人有福一人受，吃的烙餅醬牛肉。

（詩）为人莫当家，当家乱如麻。

清晨要早起，油盐醬醋茶。

（梅香上。）

王 氏 妾乃王氏，許配常天宝为婚。我們老爷寿誕之日，府下缺少使
用丫环，不免差定家院，一到大街前去买人。丫环！

梅 香 有。

王 氏 喚院公來見。

梅 香 老院子。

（院子上。）

院 子 有福之人脑袋大，无福之人脑袋小。

梅 香 老罐子！

院 子 老院子。

梅 香 太太喚你。

院 子 竹簾放下。老院子与太太叩头。

王 氏 站起来。

院 子 将老奴喚来哪路有羞？

王 氏 你家老爷寿誕之日，缺少侍奉丫环，命你大街买人，你可去
得？

院 子 老奴遵命。

王 氏 丫环。

梅 香 有。

王、氏 十两纹银赏下。

院 子 (接银子) 太太请回。

〔王氏下。院子出门，梅香拦介。

梅、香 老院子，你去干什么去？

院 子 我给太太买人去。

梅 香 买人不拿个人样子？

院 子 这买人还拿人样子？

梅 香 是啊，要拿个样子。

院 子 拿什么样的？

梅 香 你照着我这样的买。

院 子 怎么，照你这样的买？照你这样的买，好有一比。

梅 香 比什么？

院 子 好比大年五更戳在门存儿里——醜鬼避邪！

梅 香 哈哈，老院子呀！你是进了庙巴唾嘴——褒贬起奶奶我的泥胎像啊！

院 子 傻梅香！

梅 香 你才不傻呢！(下)

院 子 领了太太言，买人走一番。(下)

第三场

〔李氏上。

李 氏 (念) 闾闾绣鸳鸯，金钗别凤凰。

(诗) 暑伏炎天上绣楼，竹帘倒挂紫金钩，

水瓶花几样锦，对对鸳鸯戏水游。

〔丫环上。

李 氏 妾乃李氏，许配周子卿为妻。我家老爷四路查考去了，我家常兄常嫂寿诞之日，不免差定家院前去送礼。丫环。

丫 环 有。

李 氏 唤院公前来。

丫环 院公哥走来。

〔院子上。〕

院子 身在高門內，捧茶侍奉人。丫环姐姐唤我为何？

丫环 太太唤你。

院子 竹簾放下。給太太叩头。

李氏 站起来。

院子 将我唤来，哪路有差？

李氏 命你常府送礼，你可去得？

院子 愿去。

李氏 丫环，看礼单过来。

院子 〔接丫环礼单〕太太把我差，

李氏 送礼早回来。〔分下〕

第四場

〔孙淑林上。〕

孙淑林 〔唱越調三板〕人說洛阳花似錦，一步来迟赶上穷。

貧人孙淑林。人說洛阳年景收成，尋茶討飯，来到洛阳。也是我时运不济，一場瘟病，睡倒王家小店。小店中住了一月有余，短下店主房火店錢，只見今日天气晴朗，不免到在大街，自卖自身就是。〔向下場門〕王掌柜請了。

〔內白：“請了。”〕

孙淑林 我到大街有事，去去就回。

〔內白：“早去早回，店門要紧。”〕

孙淑林 知道了。

〔唱越調二板〕

孙淑林离了小店里，〔出門〕到在大街卖自身。

人說洛阳年景好，一步来迟赶上貧。

白天沿門來討飯，夜宿王家小店門。

也是我时运不正，一場瘟病倒了身。

瘟病害够一个月，短下店东米粮銀。
清晨起来店主吵，吵吵嚷嚷为我人。
贫人解了其中意，到在大街卖自身。
猫腰拾起黄柏草，插在头上卖自身。
将身坐在大街上，单等南来北往人。（坐）

〔院子上。〕

院子（接唱）我家太太把我差，命我大街买裙钗，
适才转过花柳巷，前行来在十字街。
十字街头用目看——

孙淑林 苦哇！

院子（接唱）观见贫人泪满腮。
走近前，开言问，再叫贫人你过来。
贫人请来有礼。

孙淑林 我这里还礼。施礼为何？

院子 只见你头插草标，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

孙淑林 人卖草，能值几个大钱？我头插草标，是草卖人的。

院子 好好好。我是常府来的。常府缺少侍奉丫头，命我大街买人，
这是十两银子，够你身价亦还罢了，若是不够，随我常府去取。

孙淑林 慢着。我在王家小店，短下许多帐银，你给我当了房火店钱，
分文身价不要。

院子 在哪座小店？

孙淑林 如此你随我来。（小转场）就是这座小店。

院子 原来是王家小店，王掌柜的请了。

〔内白：“请了。”〕

院子 这个贫人短你多少房火店钱？为何逼她自卖自身？

〔内白：“清晨起来，二老争吵几句，她怒气冲冲出离小店，
哪个立逼她自卖自身。”〕

院子 这还罢了。我是常府来的。常府缺少个丫环，我把她领到常

府，侍奉我家太太，这是十两银子，够你的房火店钱倒还罢了，不够你的房火店钱，随我常府去取。

〔内白：“既然你是常府来的，米粮帐银不要，领上贫人到在常府，吃一碗饱饭去吧！”

院子 我这里多谢王掌柜的。

〔内白：“好说。”

院子 贫人听了，我给你当了房火店钱，上前谢过王掌柜的。

孙淑林 王掌柜的请了。

〔内白：“请了。”

孙淑林 我在店房多有打搅，这里一谢而去。

〔内白：“好说，到在常府，待你好还则罢了，若是待你不好，还回到小店来住。”

孙淑林 我这里再谢王掌柜的。

〔内白：“免谢。去了就是。”

孙淑林 (出门)院公哥头行。

院子 如此你随我来。(下)

孙淑林 罢罢罢，有了我孙淑林出头之日了。(下)

第五场

〔王氏上。

王氏 (念)差人买人不回来，怎不叫人挂心怀。

〔梅香、院子暗上。

院子 买人回来，见太太细说明白。梅香过来。

梅香 老院子买人回来啦？

院子 回来了。向太太去说，买人回来，十两银子分文未动。

梅香 怎么，十两银子分文未动？禀太太。

王氏 何事？

梅香 老院子买人回来，十两银子分文未动。

王氏 哎，怎么十两银子分文未动？太太出了手的银子，不要了，赏

給老家院花了罢。

梅香 还有我呢？

王氏 改日領賞。丫环起来。

梅香 真背兴。老院子买人回来啦，十两銀子分文未动，賞給他啦！是啦，我扫地拾了二百銅錢，我給他換換。老院子过来。

院子 傻丫頭言講何来？

梅香 你买人回来，十两銀子分文未动，太太見喜，賞你二百銅錢。
(換过院子銀子)

院子 好我那識事的太太，我买人回来，十两銀子没动，怎么賞了我二百大錢？

梅香 別說那个話，我連一个大錢也沒見着。

院子 是啦，想必是这个傻丫頭落了我的。①(進門，梅香拦介)

梅香 老院子，你干什么？

院子 我去謝賞。

梅香 我替你謝啦。

院子 傻梅香，你見過稀罕事嗎？

梅香 什么稀罕事？

院子 一个雀两个尾巴。

梅香 在哪里？

院子 那不是嗎！

(梅香看介，院子進門，跪介。)

院子 多謝太太賞給老奴二百大錢。

王氏 起过。傻丫頭过来！我賞給老院子的十两銀子呢？

梅香 你要盆子？我給你端去。

王氏 銀子！

梅香 裙子？在柜里哪！

(王氏拿鞭打梅香介。)

王氏 銀子！銀子！賞給老院子的十两銀子！

梅香 我給他拿着呢。

王 氏 給了他。

梅 香 誰說不給他啦。真背興！緊說不叫你謝，慢說不叫你謝；這一謝，謝出亂子來啦！我想咬一塊，又咬不動，給了他吧！老院子給我那二百大錢，我給你十兩銀子。

院 子 不給不行。（梅香把銀給院子）

梅 香 給我吧，給我那二百大錢吧！

院 子 二百大錢你給了我，十兩銀子我謝了賞，這都是我的啦！

梅 香 你不給我啦？算我扔在河里餵了王八啦！

院 子 算你貼金啦！貧人走來。

〔孫淑林上。〕

院 子 太太脾性不好，見太太多加小心。（下）

孫淑林 我記下了。那廂好像是太太，待我上前去見禮。老奴給太太叩頭。

梅 香 青天大日頭，梅香拜丫頭。和我一樣。

孫淑林 太太在哪里？

梅 香 太太在上房。

孫淑林 頭行。老奴給太太叩頭。

王 氏 哎呀！這一貧人進得府來，給我下了一跪，跪得我是昏迷不醒，這是哪廂說起？丫環打了偏坐。這一貧人，家住哪廂，姓字名誰？

孫淑林 家住山西平陽府，我姓孫名淑林。

王 氏 貧人言說，家住山西平陽府，她名孫淑林。我母言道，原郡家下，有一婆母，名叫孫淑林，這是我的婆母到了，待我把她認下……且慢，把她認下不大要緊，天長日久，是她侍奉我啊，還是我侍奉她呢？噢噢是了，不免心生一計，把老乞婆害死！這一貧人，你會做八寶湯不會？

孫淑林 我會。

王 氏 丫環，領她去到廚房。

孫淑林 明白了。

（唱越調二板）

忽听太太講一遍，慌又慌来忙又忙。
拉住梅香叫姐姐，老奴說話听端詳：
称上二两飞羅面，还有二两紅白糖，
鷄爪子黃連加油醋，一根大葱三片姜，
不多不少整八位，起名就叫八宝湯。
梅香姐領我厨房走，（与梅香同下）

王 氏 （接唱）倒叫王氏惱胸膈。

王氏我把良心昧，害死乞婆見閻王。

将身坐在二堂上，

〔孙淑林、梅香上。〕

孙淑林 （接唱）回房做熟八宝湯。

八宝湯往上遞，遞給太太嚐一嚐。（梅香接盘給王）

梅 香 回禀太太，八宝湯做好啦。

王 氏 我嚐上一嚐。（喝介，吐介）苦辣酸甜这是什么气味！梅香，太太不用，賞給你用吧！

梅 香 你不吃，我吃了吧。（喝，吐）这是什么气味呀！（倒掉）

王 氏 这个老婆你过来！你做的这八宝湯苦辣酸甜，叫太太我怎么吃啊？

孙淑林 回禀太太，这八宝湯就是用的这苦辣酸甜的气味，并没有两样的做法。

王 氏 什么？没有两样的做法？把你买进府来，叫你跟我頂嘴還舌来啦？

孙淑林 老奴不敢。

王 氏 說什麼不敢，近前講話。（打孙淑林，梅香跪介）

梅 香 太太，她刚进府来，不知道油在哪里，也不知道盐在哪里。我不敢講情，太太把她饒恕了吧。

王 氏 你給她講情？

梅 香 我可不敢。

王 氏 起过。（鞭打孙淑林）我对你說，我們老爷寿誕之日，命你府

門把守，要有那大禮單過來，該收你就收下，不該收的禮單，
你要給我收下，準備吃我的好打！（打孫淑林）

孫淑林 送太太。

王 氏 免！

孫淑林 我再送。

（王氏回頭打孫淑林介。王氏，梅香下。）

孫淑林 （唱越調哭腔）

是我叫叫一聲太太太太，當真你下得狠心，罷了，我的
太太呀！

（唱越調二板）

只說到常府得了好，誰想進府來受苦情。

在府中不久站，大門以上看分明。

將身坐在大門上，不知何日出火坑。

（院子上。）

院 子 領了太太言，常府送禮單。丫環姐請來有禮。

孫淑林 還禮，施禮為何？

院 子 周府打的禮單到。

孫淑林 慢着。我家太太囑咐得明白，該收的禮單，我便收下，不該收
的禮單，我可不敢收。

院 子 丫環姐，你家老爺和我家老爺，乃同鄉之人，一榜會進，馬前
結拜生死弟兄，別人的禮單不收還倒罷了，這份禮單，應該收
下。

孫淑林 啊，這份禮單，應該收下？

院 子 應該收下。

孫淑林 如此我給你傳事。（院子下）丫環姐走來。

（梅香上。）

梅 香 這個老婆，叫我干什么？

孫淑林 周府打來禮單到。

梅 香 這，誰收的？

孙淑林 老奴我收的。

梅 香 我看出来啦，你是五台山上的木鱼——挨打的梆子。我给你傅事。請太太。

〔王氏上。〕

王 氏 何事？

梅 香 周府打来礼单。

王 氏 我看看。这是誰收的？

梅 香 老婆子收的。

王 氏 叫她见过太太。

梅 香 叫你见过太太。太太的眉眼不正，看你又像要挨打。

孙淑林 丫环姐，你可拉着。

梅 香 我拉着，太太光打我。

孙淑林 参见太太。

王 氏 哈哈！我对你说什么啦？該收的礼单便收，不該收的不要收。这份礼单，这么輕薄，久以后叫太太我怎样还人家？

孙淑林 我也是那等样說，打礼单人言道，他家老爷与我家老爷乃同乡之人，一榜会进，馬前結拜生死弟兄，别的礼单不收倒还罢了，这一份礼单应当收下。

王 氏 啊？这份礼单应当收下？我把你买进府来，叫你給我当家来啦？

孙淑林 我可不敢。

王 氏 量你不敢。近前講話！（打孙淑林，梅香跪）

梅 香 回禀太太，她刚一进咱府，不知道这个礼单該收不該收。太太把她饒恕了吧！

王 氏 你起过。（打孙淑林）我对你說，赶快把这份礼单退掉，若是退不掉……（打孙淑林）

孙淑林 送太太。

王 氏 免送。

孙淑林 再送太太。（王氏又打介）

王 氏 你快去！（引梅香下）

孙淑林 （唱哭腔）是我叫了声太太太太，当真的下了狠心，罢了，我的太太呀！

（唱宮調鎖南枝）

孙淑林痛伤情，狠心太太叫几声，

一无仇来二无恨，苦打老奴为何情。（出門）

紧急走莫消停快如风，紧急走莫消停快如风。

〔院子上。〕

孙淑林 （接唱）又来在府門以上，罢了，院公哥，院公哥啊怨几声。

院 子 丫环姐，你悲泪为何？

孙淑林 这份礼单，我说不收不收，你一心叫我收下，收下这份礼单不大要紧，叫我家太太把我一場好打。

院 子 听你講話，不像此处人氏，你家住哪麻，姓字名誰？

孙淑林 我乃山西平阳府人氏。

院 子 我家太太也是平阳府人氏，你随我見過我家太太，討一份人情，我家太太見了你家太太，給你講一份人情，你家太太管保不責打于你。

孙淑林 多謝院公哥。

院 子 如此你随我来。（圓場，对上場門）丫环姐走来。

〔丫环上。〕

丫 环 院公哥喚我何来？

院 子 这份礼单常府不收，原礼退回，退礼之人要見太太。

丫 环 內班到了，还是外班到了？

院 子 內班到了。

丫 环 略等一时。請太太。

〔李氏上。〕

李 氏 何事？

丫 环 这份礼单不收，原礼退回，退礼之人要見太太。

李 氏 內班到了，外班到了？

丫环 内班到了。

李氏 唤她进府见我。

丫环 院公哥，退礼之人见过太太。

院子 丫环姐请回。贫人听了，我家太太脾性不好，进得府来，要加一番小心。

孙淑林 啊？院公哥，请回了。

（唱越调二板）

听罢院公哥一句话，怎不叫人吃一惊。
常府太太性不好，周府太太性不清。
我若不把周府进，老奴冤枉对谁明，
我若把这周府进，光怕跟常府一样行。
不进周府走了吧——

丫环 老婆，你回来吧！

孙淑林 （接唱）丫环姐唤我不绝声。

抖抖精神壮壮胆，捨上肉头撞金钟，
进周府走的阳间路；紧回头再望望我的脚踪。
紧紧走来抬头看，观见太太坐前庭，
走近前来双膝跪——

李氏 （接唱）倒叫李氏吃一惊。

哎呀！这一贫人，进得府来，下了一跪，跪得我昏迷不醒，这是哪厢说起？是了，我想内中必有原故。丫环。

丫环 有。

李氏 给太太打了偏坐来。

丫环 晓得。

李氏 这一贫人，家住哪厢，姓字名谁？

孙淑林 我的太太啊！

（接唱）双膝跪倒流平地，好心太太在上听，
提起家来家不远，说我无名却有名，
家住山西平阳府——

丫 环 回禀太太，这一贵人言道，家住山西平阳府，这是太太的乡里到了。

李 氏 啊，怎说乡里到了？

丫 环 乡里到了。

李 氏 叫她站起来。

丫 环 这个老婆，太太叫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吧。

孙淑林 老奴我跪着吧。

丫 环 站起来吧。

孙淑林 我跪着吧。

〔丫环搀孙淑林，孙淑林怕介。〕

丫 环 你起来吧。（孙淑林站起介）

李 氏 慢慢讲来。

孙淑林 （接唱）柳上巷口有门庭。

丫 环 回禀太太，她言说柳上巷口有门庭，跟太太住到一个巷口去了，这是你贴近的乡里到了。

李 氏 啊！怎说，我贴近的乡里到了？

丫 环 正是。

李 氏 叫她坐下讲话。

丫 环 这个老婆，太太叫你坐下讲话，你就坐下吧！

孙淑林 立着吧！

丫 环 你坐下吧！

孙淑林 我立着吧！（丫环推孙淑林坐介）

丫 环 你坐下吧！

李 氏 慢慢讲来！

孙淑林 太太呀！

（接唱）在家许配张文达——

丫 环 回禀太太，她丈夫名叫张文达。

李 氏 叫她座儿往上移。

丫 环 这个老婆，太太叫你座儿往上移，你坐上面去吧！

孙淑林 我就坐在这里吧！（丫环推孙淑林上坐介）

丫环 坐在这吧！

李氏 慢慢講来！

孙淑林 太太呀！

（接唱）我的名儿孙淑林。

丫环 太太，她的名儿孙淑林。

李氏 太太明白。你退下。（丫环下）这一貧人，咱二人将座位换过。

孙淑林 老奴我就在这廂吧。

李氏 請来上坐就是。这一貧人，你有后没后？

孙淑林 太太呀！

（接唱）貧人所生两个子，两个儿子俱有名，

長子名叫硃砂貫，次子名叫孔凤纓。

長子生在丁巳年，四月初四巳时生，

次子生在戊午年，戊午年五月端午午时生。

大比之年开了选，我丈夫上京求功名，

有心上京去赶考，缺少一路盘費銅，

貧人出于无其奈，借来周、常二家銀与銅。

丈夫那年赶考走，一去三年没回程。

平阳府遭荒旱，連旱三年没收成，

头一年遭雨打，第二年上出蝗虫，

盼望三年落透雨，二月旱到八月中，

旱得树上焦了叶，燕子啣泥奔井坑。

头等人家卖驛馬，二等人家卖庄墻，

三等人家无的卖，手拉着儿和女去換銅，

东庄赶来西庄走，老娘門口赶外甥。

山西平阳三年旱，周常討帳上門庭，

周常两家来要帳，难住貧人孙淑林，

老身說没有銀錢給，折算人口还銀銅，

常家抱走硃砂貫，周家抱走孔凤纓。

两个儿子抱了走，撇下老身在家中。
儿子抱在他家下，到在人家另改名，
硃砂貫改名常天宝，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老身家中难存在，寻茶討飯洛阳城，
人說洛阳花世界，一步赶上遭年景，
白天要的千家飯，夜宿南关小店中，
小店住够个月整，短下房租店火銅，
清晨起来店主嚷，吵吵嚷嚷为貧人，
貧婆解开其中意，头插草标卖自身。
常府管家将我买，买进府去侍奉人，
起头进府待我好，問我姓名变了心，
一日連打我三遍，三三見九記时辰。
太太若是不肯信，打得我全身上下冒血痕。

（轉哭腔）罢了，太太呀！

李氏（唱越調二板）

听罢貧婆一句話，原是婆母到府中，
本当上前把母認，恐怕官人不知情。
此話压在舌尖下，出語再叫貧婆听。

这一貧妇，莫要悲泪，我給你修下一封书信，帶回府去，管保
你太太不責打于你。

孙淑林 多謝太太。

（接唱）走上前來双膝跪，多謝太太好恩情。

迈步走出府門里，泪汪汪走回常府中。（下）

李氏（接唱）我李氏惱心中，哥哥嫂嫂怨几声，
生身之母你不認，枉在朝中穿大紅。
将身回在后庭里，老爷回来說分明。（下）

第六場

〔周子卿帶兵上。站角。〕

周子卿 (唱越調起腔)

四路查考回来路——(三声鼓。兵站四角)

(唱越調二板)

要給黎民除禍根。

常府領了常兄令，四路查考走一程。

清晨接狀清晨間，午時接狀午時清，

晚來接下民間狀，只申得二堂掌銀燈。

常言說清官難斷家務事，烈女怎管二姣生。

周子卿馬上抬頭看，遠遠望見洛陽城，

遠望城頭高三丈，壕口點眼真威風。

周子卿不觀城外景，一心要進洛陽城。

大炮三聲把城進，(拖腔，進城)闖進鐵籠門三層。

滴水檐下下了馬，吩咐令人掩儀門。(兵下)

吩咐令人儀門掩，二堂去會李夫人。

轉身就把二堂上——

(李氏上。

李氏 (接唱)李氏迎接二堂中。

周子卿 (接唱)夫妻施禮落下坐，

李氏 (接唱)再把老爺問一聲。

老爺四路查考回來，多受風吹日晒。

周子卿 為主江山，焉敢辭勞。夫人。

李氏 老爺。

周子卿 老爺四路查考去了，忘了一件心事。

李氏 老爺忘了哪件心事？

周子卿 常府常兄壽誕之日，沒有打封禮單過府。

李氏 為妻倒也打了禮單過府。

周子卿 禮單可會收？

李氏 禮單不收，原禮退回。

周子卿 不怨下官說你，禮單以上定是輕薄。

李氏 不是老爷寿誕之日，若是寿誕之日，常府那份礼单比为妻那份礼单更輕十分，为妻也收下了。

周子卿 夫人智賢。

李氏 好說啊，老爷覩見常兄常嫂寿誕之日，为何不見老爷你的生辰八字？

周子卿 啊！这个……

李氏 什么？

周子卿 告便。

李氏 請便。

周子卿 哎呀且住，四路查考回来，夫人一言不道，先問我的生辰八字；我离母許久，怎知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噢噢是了，只見夫人女流之輩，不免我混言混語混过就是。

李氏 老爷請坐。

周子卿 夫人，你問下官我的生辰八字？

李氏 正是。

周子卿 老爷生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

李氏 老爷当真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

周子卿 着着着，老爷就是生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

李氏 老爷莫非忘記？

周子卿 下官一陣痰迷。

李氏 为妻記得。

周子卿 哪！

（唱赶板絮）

一声喝住夫人口，老爷把話对你明，

生辰八字你知道，老爷莫非你来生！（李氏跪介）

李氏 老爷！

（唱垛子）

双膝跪在二堂上，尊声老爷你是听，

昨一日貧妇来退礼，生辰八字对我明。

周子卿 (接唱) 夫人怀中明似鏡，她心明来我心明，
走上前来忙攙起，連把夫人問几声。

夫人。

李氏 老爷。

周子卿 昨一日貧妇退礼之事，对老爷慢慢道来。

李氏 老爷呀！

(唱越調二板)

跟老爷对坐二堂上，为妻把話对你明：
昨一日貧人来退礼，生辰八字对我来明，
她子生在戊午年，五月端午午时生，
長子名叫硃砂貫，次子名叫孔凤纓。
他丈夫有心去赶考，缺少一路盘費銅，
貧妇处在无其奈，借了周常两家銀两封。
他丈夫上京去赶考，山西平阳遭年景，
周常两家去討帳，难住貧妇孙淑林，
貧妇处在无其奈，两个儿子当帳銅，
常家抱走硃砂貫，姓周的抱走孔凤纓，
两个儿子抱了走，抱在人家改了名，
硃砂貫改名常天宝，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貧妇家下难存在，寻茶討飯到洛阳城，
人說洛阳花似錦，一步来迟遭年景，
白天討的千家飯，夜宿南关小店中，
店中住了一个月，短下店主房火銅。
清晨起来店中吵，吵吵嚷嚷为貧人，
貧婆处在无其奈，头插草标卖自身。
常府管家把她买，买进府中侍奉人，
不問名姓待她好，問过姓名改变心，
一天打她整三遍，三三見九按时辰。
高叫老爷若不信，去进家宅观假真。

(轉哭腔)

叫一声，老爷老爷，生身母亲为奴作婢，你还作的什么官，轄的什么民，罢了，老爷呀！（跪介）

(轉越調二板)

生身之母为奴婢，枉在朝中穿大紅，
天打雷劈常天宝，老天爷单拿你周子卿。

周子卿 (接唱) 听罢夫人講一遍，怎不叫人犯叮嚀，
本該出衙把母認，夫人二堂放悲声，
走上前来忙攙起，来把夫人問几声。

夫人不必如此，把这一貧妇，請进官宅，侍奉她白头到老，心意如何？

李氏 說好便好。

周子卿 家院。

〔院子上。

周子卿 拿爷一封书信，到在常府，請那一貧婆过府議事。

院子 (領书出門，向內) 家院給常老爷叩头。

常天宝 (內白) 站起。到此何事？

院子 老爷有书，提貧婆过府議事。

常天宝 (內白) 領了去吧！

王氏 (內白) 不叫去！

院子 (返回，進門，对周子卿) 常老爷叫来，常太太不叫来。

周子卿 站过。(院子下) 夫人！

李氏 老爷。

周子卿 常兄叫来，常嫂不叫来，这是哪廂說起？

李氏 老爷亲自过府去討。

周子卿 老爷早有此意。正是：

(念) 山西平阳遭困危，

李氏 (念) 儿居高官母顛沛。

周子卿 (念) 侍奉母亲白发老，

李氏 (念) 免得旁人說是非。

周子卿 夫人請回。

(李氏下。周子卿上馬下。)

第七場

(大笛子，常天宝上。)

常天宝 (念) 居官清如水，衙前冷似冰。

(院子上。)

院子 周老爹到。

常天宝 有請。

院子 有請。

(周子卿上。)

周子卿 常兄哪里？

常天宝 賢弟哪里？哈哈哈哈哈。

(同坐。院子端茶介。院子下。)

周子卿 常兄可好？

常天宝 賢弟可好？

周子卿 怎担常兄一問。

常天宝 本該一問。

周子卿 謝問。

常天宝 好說。賢弟下書提那貧婦，為了何事？

周子卿 大哥焉能知道，那就是你我生身的母親到了。

常天宝 想必是你的母親！

周子卿 是你我的母親。

常天宝 叫我常天宝好悔也！

周子卿 悔的何來？

常天宝 悔只悔當年不該和你結拜。

周子卿 你且住口！結拜不結拜，我是進士出身還侮辱你不成！

常天宝 你是老奴所養！

周子卿 你是丫头所生！

常天宝 （唱越調二板）

一声喝住周子卿，本府把話对你明，
罵到本府就該死，論王法你該万剛凌！

周子卿 （接唱）周子卿打下躬，尊声常兄你是听，
罵道小弟奴婢养，看上去你是丫头生。

常天宝 （轉唱三板）

狗肉怎住銀盤摆，朽藤繩怎当王法繩，
罵到本府本該死，論国法亦該万剛凌！

周子卿 （唱垛子）

仗凭大来欺压小，仗着知府压通判，
上前抓住橫廷玉，

常天宝 （接唱）休要与我要野蛮。

周子卿 （接唱）你我此处难分理，北察院里去申冤。（二人怒下）

第 八 場

〔張文达上。〕

張文达 （念）今日熬来明日熬，熬到一品在当朝。

（詩）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

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

老夫，張文达。山西平陽人氏。当年进京科考，一步僥倖，高榜得中。也曾修书回家，下书人回来对我言講，言說老夫人和两个儿子沒有踪影。到如今，老夫偌大年紀，想起家乡之事，眞眞傷感人也。

（唱越調起腔）

一日离家一日深，

（轉越調二板）

离家数載到如今。

在家只說风光好，思想起家乡之事一片心。

罢了，我受罪的老夫人哪！

〔周子卿，常天宝上。〕

常天宝 大老爷没有坐堂。

周子卿 击动堂鼓！（击鼓介）

〔中軍上。〕

中軍 什么人击动堂鼓？

常天宝 知府。

周子卿 通判。

中軍 你們小心着！（周、常下）稟爷。

張文达 何事？

中軍 知府、通判擅动老爷的堂鼓。

張文达 起过。啊呀！适才中軍报道，言說知府、通判，擅动老爷堂鼓，不知其意如何？噢噢是了，夜晚在此察院，偶得一梦，梦见两个小燕在空中斗气，气之不过，在那一旁飞过一只老燕，中間用翅子分开，这三只燕子飞来飞去同飞到北察院来了。莫非說这三只燕子应在小官头上？未可量定。中軍，吩咐击鼓司擂鼓，校尉站堂，紅毡鋪地，滿堂紅挂齐，老爷坐堂。（下）

中軍 請回。下边听了：击鼓司擂鼓，校尉站堂，紅毡鋪地，滿堂紅挂齐，老爷坐堂！（下）

第九場

〔四校尉上，中軍引張文达上。〕

張文达 （点絳唇）

执掌兵权，威风八面，

众儿郎，胆战心寒。

（詩）南有五湖北有山，黄河一道水連天，

彰德卫碑怀庆府，开封漯河并武安。

老夫張文达，大明为臣。奉王圣旨簾外閱边，夜宿洛阳察院。

知府、通判击动堂鼓求見，老夫升堂，先傳一令。中軍。

〔周子卿、常天宝上。〕

中軍 侍候。

張文达 通判跪門，知府上堂回話。

中軍 大令下，知府通判听令，通判跪門，知府上堂回話。

常天宝 得令。

張文达 你是洛阳知府？

常天宝 是小官。

張文达 三六九日老夫有放告日期，私自击动老爷堂鼓，为了何事？

常天宝 知府告道：通判年幼，不会居官，日費柴千担，月廩逾百金，
倉庫不严，苦民未断，望求大人給小官追究詳查。

張文达 叫老夫看来，亦还是小事。

常天宝 虽然事小，通判有事一再不禀，連累大人科場不穩。

張文达 可也是嗎，好一个通判，有事一再不禀，連累老夫科場不穩，
我給你追究此事。中軍。

中軍 在。

張文达 領在外穿廊。

〔中軍領常天宝下，中軍复上。〕

中軍 領在外穿廊。

張文达 中軍听令。

中軍 在。

張文达 通判官牽堂而进。

中軍 得令。呀！通判官牽堂而进！

張文达 下边扎跪，你可是通判官？

周子卿 是小官。

張文达 你跟知府击动堂鼓，为了何事？

周子卿 通判告道：知府縱妻买母，买母做婢，办下欺天越理之事，望
求大人給小人追究詳查。

張文达 低头。知府官上得堂来，告道你通判年幼，不会居官，日費柴
千担，月廩逾百金。此事若假，还则罢了，此事若真，你該丢

官罢职，革职削俸，贬你回家为民。你这一时，上得堂来，告到知府縱妻买母，买母作婢，办下几条越理之事，此事若假，还则罢了，此事若真，他該鏗骨揚灰，撒骨揚尘，死罪上面再加一行死罪。噯噯，縱然問倒哪廂，嘉靖王爷知曉，連累老夫，跟着你們担着許多干系。通判官，知府官不在公堂，他怎样縱妻买母，向老夫慢慢道来。

周子卿 大老爷！

（唱越調二板）

未曾訴狀先交印——

張文达 通判官，老夫錯問了你的官事？

周子卿 无有。

張文达 却道么，老夫沒有錯斷你的官事，为何冤狀不訴，先交这个印信，哪里說起？

周子卿 大老爷。

（接唱）不愿此处轄黎民。

張文达 不愿此处轄黎民？我来問你，此处的民？

周子卿 順民。

張文达 乡紳？

周子卿 良善。

張文达 却道来，民是順民，乡紳良善，年幼正好居官，为何辞官不做？

周子卿 （接唱）居官轄民有什么好，不如回家孝双亲。（行弦）

張文达 家住哪廂？

周子卿 （接唱）家住山西平阳府——

張文达 啊呀，小官一訴狀，离着老夫越发近了，他言道，家住山西平阳府，上得堂来，跟我攀着乡里，叫我助你一膀之力，是也不是？

周子卿 不敢。

張文达 說什麼不敢，只要你理直气壯，他莫說是个知府官，縱然是座

太行山，老夫伸开虎腕，能給你搬他一跤。既是老夫乡里到了，跪着也不好言講，若不然站起来訴狀吧！

周子卿 小官跪着吧！

張文达 哎！常言講得好，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当乡人，乡里看着乡里亲。哪有跪着的道理。中軍。

中軍 在。

張文达 这一小官府，乃我的乡里到了，快忙攙起来。

中軍 这一小官請起。（周子卿站起介）

周子卿 大老爷。

（接唱）柳上巷口有門庭。

張文达 下站。哎呀，小官府訴来訴去，越离老夫近了，他言說柳上巷口人氏，老夫也是柳上巷口人氏，我那个巷口有三大姓，周常張，怎么我認不得这一小官府？噢噢是了，我上京赶考，离家許久，想必周常两家，修桥补路，积下阴功德行，得来后輩儿孙，也戴圣上这頂堂帽来了。未可量定，一問便知。通判官。

周子卿 大老爷。

張文达 你那先人头上有职无职？

周子卿 大老爷。

（接唱）常言說父名子不敢表，他比那太行山重十分。

我父名諱張文达——

中軍 掌嘴！

張文达 嗯！（中軍跪）这一小官府正在訴狀，你为何喝声掌嘴？

中軍 冲了老爷官諱，为何不該一打！

張文达 世界以上，重名重姓极多，許你老爷姓張叫張文达，就不許那儿女百姓姓張叫張文达不成？老爷不怪，尔等多挡！

中軍 老爷寬容。

張文达 寬容自然寬容，站起来。一个不用，个个不要，两廂退下。

〔校尉、中軍退下。〕

張文达 奴才俱是仗官行勢，小官府莫听令人嚇吓言語，把你胆量放正，

站起来慢慢地訴狀！

周子卿 大老爷。

（接唱）我母名叫孙淑林。

張文达 噢！这一小官府言道，他母名叫孙淑林。好一个孙淑林。訴狀！

周子卿 （轉唱越調三板）

大比之年开了考，我父上京求功名，
有心上京去赶考，缺少路途盘費銅，
我母万般无其奈，借来周常銀两封，
我父那时去赶考，山西平阳遭年景，
头一年遭雨打，第二年出蝗虫，
盼望三年收成了，二月旱到八月中，
旱得树梢焦了叶，燕子脚泥奔井坑。
头等人家卖驃馬，二等人家去庄墾，
三等人家无的卖，卖了儿女过光景，
大街立下卖人市，不論男女到市中，
买男儿不过錢两吊，买女儿不过八百銅。
山西平阳三年歉，周常討帳上門庭，
周常两家来要帳，难住我母孙淑林，
我母說声沒有的話，拆散人口挡帳銅，
常家抱走硃砂貫，姓周的抱走孔凤纓。
两个儿子抱着走，到在人家另改名，
硃砂貫改名常天宝，孔凤纓改名周子卿。
我母在家难度日，寻茶討飯洛阳城，
人說洛阳年景好，一步来迟赶上穷，
白天沿門去討飯，夜宿南关小店中，
小店住够一个月，短下店主房火鍋。
清晨起来房主吵，吵吵嚷嚷为母亲，
我母解开其中意，到在大街卖自身，
常府管家将他买，买进府中侍奉人。

不問名姓待她好，問過名姓改變心，

一天打罰整三頓，三三見九按時辰。

高叫老爺若不信，提過府來看假真。

(轉哭腔)是我叫，叫了聲大老爺大老爺，生身母親為奴作
婢，我還居的什麼官了，轄的什麼民了，罷了，我
的大老爺啊!

(唱越調二板)

生身母親為奴婢，枉在朝中伴當今，

這頂烏紗我不戴，從此回家孝雙親。

張文達 (唱越調起腔)

我几堂上講一遍，

罷了，几啊!

(唱越調二板)

倒叫老夫痛傷情。

只說張門斷了後，來了坟前帶孝童。

走近前來把几認，沒見常府老夫人，

老夫回在虎位里，再把通判問几声。

通判官，把你那烏紗印信收起，老爺給你追究此事。中軍。

中軍 (上)侍候。

張文達 把這一小官府，領在內書房。

中軍 小官府隨我來。(領周子卿下，復上)領在了內書房。

張文達 中軍听令，拿我一只令箭，去到常府，提那貧婦人上堂，老爺
立等審問。

中軍 得令。(向內)大令下，常府听令，老爺有令到來，提那貧婦
人，老爺立等審問。

[內白：“領了去吧!”孫淑林上。

中軍 告進。提到，交令。

(張文達出堂，中軍退下。

張文達 (唱越調起腔)

抬头来观見我老夫人到，

(轉越調二板)

倒叫老夫痛伤心。

半像人半像鬼，三分人形七分鬼形。

走近前双膝跪，連把夫人尊一声。

孙淑林 (接唱)大老爷莫把人認錯，莫把貧人当夫人。

我可不是，你認錯了人了。

張文达 你看这老狗，連老夫我也不認了。

(接唱)夫人把我忘記了，我是那撇家赶考的張文达你的相公。

孙淑林 啊？怎說你是那張文达？

張文达 正是。

孙淑林 你当真是那張文达？

張文达 不是我可是哪个！

孙淑林 当真是老爷你？

張文达 这还差了不成。

孙淑林 罢了，難見面的老爷啊！老爷啊！

(二板大笛子曲，孙淑林換衣介，穿凤冠霞披。

(常天宝、周子卿及王氏、李氏同上。跪介。

張文达 穿戴起来，叫老夫先看看。

孙淑林 老爷你先看看。

張文达 当时把个人就改变了。

孙淑林 活了一輩子，誰穿过这个衣裳！

張文达 来来来，請坐。(对坐)

孙淑林 (唱越調二板)

回說老爷理不公，为妻把話对你明，

上北京高榜中，为何不給俺母子三人把家书通。

張文达 老夫人哪！

(接唱)到北京高榜中，一封家书捎家中，

下书人回来对我講，他說你母子三人影无踪。

孙淑林 啊！怎說到得京城，高榜得中，給我母子捎过一封家书啊？

張文达 你看看，你这个老夫人，高榜得中哪有不捎家书的道理？

孙淑林 你那书信捎到哪里去了？怎么为妻我就没見？

張文达 啊！怎么你没有見啊？

孙淑林 为妻我没有見。

張文达 哈哈，下书人，我把你这个奴才！你把我那封书信，下在哪麻去了？二日天明我去查，查将出来，奴才就該斬！

孙淑林 老爷休怒，为妻我又想起来了。

張文达 啊！怎說你又想起来了？天長日久忘記了，也是有的。慢慢的想来。

孙淑林 老爷。

（接唱）想必是周常两家把书昧——

張文达 老夫人，他昧咱家书信为何？

孙淑林 （接唱）陰瞞两个小蛟生。

張文达 可恼！

（接唱）張文达恼心中，我把周常两家罵几声，
昧我的家书我不恼，不該陰瞞二蛟生。
老夫早朝动一本，不抄你周常二家把我張字更。
夫妻相見北察院——

老夫人，你看的什么？

孙淑林 老爷。

（接唱）两旁跪的什么人？

張文达 老夫人，怎么你連他們也不認了？

孙淑林 两旁跪的一个一个，这都是哪一个？

張文达 老夫人，来来来，我給你指引。

（唱）这是長子硃砂貫……

孙淑林 啊！这就是咱們長子硃砂貫？

張文达 着，这就是大長子。

孙淑林 咱的大長子，他也居上官了？老爷，这一小官府他是何人？

張文达 夫人听。

(接唱)这是次子孔凤纓。

孙淑林 怎么，孔凤纓孩儿他也居上官了？

張文达 着，他弟兄都居上官了。

孙淑林 他弟兄哪廂居官，官居何位？

張文达 (接唱)大長子洛阳做知府，

孙淑林 啊！怎說那就是洛阳知府？好，好大一个知府官。(哭介)这一小官府呢？

張文达 (接唱)小儿通判管万民。

孙淑林 老爷你的官职多大呀？

張文达 听道。

(接唱)我官居河北督察院，在朝一品伴当君。

我張家一門三进士——

老夫人，我父子三人，三名进士。提起我这官来，叫老夫人見笑。

孙淑林 給老爷恭喜。

張文达 見笑。哈哈。

(接唱)滿朝文武誰不尊。

孙淑林 恭喜。哈哈。

(接唱)听說來了硃砂貫——

下边扎跪你是洛阳知府官？

常天宝 儿不敢。

孙淑林 見了为娘为何不抬头？

常天宝 有罪。

孙淑林 恕你无罪。

常天宝 娘啊！

孙淑林 哎！（乱打）你个小畜牲啊！（轉向周子卿、李氏）儿啊！

(接唱)我連把孝道儿妻叫几声。

要不是儿妻把娘叫，焉有为娘老性命。

張文达 (接唱) 我說夫人理不存，老爷言講你是听，
两边都是亲生子，为什么疼小打大老偏心？

孙淑林 (接唱) 我說老爷不知道，为妻言講你是听：
他差定管家把我买，买进府去侍奉賤人。
不問名姓待我好，問过名姓改变心，
一天打我整三遍，三三見九按时辰。
高叫老爷要不信，打得我渾身上下血淋淋。
(轉哭腔) 罢了，老爷啊！

張文达 好恼！
(接唱) 張文达怒气冲天，不孝冤家罵几声，
生身母亲你不認，枉在朝中穿大紅。

常天宝 (接唱) 硃砂貫往上跪半步，尊声老爷你是听，
早知道是我的生身母，头頂香盘接进城。

張文达 怎么說，我儿不認得？

常天宝 不認得。

張文达 低头。不知者不怪罪，沒有事。老夫人，大長子言道，不認
識，認識他也不敢。不知者不怪罪，拉倒吧！

孙淑林 我这事不用你管。坐下吧！
(接唱) 任你說得天花墜——
下边扎跪你是用八宝湯的王氏夫人？

王 氏 儿不敢。

孙淑林 見了为娘为何不抬头？

王 氏 有罪。

孙淑林 恕你无罪。

王 氏 婆母。

孙淑林 哎！（打介）賤人哪！

(接唱) 想叫我認你万不能。

張文达 坐下吧！不要生气了。

常天宝 (接唱) 双膝跪倒北察院，祷告空中神灵听，

硃砂貫要有背母意，准被天打五雷轟。

張文達 (接唱) 用手一指破口罵，連把蠢子罵几声，
你母打她是为你，哪个叫你把誓盟，
只管我儿盟下誓，离地三尺有神灵。

低头。老夫人。

(接唱) 老夫人可怜可怜认下吧，長子盟誓我心疼。

孙淑林 无义畜牲，不认。

張文達 若不把長子，長媳认下，終身靠何人？认下吧！

孙淑林 认下賤人，便宜了他們了！

張文達 便宜他們吧，不是外人。

孙淑林 认下吧。

張文達 夫人高見。

(接唱) 攙起長子硃砂貫，

孙淑林 (接唱) 攙起二子孔凤纓。

众 (同接唱) 举家相見都察院，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常天宝 儿們认姓归宗。

張文達 打发周常两家黄金入柜，儿們再来认姓归宗。举家相見，望空一拜。攙扶来。哈哈哈哈哈。(笑介)

(尾声。

① 落了我的：落贖(为么)，即食污之意。

奇 中 又

石家庄市絲絃劇團藏本

內 容 提 要

于光求岳父武旺資助進京科考，武旺嫌貧愛富，假意周濟，暗地將金陵王之反單藏在贈于之書中，路上被人查獲，于問罪，發配燕山，途遇盟兄周人傑相救，周改于名充軍，到燕山恰遇于舅王延勛，王釋之，并加官，命周帶兵征金陵王。武旺女武水魚得知夫被陷，和丫環香蓮男裝逃跑，路途失散，水魚又逢強人，幸遇周人傑救之，水魚冒周之名考取狀元。在平滅金陵王以後，于光、水魚、人傑、香蓮等始談出真情，于娶水魚，周娶香蓮，于母王氏及王延勛設宴慶幸全家團圓。

人 物

于 光	王 氏	武水魚
周人傑	金陵王	王延勛
武 旺	香 蓮	張 广
周 仅	邵青天	家 院
捧旨官	四庄头	四差役
楊 凤	洪 奎	白 来
考試官	丑举子	二解差
四报录	报 子	众兵卒
二丫环		

第 一 場

〔于光上。〕

于 光 (念)人貧大街无人問，富住深山有远亲。(坐)

(詩)君子落魄把头低，凤凰落架不如鸡，

獅子退毛猴也笑，猛虎离山被犬欺。

卑人，于光。西京洛阳人氏。当年我父在朝居官，官居吏部。我父告老还家，官星不旺，下世前去，丢下母子二人家下貧寒。今年大比之年，有心上京赶考，缺少路途盘费；有心到潞安府投奔岳父求借銀两，将母亲請出，跟母亲計議。

(念)站在草堂上，請出白发尊。

有請母亲。

〔王氏上。〕

王 氏 (念)我儿一声請，上前問分明。

于 光 母亲在上，孩儿有禮。

主 氏 儿啊，免礼落坐。

于 光 谢坐。

王 氏 儿啊，请娘为何？

于 光 母亲非知，今年大比之年，儿有心上京赶考，缺少路途盘费，有心投在路安府向岳父求借银两，周洗儿上京赶考，跟母亲计议。

王 氏 儿呀，上京赶考，亦为正理，草堂落坐，听为娘嘱托！
(唱宫调娃娃腔二板)

有老身，坐堂前，叫我儿，你听言，细听为娘说一遍。
我儿到在路安府，见你岳父求盘缠，从头至尾说一遍。
我的儿高榜得中，给为娘捎书回还。

于 光 母亲！

(接唱)尊母亲，你是听，听孩儿，把话明，
孩儿有言往上敬。儿有心上京去赶考，
缺少路途盘费铜，无银两怎把功名擎。
见岳父求借银两，到京城去求功名。

王 氏 (念)我儿求功名，路途小心行。

于 光 孩儿记下，母亲请回。(王氏下)正是：

(念)奉了母亲命，投亲走一程。(下)

第二场

(四击头，张广、周仅上。)

张 广 (念)大王多凶恶，

周 仅 (念)每日站上坡，

张 广 (念)杀人又放火，

周 仅 (念)好似五閻罗。

张 广 张广。

周 仅 周仅。

张 广 贤弟请了！

周 仪 請了！

張 广 大王升帳，排班伺候！

周 仪 請。

〔四兵卒引金陵王上，点絳，升帳。〕

金陵王 〔点絳〕执掌兵权，威风八面，

帶領着雄兵百万。

〔詩〕杀的杀来反的反，金毛獅子过玉关，

眼望明朝花世界，管保江山顛倒顛。

孤，金陵王，四川口为尊。养得兵勇馬肥，有心夺謀大明江山，人馬不够調用，不免差人四路撒票，好夺大明江山。众将官！

兵 卒 有！

金陵王 張广、周仪进帳。

兵 卒 張广、周仪进帳。

張 广 〔同白〕呀！二将告进，參見大王。

金陵王 站下。

張 广 〔同白〕喚进帳来，有何事議？

金陵王 有心夺謀大明江山，就命你二人四路撒票，可愿前往？

張 广 〔同白〕愿下山四路撒票。

金陵王 下边更衣。

張 广 〔同白〕得令。（下）

金陵王 众将官奉墨。反票写齐，二将来也。

〔張广、周仪分上。〕

張 广 〔同白〕看我們改扮如何？

金陵王 改扮不錯。反票好好帶起。

張 广 (同白) 关口难过。

金陵王 孤王送你們过关。众将官，帶馬下关去！（圓場）

兵 卒 來在关口。

金陵王 閉关！（張广、周仅下）

兵 卒 送下关去。

金陵王 回山。（同下）

第 三 場

〔張广、周仅上。〕

張 广 張广。

周 仅 周仅。

張 广 賢弟請了！

周 仅 請了！

張 广 領了大王將令，命咱四路撤票，將馬催開。（同下）

第 四 場

〔武旺上。〕

武 旺 (念) 千間房子万頃地，看見窮人就生气。

(詩) 我家里財大业有，穷亲戚少來少走，

虽然是吃得不多，添人就不如減口。

老夫，武旺。潞安府人氏。当年在朝居官，年岁高迈，告老回家，今日前庭落坐。（家院暗上）家院！

家 院 有！

武 旺 有事早稟。

家 院 遵命！

兵 卒 (內白) 圣旨下。

家 院 稟爷，圣旨下。

武 旺 香案接旨。

〔兵卒引捧旨官上，下馬，進門。

武 旺 大人開旨。

捧旨官 未曾開旨，武旺見旨扎跪！

武 旺 萬歲。

捧旨官 听讀：武旺在朝居官，甚是清良，咱主見喜，把你調回朝去，封你戶部撰政。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武 旺 萬歲！

〔捧旨官、兵卒下。

武 旺 唔呀呀！我主聖旨到此，念老夫居官清良，把老夫調回朝去，封老夫戶部撰政，不免寫下一帖，把四路庄頭請進府來，照望家祠。家院奉墨。家院！

家 院 有！

武 旺 拿一束帖，請四路庄頭過府議事。

家 院 遵命！（同下）

第五場

〔四庄頭上。

庄頭甲 〔鼓板〕一帖下庄村，不知為何因，

行在路途上，現見眾乡亲。

眾乡亲，武老爺有帖，命咱們武府議事，就可走走。

〔念〕一帖下庄村，

庄頭乙 〔念〕不知為何因。

庄頭丙 〔念〕到在大山口，

庄頭丁 〔念〕來了兩個人。

〔張廣、周儀上，撒反票，下。眾拾起。

庄頭甲 乡亲们，你們來看，來了兩個彪壯大漢，騎馬慌連，臨走丟下白紙兩張，上邊有字，帶進府去，叫武老爺驗看。（圓場）

呔！武府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念) 站在高門下，捧茶敬上人。

你們是作什么的？

四庄头 往里傳稟，四路庄头求見。

家院 后站。請爷！

(武旺上。)

武旺 何事？

家院 四路庄头求見。

武旺 叫他們進府。

家院 叫你們進府。

四庄头 給武老爷叩头。

武旺 四路庄头，我打帖奉請，叫你們給我照望家祠，你們为何來迟？

四庄头 武老爷非知，虽說我們來迟，只因行在大山口下，遇見两个彪壯大汉，走得慌張，臨走扔下兩張白紙，上边有字，武老爷請看。

武旺 拿来我看。上写四川口金陵王造反。

四庄头 俺們是无头之鬼了，武老爷呀！

武旺 四路庄头莫要害怕，要是害怕的时节，把你們一家人等搬进城來，武老爷自有护救。

四庄头 多謝武老爷。

武旺 家院去送。(下)

家院 送四路庄头。

四庄头 免送。

家院 武老爷言道，你們不必害怕，要是害怕，把一家人等搬进城來，武老爷自有护救。

四庄头 我們記下。(家院下)

庄头甲 众乡亲们，四川口金陵王造反，武老爷言道，不叫咱們害怕，要是害怕的时节，把一家人等搬进城來，武老爷自有护救，看到其間，(念)亲不亲，当乡人。

乙
庄头丙丁 (同念) 美不美，泉中水。

庄头甲 (念) 回在咱家下，

乙
庄头丙丁 (同念) 說給众乡亲。(四庄头同下)

第 六 場

〔于光上。〕

于 光 (念) 急走来路远，不觉到此間。
来此已是，里边可有人在？

〔家院上。〕

家 院 (念) 大門深似海，不許外人来。
你是作什么的？

于 光 往里傳稟，就說洛陽于光前来投亲。

家 院 后站。請爷！

〔武旺上。〕

武 旺 何事？

家 院 洛陽于光前来投亲。

武 旺 于光？噢！你于姑爷到了，快快有請。

家 院 于姑爷到了，有請。

于 光 相見。

家 院 相見。

武 旺 起过。

于 光 大人哪麻？

武 旺 于姑爷哪里？請！

于 光 請！大人可好？

武 旺 承問，你母身安？

于 光 我母亲捎书帶信，大人头上問安。

武 旺 叫你母挂怀。公子，不在你府，到此为何？

于 光 大人有所非知，今年大比之年，有心上京赶考，缺少路途盘费，来在大人这厢，求借銀两，叫你周济我上京赶考。

武 旺 姑爷到此，哪有不周济的道理。家院，领你姑爷下边更衣。

于 光 多謝大人。

〔家院领于光下。〕

武 旺 好他于光，进得我府，我自不加小心，他一口穷气，差一点没有把我薰倒！叫我暗想一番：他家家道贫寒，我女若过得門去，受了贫穷，如何是好？噢噢是了！四川口金陵王造反，现有两张反票，他叫我周济于他，我假意周济于他，赐他大馬一匹，銀子一百两，古书一部；古书里边，暗藏金陵王两张反票，他赶考的时节，行在那大山口下，遇見盘奸問細之人，把他带的反票搜出，把他带在公堂，哪怕他不死不亡。哼！就是这样害你！

〔家院引于光上。〕

于 光 大人，你看我改扮如何？

武 旺 改扮不錯。家院，你跟你姑爷盘話，我到在下边給他打点包裹行囊。

于 光 多謝大人。（武旺下）送大人。（进門）哎！

家 院 給于姑爷叩头。

于 光 站起来。

家 院 于姑爷，你住在哪里，家下还有什么人？

于 光 住在西京洛阳，东关以里，白玉坊前，有数十間草房，那就是我的府舍。家下并无别人，就丢下高堂老母。

家 院 姑爷上京赶考，这一去必然要高榜得中。

于 光 哎！还得天湊上緣。

〔武旺上。〕

武 旺 公子你来看，我恩賜你大馬一匹，銀子一百两，古书一部，你到在京城，文章必中，皇榜定取。

于 光 多謝大人。

武 旺 家院，帶馬送你姑爺。（下）

于 光 大人請回。（上馬）

家 院 送姑爺！

于 光 家院，莫要遠送，用心侍奉你家老爺，到在京城我要高榜得中，定要另眼看待于你。

家 院 多謝姑爺。（分下）

第 七 場

〔解差甲、乙二人上。〕

解差甲 （念）為人別當差，

解差乙 （念）當差不自在，

解差甲 （念）刮風也得去，

解差乙 （念）下雨也得來。

解差甲 伙伴請了！

解差乙 請了！

解差甲 領了老爺飛籤火票，捉拿四路撒反票之人，就此走走。

（念）奉命親差，

解差乙 （念）迈步過大街，

解差甲 （念）來在大山口，

解差乙 （念）那廂有人來。

〔于光上。〕

于 光 （念）打馬提鞭，急忙奔陽關，
來到大山口，前面有人言。

解差_甲_乙 （同白）這一公子，請來見禮。

于 光 我這裡還禮，你們是作什麼的？

解差_甲_乙 （同白）俺們是盤奸問細的。

于 光 我是個趕考的舉子，你盤的何來？

解差^甲
乙 (同白) 赶考的举子也得盘, 下馬吧!

于 光 我有大馬一匹。

解差^甲
乙 (同白) 把馬拴起。

于 光 我带着包袱一个。

解差^甲
乙 (同白) 包裹打开。

于 光 里边包着紋銀百两。

解差^甲
乙 (同白) 好好收起。

于 光 还带古书一部。

解差^甲 賢弟, 你見過古书没有?

解差^乙 我哪儿見過古书哇!

解差^甲 沒見過? 咱們跟他商議商議。我們沒有見過古书, 我們看看行不行啊?

于 光 慢來, 你要給我損坏, 那便怎了?

解差^甲
乙 (同白) 我們小心着看。(拿过书看介)

解差^甲 哈哈! 这就是撒反票之人。賢弟你跟他說話, 我要帶人。

解差^乙 我准备好。公子請來見禮。(于光还礼, 甲打于一掌)

解差^甲 带着!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上前来, 把你拴,

于 光 (接唱) 我于光, 遭了难, 大禍天降來面前。

解差^甲 (接唱) 拉拉扯扯公堂走, 隨我公堂去見官,
大老爺坐堂把你斷。

于 光 (接唱) 但不知身犯何罪, 到公堂細听來言。(煞板, 同下)

第 八 場

〔四差役，邵青天上。〕

邵青天 (念) 居官清如水，衙前冷似冰。

下官，邵青天。四川口金陵王造反，要夺我主江山，我差人役，四路捉拿撒反票之人，为何不见到来？

〔解差甲上。〕

解差甲 (念) 拿得奸細到，回禀老爷知。

給老爷叩头。

邵青天 命你到在乡下，捉拿撒反票之人，可是怎样？

解差甲 回禀老爷，領了你的飞籤火票，捉拿撒反票之人，行在大山口下，遇見一个赶考的举子，我弟兄把他盘住，他有大馬一匹，紋銀百两，古书一部，古书里边，暗藏反票两张，老爷請看。

邵青天 呈上来。果然是反票两张，吩咐下边，将馬入号，銀两入庫，带奸細上堂！

解差甲 下边听了，大馬入号，銀两入庫，带奸細上堂！

〔解差乙带子光上。〕

子 光 小人与大老爷叩头。

邵青天 这一汉子，見了老爷为何不仰起面来？

子 光 有罪不敢仰面。

邵青天 恕你无罪。

子 光 大老爷。

邵青天 哼！看你面带斯文，不像作贼之人，怎样跟反贼一处合伙？还不照实的訴求！

子 光 大老爷！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我于光，跪大堂，大老爷，听其詳，戶部武旺是岳丈。
我到武府投亲事，老贼安下歹心腸，百两銀害我殘生喪。
賜古书暗藏反票，因此上犯法在公堂。

邵青天 哼！好你于光，上得堂来，別言不道，言說戶部武旺，是你岳父，你仗着武旺压量老爷不成？

于光 不敢。

邵青天 我差定令人，到在武府，打探你这門亲事，若有此事还则罢了，要是没你这門亲事，你可担罪？

于光 情愿担罪。

邵青天 来！于光押在班房。（一差役押于光下，差役复上）

差役 押在班房。

邵青天 拿老爷一帖，到在武府打探于光这門亲事。快去！

差役 公堂无事。

邵青天 打数退堂。（同下）

第九場

〔二差役上。〕

差役 来到了。里边有人嗎？

〔家院上。〕

家院 哼，你們是作什么的？

差役 堂上太爷，有帖到来。

家院 后姑。請爷！

〔武旺上。〕

武旺 何事？

家院 堂上太爷，有帖到来，老爷請看。

武旺 拿来我看。上写洛阳于光犯罪。

家院 哼！

武旺 啊！果然中了我的計了！家院，对来人去說，武府没有他这門亲事。

家院 怎說没有？

武旺 哼！没有！

家院 是，没有，没有。二位公差請过来，我老爷言說，武府内没有

于光这門亲事。

差 役 怎說沒有？

家 院 这……他說沒有！

差 役 他說沒有，想必是沒有。（下）

武 旺 啊！于光犯罪，趁此机会，給县上下一礼单，哪怕于光不死不亡。家院，奉墨。家院，这一封礼单，下在县上，照礼行事。
（下）

家 院 老爷請回。啊！那一日于姑爷前来投亲，武老爷把他驮下，賜他大馬一匹，銀子百两，古书一部，命他上京赶考。这一时，我于姑爷犯罪，县上前来打探，武老爷言道，武府没有这門亲事，这是哪里說起呀？噢噢是了，于姑爷前来投亲，身旁襁褓，肌黃面瘦，想必是武旺老賊，嫌貧愛富，想害我于姑爷也是有的。我不免到在公堂，随机应变，見机而行。（下）

第十場

〔二差役上。〕

差 役 来在公堂，待我击动堂鼓。

〔差役、邵青天上。〕

差 役 給老爷叩头。

邵青天 你二人到在武府，前去打探，可是怎样？

差 役 回禀老爷，武府言道，沒有于光这門亲事。

邵青天 怎說沒有这門亲事？帶于光！

差 役 帶于光！

〔于光上。〕

于 光 大老爷。

邵青天 好你于光，上得堂来，胡言乱語，言說武旺是你岳丈，我差令人武府打探，武府言說，沒有你这門亲事，你竟不說实話，人役們，大五刑伺候！

于 光 大老爷慢来呀！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战兢兢，跪公庭，大老爷，你是听，小人有言往上禀。
我父在朝把官作，吏部于业是他名，于光是我真名姓。
我家住西京洛阳，东关外有我門庭。

邵青天 押下去！（于光下）

（接唱）有本县，暗疑猜，打量他，作不来——

啊！于光上得堂来，言說戶部武旺是他的岳父，我差令人武府打探，武府言說沒有于光这門亲事，这是哪里說起？要是无有，于光打量他也不敢言講。是了！

（接唱）想是武旺把他害。

〔家院上。

家院 （接唱）老爷命我下賀礼，

差役 （接唱）急忙禀报通明白，武府家院衙門外。

邵青天 叫他上堂。

家院 （接唱）見老爷躬身施礼，我老爷有礼到来。

邵青天 你是武府一名什么人？

家院 我是武府一名管家。

邵青天 武府的掌家到了，站起来！

家院 多謝老爷。

邵青天 掌家到此为何？

家院 我家老爷有书册到来，老爷請看。

邵青天 你老爷打这封礼单，想是为了于光那官司？

家院 不是。

邵青天 为的何来？

家院 我老爷領凭上任，叫你給他照望家祠。

邵青天 家祠我是照望，礼单我是不收。

家院 老爷不收这封礼单，武老爷問我，我拿何言答对？

邵青天 哼！不收只是不收，真是嘮叨，連人帶礼扔下堂去！（家院下堂，返回偷听介）

家院 啊！堂上老爷不收这封礼单，看来，真是清官哪！

邵青天 啊！于光上得堂来，言说户部武旺是他的岳父，我差令人武府打探，打探回来，武旺老贼言说，没有于光这门亲事，把于光押在班房，武府有人到来，打一封礼单，这是哪里说起？噢噢是了！于光到在武府投亲；于光身旁襁褓，想必是武旺老贼嫌贫爱富，想昧于光这门亲事，也是有的。话虽如此，于光这案官司，我怎样断法？是了！于光上得堂来，言说有他父在世，官居吏部一任，把于光发配燕山，燕山居官的，不是他父的年兄，也是他父的年弟，到在那厢，必然是另眼看待于他，定是这样的断法。

家院 唔呀呀！堂上太爷，把于姑爷这案官司发配到燕山，看起来我于姑爷有了命了！（下）

邵青天 吩咐下边带于光。

〔差役带于光上。〕

于光 给老爷叩头。

邵青天 于光。老爷把你这官司问个充军之罪。

于光 将我发配哪厢？

邵青天 把你发配到燕山。

于光 老爷天断。

邵青天 来！

差役 有！

邵青天 解差上堂。

差役 解差上堂。

〔解差甲上。〕

解差甲 给老爷叩头。哪路差遣？

邵青天 于光发配到燕山，命你押解前去，路途之上不许难为于他，你要难为于他，老爷闻风在耳，把你的下半截打烂！

解差甲 不敢。

邵青天 十两银子赏下。

解差甲 謝賞。

邵青天 哼！我賞的于光一路盤費，你謝的何賞？

解差甲 我替于光代謝。

邵青天 放你三個月的限日。下堂。

〔解差甲引于光下。〕

差 役 公堂無事。

邵青天 〔對〕作官不與民作主，枉吃皇家爵俸祿。

打鼓退堂。〔同下〕

第十一場

〔于光、解差甲上。〕

于 光 解役大哥，請過來。

解差甲 說話。

于 光 老爺將我發配燕山，路途以上，何人押解？

解差甲 你看四處無人，就是我。

于 光 咱就該起身。

解差甲 你慌？

于 光 不慌。

解差甲 你忙？

于 光 不忙。

解差甲 你不慌不忙，可催的什麼？這麼老遠，我就不帶個行李？就不帶個盤纏？你甭說別的，光皮褲子，家里好幾個，你知道我帶哪一個？我給你念念，有一個狼皮的，還有一個豹皮的，還有一個狗皮的，還有一個刺蝟皮的，不為別的事，光為的在道上，給你解痒痒。

于 光 哎！

解差甲 下邊的，于光發配燕山，誰的解差呀？

〔內白：“鬼子張三。”〕

解差甲 哎，禿子張三。花盤纏哪？

〔內白：“花多花少，回來再算。”〕

解差甲 好善的差事呀！于光打整好了，咱走！

于 光 怎說走了？正是：

（念）因為求功名，于光告苦情，

只說求名好，誰知有難星。

岳父心腸狠，暗下退親盟。

家撤高堂母，

娘啊！

母子不相逢。（哭）

解差甲 呔！于光你是哭哇，你是走哇？

于 光 走就是了，你慌的何來？

解差甲 一個走就是了，你哭的何來？

于 光 咱走。

解差甲 走！

于 光 哎！

解差甲 你怨誰呀？怨你修了個好老丈人！

于 光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我于光，泪漣漣，想母親，在哪邊，母子不得重相見。

惱恨岳父心腸狠，拆散夫妻美姻緣，害得夫妻不相見。

解差甲 （接唱）我把你發配燕山，到燕山細說來源。

于 光 哎！（哭，解差打于光，于光下）

解差甲 這小子，只是哭。他要再哭，我就這麼一槓子……我也不敢打他。未曾起身，老爺說的明白，路途以上，不要我難為于他，要難為于他，把我的下半截打爛，路途以上，他要走，還則罷了，要不走，我說好話，也得叫他走；他再要不走，我扶着他也得走；他再要不走，我攆着他也要走；他再不走……哼！

（下）

第十二場

〔家院上。〕

家院 請爷！

〔武旺上。〕

武旺 家院，县上可曾收下那份礼单？

家院 礼单不收，原礼退回。

武旺 噢！怎么说不收？不收也罢，你于姑爷的官司怎样所断？

家院 問了个充軍之罪。

武旺 发配哪廂？

家院 发配燕山。

武旺 啊！好你县上狗官！不收我的礼单还则罢了，为何把于光发配到燕山？我想燕山居官的，不是于光他父的年兄，就是他父的
年弟，到在那里，把此話提明，久以后此事要犯，如何是好？
哼！还有巧計害你。家院，有件事情你可敢作？

家院 什么事情老奴我也敢作。

武旺 怎說你敢作？

家院 敢作。

武旺 家院你听：

（念）老夫开言道，家院听原因，
賜你刀一把，还有三百銀，
赶在路途上，命你杀那人，
解役要不服，三百两銀子二人分。

〔香蓮暗上，偷听介。〕

家院 啊！老爷！老爷叫我杀哪个？

武旺 杀洛阳于光。

家院 怎說杀于光？

（念）老奴开言道，老爷你听言，
赶在中途路，腰中亮連环，

抓住青絲髮，按倒地平川，
解役要不服，叫他也要染黃泉。
不是老奴誇海口，殺人如同閑耍玩。

武 旺 怎說，你敢殺？

家 院 我敢殺。

武 旺 你敢作？

家 院 我敢作。

武 旺 是你來來來！

家 院 是你走走走！（武旺、家院下）

香 蓮 啊！好你武旺老賊，要苦害于姑爺一死，姑娘綉樓不知，給我
姑娘送一信息！

〔武旺、家院上。香蓮暗下。〕

武 旺 （念）囑咐家院要留心，

家 院 （念）趕快路途殺那人。

武 旺 （念）你要殺死小子光，

家 院 （念）老爺請回。（武旺下）

（接念）處事難講好乡亲。

好他武旺老賊，命我趕在路途以上，殺我于姑爺一死，想我偌
大年紀，傷天越理之事豈是我人作的？噢噢是了！不免我乘上
大馬一匹，到在西京洛陽，對老太太一講，到在公堂以上，告
這武旺老賊。（上馬）

（念）跨馬走如箭，慌忙把信傳。（下）

第十三場

〔武水魚上。〕

武水魚 （念）霜來花自落，春入鳥能言。

（詩）暑伏之天上綉樓，竹帘倒挂紫金鈎，

水瓶插花什樣錦，對對金魚水中游。

奴，武水魚。潞安府人氏。我差香蓮前去打茶，為何不見到來？

〔香蓮上。〕

香 蓮 (唱崑曲)

慌坏了香蓮，慌坏了香蓮，
急忙上樓樓，見了姑娘把話言。

武水魚 香蓮，命你打茶，为何这样的迟慢？

香 蓮 姑娘，不好了！

(接唱)于姑爷投咱，于姑爷投咱，
老爷把臉翻，赶出于府間。
差家院追赶，差家院追赶，
赶在路途間，一刀两断殘生陷。

武水魚 (接唱)埋怨声爹娘，埋怨声爹娘，
赶出于夫郎，不跟儿商量。

〔武旺上。〕

武 旺 (接唱)我到在绣房，我到在楼上，

見了女儿再商量。(武水魚迎进门)

儿呀！适才旨意到此，念为父居官清廉，把我調回朝去，封我
戶部撰政。儿呀，快快梳妝打扮，跟随为父进京。

(接唱)父女同把京城上。(見水魚、香蓮面帶不悅)

哎！我看都不戴見我，不戴見，你們也是瞎不戴見。待我下樓。

(出門)嘿！

(念)好人行好事，天保福寿長。(下)

武水魚 不好！

(接唱)此事儿不好，此事儿不好，

把我帶进朝，別門另选招。

香蓮，姑娘正在着忙之处，快快用計上来！

香 蓮 叫我用計不难，樓上現有老爷靴帽藍衫，女扮男装逃出府去，
再作道理。

武水魚 下边更衣。(同下)

第十四場

〔周人傑四击头上。〕

周人傑 (念) 英雄天下有，各自站一边。

(詩) 俺好比山林猛兽，在澗沟身得病疾，
犖麋野鹿把咱欺，挡住了猛兽远去。
有一日病好离床，占山崗抖抖雄威，
吶喊一声林鳥飞，我豪家誰人不惧。

豪家，周人傑。山东青州府人氏。每日习文演武，我曾和洛阳于光結拜生死弟兄，今年大考之年，不免到在西京洛阳，見了我家賢弟，弟兄搭伴上京赶考。将馬催开，就此前往。(上馬)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小豪家，貫九州，論英名，天下有，
好汉还得人帮凑。伍子胥临潼斗过宝，
刘展雄埋伏在山头，焦守信下海擒龙兽。
有一日时来运轉，龙归海虎奔山头。(下)

第十五場

〔張广、周仅上。〕

張 广 張广。

周 仅 周仅。

張 广 賢弟請了!

周 仅 請了!

張 广 領了大王將令，命咱四路撒票，將票撒齐，回山交令。(同下)

第十六場

〔武水魚、香蓮上。〕

武水魚 香蓮，这是三百兩銀子，你一半，我一半，逃出府去，再作道理，要不然請了吧!

(唱崑曲)

背着我爹娘，背着我爹娘，
跳出了花园墙，寻找于夫郎。

看看四处有人无人？

香 蓮 四处无人。

武水魚 咱們走了吧！

(接唱)逃出了府門，逃出了府門，
很怕有人跟，很怕有人寻。

〔張广、周仅上，武水魚、香蓮被冲散下。〕

張 广 賢弟呀！前面那一举子，带的包裹不小，待我把他赶上。

周 仅 慢着，回山交令，方是正理，将馬催开。(同下)

第十七場

(王氏上。)

王 氏 (唱娃娃腔)

有老身，泪汪汪，

于光儿呀！(哭)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想我儿，小子光，老身悶坐草堂上。

〔周人傑上。〕

周人傑 (接唱)豪家打馬把城进，不知于府在哪个？只得下馬礼施上。

下边听了！

〔内白：“請了！”〕

周人傑 于府在此哪个？

〔内白：“东关以里，白玉坊前，有数十間草房，那就是于府。”〕

周人傑 借重了！

(接唱)有豪家催馬正走，又只見数十間草房。

列位言道，东关以里白玉坊前，有数十間草房，就是于府，待我上前搭話。呀！于府有人么？

王 氏 (接唱)有老身,在家里,是何人,叩柴扉,何方君子到此地。

周人傑 (接唱)我是山东周人傑,寻找于光我兄弟,我問此处是不是?

王 氏 (接唱)小子光本是我儿,

周人傑 (接唱)原来是老母在此。

王 氏 公子到了,請到家下。

周人傑 老母头行。(进门拴馬)老母請轉,受孩儿一礼。

王 氏 不拜倒也罢了。

周人傑 哪有不拜之理,老母請轉。

王 氏 受你一礼。

周人傑 (唱越調二板)

进得門來礼当先,双膝下跪地平川。

相隔高山路又远,千里迢迢問母安。

王 氏 (接唱)公子莫要心下忙,老身把話說当場,

我儿要是高榜中,亲戚朋友也增光。

周人傑 好一个亲戚朋友也增光。老母請坐。

王 氏 請坐。

周人傑 老母可好?

王 氏 承問,你母可好?

周人傑 我母捎书帶信,老母头上問安。

王 氏 叫你母挂心。

周人傑 好說。(一望两望介)

王 氏 公子你看的何來?

周人傑 为何不見我于光兄弟?

王 氏 他赶考起了身了。

周人傑 噢!怎說起了身了?我一步來迟,賢弟赶考走去,待我拉馬奔店。

王 氏 慢着,老身家下无人,你跟我家下作伴如何?

周人傑 就依老母,請坐。

(家院上。

家 院 (念)急走来路远,不覺到此間。

我于姑爷言道，东关以里，白玉坊前，数十间草房，就是于府，想必就是这一家，待我下马传事。老太太哪厢？老太太哪厢？老太太……

周人傑 哎！我跟老太太正在讲话，你喊嚷的何来？

家院 我是个送信的。

周人傑 噢！你是送信的，随我这厢来。（圆场）

家院 （唱娃娃嗓子）

老太太，你是听，听老奴，把话明，
千里迢迢把信送。于姑爷发配燕山去，
到燕山去把军充。（王氏晕介，周人傑抓家院介）

周人傑 哎！把哪个发配燕山？

家院 把我于姑爷发配燕山。

周人傑 走了几天了？

院子 走了三天了。

周人傑 我可能赶上？

家院 你在马上，还是马下？

周人傑 我在此马上。

家院 你在马上，赶得上了！

周人傑 老公你閃开了！（上马、下，家院被闖倒）

家院 呸！你个冒失鬼，我进得門来，不講長短，把我抓将过来，一場好棒。老太太醒来！哎！老太太醒来！

王氏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有老身，睡朦朧，是何人，把梦惊，何人惊醒南柯梦。
强打精神睁开眼，观見老公面前迎，你是何人把信送？
問老公哪厢来的，对老身細說分明。

老公你是哪厢来的？

家院 我是武府来的一名管家。

王氏 怎說你是武府来的掌家？

家院 还是管家。

王氏 我儿到在武府投亲，可是怎样？

家院 不为我于姑爷，我还不来。

王氏 对我慢慢的道来！

家院 我于姑爷那一日投亲，我家老爷把他认下……

王氏 噢！怎么说你家老爷把我儿认下了？

家院 正是。

王氏 如此看来，你家老爷可是个好人！

家院 哎呀呀！休把他当作好人，他明的把我姑爷认下，暗的把我姑爷谋害，他赐姑爷大马一匹，银子一百两，古书一部，古书里边暗藏反票，行在大山口下，遇见盘奸问细之人，把反票搜出，将我姑爷拉拉扯扯直奔公堂去了！

王氏 罢了！我的儿呀！到在官府，那个官府怎样的断法？

家院 到在公堂，见我姑爷面带斯文，并不像歹人……

王氏 着着着，我儿本不是歹人……

家院 问了一个充军之罪。

王氏 发配哪厢？

家院 发配燕山。

王氏 罢了，于光难见面的儿呀！到后来又怎么样了？

家院 这老贼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赐我大马一匹，纹银三百两，叫我手持钢刀，赶在路途，把我于姑爷杀死！

王氏 啊！怎么说你把我儿杀了？把我儿杀了哇！（哭）

家院 老太太，我要把于姑爷杀死，我远走高飞还走它不及，焉能来到你家，等着送命不成？

王氏 可也是呀！他要把我儿杀死，走还走它不及，焉能来在我家送命不成？真是老糊涂了，老该死的呀！后来呢？

家院 想那伤天越理之事，岂是我人作的不成？我来在这厢，见了老太太，送一个信息，你到在公堂以上，告这个老贼。

王氏 掌家呀！我家落魄贫穷，哪有银钱告这老贼？

家院 可也是啊！老太太家道贫寒，单说是这……老太太，老贼恩赐

我三百兩紋銀，我不花費，贈給老太太，你到在公堂，告這個老賊去吧！

王 氏 掌家，前恩未報，後義又到，轉上受老身一拜。

家 院 老奴怎担！

王 氏 我跪下了啊！

（唱娃娃腔垛子）

有老身，跪流平，拜掌家，好恩情，掌家待我恩情重。
掌家你在我家，多住几載，心意如何？

家 院 且慢，我有心在此住上几天，老賊聞風在耳，問道于我，我拿何言答對？單說是這……噢噢是了，不免乘上大馬，海走天涯，逃我這老命去吧！（上馬）

（唱娃娃起腔）

海走天涯逃了命，

王 氏 送掌家。

家 院 老太太請回。（下）

王 氏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撇下老身在家中，坐在大門多清靜。

（香蓮上。）

香 蓮 （唱娃娃腔三板）

我香蓮正往前走，又來在洛陽城中。

哎呀！來在洛陽城中，我可知道哪里是于府？唔喂呀！那邊廟站着位老媽媽，待我上前去問。老媽媽請來見禮。（王氏看）
生在这里。

王 氏 還禮。君子施禮為何？

香 蓮 請問老媽媽，于府可在哪里？

王 氏 這就是于府。

香 蓮 于老夫人可是哪個？

王 氏 我就是于老夫人。

香 蓮 怎麼說，你是于老夫人？

王 氏 正是。

香 蓮 領我到在你家，我有話說。

王 氏 好，隨我來。（同進門介）來到家下，有何話講？

香 蓮 先把我這個包裹收下。

王 氏 來，包裹收下，你有何話講？

香 蓮 轉上受我一拜。

王 氏 不拜也罷。

香 蓮 哪有不拜之理？請轉！

（唱娃娃起腔）

未施禮，我先拜，

王 氏 哼！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你拜我，為何情？

香 蓮 （接唱）千里迢迢把信送。我本是潞安府的奴……

王 氏 這家舉子，你不看你頭戴什麼，身穿什麼，怎麼又成了奴家了？

香 蓮 老太太，你往下看來！

王 氏 下邊更衣。

〔香蓮下。〕

王 氏 啊？方才老身家下落坐，山東青州府來了一人名叫周人傑，跟我兒八拜之交，今年是大比之年，找我的兒子上京趕考，俺母子正在講話，打潞安府來了一名掌家，他言說是送信的，把我兒發配燕山；方才打发老公走去，又打潞安府來了個男不男女不女一個二疑子①貨，（香蓮上，偷聽）他說他也是送信的，但不知他送的何信？等他換過衣袂，一問便知明白。

香 蓮 老夫人你再看。

王 氏 你叫什麼名字？

香 蓮 （接唱）香蓮是我真名姓，

于姑爺發配到燕山去把軍充。

王 氏 啊！听香蓮言講一番，当真把我儿发配到燕山去了。老身家下无人，观見香蓮長得精伶伶俐，收在我的身旁，作个亲生的女儿看待；不知她的心意如何？从不从話講当面。香蓮。

香 蓮 老夫人。

王 氏 把我儿发配燕山，我家下无人，把你收在我的身旁，作个亲生女儿看待，心意如何？

香 蓮 老夫人不弃，待我从下。儿給母亲叩头。

王 氏 儿呀，站起来！哈哈！

（念）欣庆收女身，

香 蓮 （念）多謝母亲恩。

王 氏 （念）路遙知馬力，

香 蓮 （念）日久見人心。

王 氏 好一个日久見人心。罢了，于光我的儿呀！

香 蓮 母亲，今日新收一女，你哭着不好笑着好！

王 氏 噢！怎說我今日新收一女，大喜的日子，还是笑了好？

香 蓮 嗯，还是笑了好！

王 氏 怎說笑了？哈哈！哎！于光我的儿呀！（哭）

香 蓮 母亲安歇去吧！（同下）

第十八場

〔白來、洪奎两边上。白打洪一槓子，二人互打。〕

白 來 哈哈！我走的好好的，誰打了我一槓子？

洪 奎 哈哈！我走得好好好的，誰打了我一槓子呀？

白 來 莫非遇見我同行的了？

洪 奎 哼！莫非遇見我同行的了？

白 來 我給他打个令子过去。

洪 奎 莫非遇見同行了？我听听！

白 來 通！

洪 奎 怨不得打了我一槓子，令子来了么，我还回令子去，轟！

白 来 哈哈！真遇見我同行的了，还回我令子来了，我再一来家伙，成！

洪 奎 迎！（相見而笑）我当誰哪，这不是白来我的大哥嗎？

白 来 哎！我当誰哪！这不是洪奎我的賢弟嗎？咱俩多年不見面了，咱們找个地方拉嘎拉嘎②！（小轉場）来到了，坐在我这金雲殿上。

洪 奎 我坐在这綉墩上。

白 来 我坐在我这金較椅上，賢弟这几年沒有見你，你上哪去了？

洪 奎 我的哥哥呀！你見不了我啦！我进京了！

白 来 进京作什么来？

洪 奎 我进京坐朝廷啦！

白 来 怨不得我見不着你，那时节，我刚晏了駕。

洪 奎 什么你刚晏了駕？呸！怎么你罵我呀？

白 来 誰罵你啦？

洪 奎 我說我坐朝廷，你怎么說你晏了駕啦？

白 来 你当真作什么来？

洪 奎 我下河南了！

白 来 下河南作什么来？

洪 奎 我作买卖。

白 来 你作什么买卖？

洪 奎 一个字的买卖。

白 来 什么是一个字的买卖？

洪 奎 偷！

白 来 啊哈！你偷人家，买卖怎么样啊？

洪 奎 到了河南覩見一片好水呀！

白 来 沒有把你淹死了哇？

洪 奎 干嘛就淹死了？

白 来 你說遇見好水。

洪 奎 好水不是別的，是一片好庄宅，好房子，我有心入水，覩見好

高的馬，馬上有鬃。

白 来 什么是好高的馬？什么是鬃？

洪 奎 哎！你这个大哥呀，这么点儿事你都不懂啊！好高的馬，就是墙头子高。

白 来 鬃哪？

洪 奎 墙头上扎着格针^③哪，那就是鬃。

白 来 过不去怎么办哪？

洪 奎 在腰里掏出来青字，撬了个盗子。

白 来 什么是青字？什么是盗子？

洪 奎 你吃了这一行啦，连这个你也不懂，青字就是小刀子。

白 来 撬了个盗子呢？

洪 奎 就是我挖了个大窟窿。

白 来 噢！这就是了！

洪 奎 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东风硬。

白 来 什么是东风硬？

洪 奎 哎！你连个东风硬也不知道，东风是东边来了个人，就是东风硬。

白 来 那西边要是来了人哪？

洪 奎 西边来了人，为西风硬。

白 来 那北边要来个人儿呢？

洪 奎 那为北风硬。

白 来 要四面八方都来人呢？

洪 奎 那都硬，那为雪落子风。听我说：我一进去，皮子喘！

白 来 什么是皮子喘哪？

洪 奎 一个大黑狗咬我，那就是皮子喘！

白 来 那么你呢？

洪 奎 我见事不好，我就挂了画。

白 来 什么是挂了画？

洪 奎 我呸！连这个你也不知道，挂了画，就是靠着墙根！

白 来 那皮子要不喘了呢？

洪 奎 皮子不喘了，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碰见我亲戚啦！

白 来 哎！你哪有亲戚呀？

洪 奎 啊？我没有亲戚呀？

白 来 你没有亲戚，怎么有了亲戚啦？

洪 奎 得了吧，那大板柜就是我的亲家。我上前捏着我亲家的鼻子，

白 来 什么是你亲家的鼻子呀？

洪 奎 那铃铛就是鼻子。上前给了它个大开腔。

白 来 哎呀！你闹下人命了！

洪 奎 我怎么闹下人命啦？

白 来 你给了人家大开腔，不是闹下人命啦？

洪 奎 哎！我把柜掀开，就是大开腔。我就拾掇开了，阳子，肚子，卜楞鼓子……

白 来 什么是阳子呀？

洪 奎 阳子是钱。

白 来 那肚子呢？

洪 奎 肚子是银子。

白 来 那卜楞鼓子呢？

洪 奎 小块金子，那就是卜楞鼓子。我拾掇的不少，我就出了水了。行在大街以上，又听那一柜喊得挺急：免么（音！么）去二，来三！我的哥，你也知道我爱要钱，到在宝棚里，功夫不大；我就输完了，输完了我就背了兴了，村南有个小庙，我就睡了觉了，正睡中间，閻王爷差了大小两个鬼，去拿咱哥俩去了！

白 来 拿了去了吧？

洪 奎 拿了去啦，閻王爷一登宝殿：好你白来、洪奎，阳世三间不务正事，不是偷就是抢，你们认打认罚？

白 来 认打怎样？认罚怎样？

洪 奎 认打，就又在油锅，甩在刀山。

白 来 认罚呢？

洪 奎 詛罰叫咱們脫生。

白 来 脫生什么呢？

洪 奎 脫生两个鬼子。

白 来 哎，詛了罰吧！

洪 奎 詛了罰啦！小鬼拿着两张鬼子皮，一个公鬼子皮，一个母鬼子皮。我的哥，你脫生公鬼呀？你脫生母鬼呀？

白 来 我脫生公鬼了。

洪 奎 对啦，小鬼把公鬼子皮往你那身上一披，你四蹄躡开，小尾巴一撅，走啦！小鬼拿过母鬼子皮来，往我这身上一披，我見勢不好，我就跑，跑来跑去，一个大黑狗，正在这臥着哪，我往地下一蹲，狗見了不好，起来就咬，小鬼拿过鬼子皮来往狗身上一披，狗脫生了，我沒脫生！

白 来 呸！鬧了半天叫我脫生鬼子啦，你沒脫生，这不是罵我嗎？今天的买卖伙做啦！（同起，圓場）

洪 奎 （数板）打槓子，下山坡，

白 来 （接数）一条大棍手內托，

洪 奎 （接数）要是有人遇見我，

白 来 （接数）管叫他准死沒有活。

洪 奎 来到了。

白 来 干什么呀？

洪 奎 我的哥，你巡风啊？你瞭高啊？

白 来 我瞭高。

洪 奎 我打！

〔武水魚上。〕

武水魚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武水魚，离了家，离家下，奔前崖，于郎夫倒叫奴牽挂。

在家只說出外好，誰想路途受风洒，倒叫水魚心害怕。

洪 奎 （接唱）我这里大棍一舉，我叫你命染黃沙。

〔武水魚被打暈倒，白来摸銀。〕

白 来 有了打槓子的了!

洪 奎 別喊了，打住了，你去吧，去洗洗去!

白 来 行，我去洗洗去。賢弟白打了!

洪 奎 怎么白打啦?

白 来 是个空郎。

洪 奎 哎，不能吧! 我看見扛着个小紅包袱，怎么說是个空郎呢? 我去洗洗去。哎! 当真是个空郎。大哥，空郎空郎吧! 走，咱們別处打去吧!

白 来 賢弟，你懂这个不懂?

洪 奎 那是干什么呀?

白 来 我洗手不干了!

洪 奎 你洗手不干了? 今天我好有一比。

白 来 哪一比?

洪 奎 卖豆腐的不点油。

白 来 此話怎么講?

洪 奎 我要揭他的皮!

白 来 啊! 怎說你要揭他的皮? 那咱就两便! (下)

洪 奎 好恼!

(接唱) 也是你，作事錯，偏偏的，遇見我，遇見旁人还好过。

一双爹娘生下我，又爱吃来又爱喝，这场大福你脫不过。

(周人傑暗上，用箭射死洪奎，洪下，周下馬。

周人傑 这一举子，我把賊人射死，你还不逃你的性命?

武水魚 賊人把我的銀两包裹劫得去了，我没有銀錢，怎样登程?

周人傑 可也是呀! 賊人把他的銀两劫得去了，没有銀两怎样登程? 单說这是……君子不必如此，豪家的銀两不花費，送与你花費就是。

武水魚 恩人丢名。

周人傑 你听道:

(念) 豪家回言道，君子你是听，

我名周人傑，家住在山東，
家住青州府，特來訪賓朋，
生來烈火性，好打抱不平。

（接唱）豪家打馬揚長去，（下）

武水魚 （接唱）撇下奴家武水魚，天降恩人到此處。

啊！我行在路途以上，遇見賊人，把我的行囊包裹劫去；遇見山東青州府的周人傑，箭射賊人，周濟我銀兩盤費，不覺我頂上周人傑的名字，上京趕考，得個一官半職，再尋找我于郎夫的下落！

（唱娃娃腔三板）

到京城高榜得中，尋找我于郎夫去。（下）

第十九場

〔解差甲上。〕

解差甲 （念）手使无情棍，单打有罪人。

解役，張三。于光發配燕山，命我押解，天氣不早了，該起身了，待我叫他，待我叫他！

（唱娃娃起腔）

叫一聲，于光兄，

〔于光上。〕

于光 （唱娃娃腔二板）

我于光，好傷情，想起來，心酸痛。

惱恨岳父心腸狠，不該暗下退親盟，發配燕山定罪名。

無奈何往前行走，怎奈我實難行動。

解差甲 于光，于光！哎，哪去了？不行，跑了差事啦！于光！

于光 解役大哥，你往哪廂走？

解差甲 我往哪廂走，我學會走人了。于光，你是白面，俺是麩子，拿俺們這一斗還換不出你這一升來呀，為何俺叫你三聲不言，兩聲不語？起來走！

于光 我走不动了。

解差甲 走不动起来跑。

于光 走还走不动，怎样跑哇？

解差甲 看看，可你也走不动了，你也跑不动了，这到燕山，可是老远哩！咱们几时走到哇？

于光 解役大哥，未曾起身，县上太爷没有给你个限日吗？

解差甲 给了个限日。

于光 多少天的限日？

解差甲 三个月。

于光 好哇！与你三个月的限日，难道一說，三天你叫我給你走到不成？

解差甲 哈哈！这小子还是挺心灵，他問我給了几天的限日，我言說三个月，这小子說，三天你叫我給你赶到不成，哈哈！也別管三天，也別管三个月，起来，咱们走。

于光 当真走不动了。

解差甲 你要真走不动，我就恼了！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你不要累贅着我，你要累我有灾禍。（煞板）

于光 住了，事到如今，我身旁帶刑，还有什么灾禍？

解差甲 你有什么灾禍？我叫你走，你要不走，怒恼了我，我这一槓子，把你打死，我写一道病呈子，我肯說把你打死了？我說你害病死了，这不是你的灾禍嗎？

于光 你？

解差甲 哼！我。

于光 你也不敢！

解差甲 哈哈！什么也有卖的，我就没見過卖不敢的，你說我敢不敢？

于光 你不敢。

解差甲 我就他娘的不敢！这小子不吃硬的，我給他端軟的吧！于光，哈哈！你往前边看，就是十里寒鋪，到在那廂，吃点喝点鬧兩

点，你吃了我掏錢。起来走吧！

于 光 当真走不动了！

解差甲 你要真走不动，我就恼了！

（唱娃娃噪子）

我把大棍抄在手，管保你有死没有活，
大棍下去你性命过。

〔周人傑上。〕

周人傑 （接唱）我这里催馬正走，見二人撕撕扯扯。（見于光，下馬）

（唱豹子头娃娃腔）

扶起了，我兄弟，

于 光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你为何，到此地？你对小弟說詳細。

周人傑 （接唱）大比之年去趕考，特來路途搭救你。

于 光 （接唱）这才趁了我的意。

解差甲 （接唱）上前来紅臉拉住，你小子好无道理。

周人傑 賢弟，这一个是什么人？

于 光 他么？他是个解役。

解差甲 对，我是个解役。

周人傑 我早知道你是个解役，打发你狗娘养的回去吧！（打解差甲，
甲叭倒）

（唱娃娃噪子）

恼了，周人傑，把解役，用刀鏢，

解差甲 （接唱）解役磕头叫干爹。

干爹干爹饒我命，我待于光没差錯，千万不要用刀鏢。

于 光 （接唱）上前来仁兄拦住，有小弟我有話說。

周人傑 賢弟，他待你好也不好？

于 光 他么？

解差甲 好，好，好！

于 光 啊，好！

周人傑 好了，倒还罢了，要是不好，我这一刀……

解差甲 饒命，饒命！

周人傑 饒你狗娘养的不死！

解差甲 这小子真不說理！

周人傑 賢弟請坐。

于光 大哥請坐。

周人傑 賢弟，为何身带鐐鎖？

于光 大哥非知，大比之年，我上京赶考，缺少一路盘費，到在潞安府，向岳丈求借銀兩，这个老賊，明的周济于我，暗的将我陷害，賜我大馬一匹，銀子一百兩，古书一部，古书里边，暗藏反票二張，路过大山口，遇見盘奸問細之人，将我帶在公堂，大老爷看我面帶斯文，并不象賊人，将我发配燕山，大哥你怎样到在此地？

周人傑 賢弟非知，大比之年，我上京赶考，到在洛阳，見了賢弟搭伴。上京赶考，老母言道賢弟不在，我跟老母講話中間，潞安府來了一人，他言道把賢弟发配燕山，兄急速赶上前來。你年紀幼小，受不过这五刑架綁，你頂上我的名字，上京赶考，我頂上你的名字，发配燕山，你要高榜得中，搭救为兄，賢弟心意如何？

于光 我跟解役商議。

周人傑 我跟他商議。

于光 慢着，解役大哥請过来。

解差甲 你說吧，我不耳背。

于光 你看，那是我仁兄。

解差甲 幸其他是个人熊，要是个狗熊，把我吃了！

于光 我年紀幼小，受不过这样五刑架綁，他頂上我的名字，发配燕山，我頂上他的名字，上京赶考，得中一官半职，不忘你的好意，把話說明，你給我把刑具去了。

解差甲 呸！我啐你一臉冰片！你都不想想，你在圣人茅廁里，也拉过

大糞，這刑具是太爺定的，誰敢動這玩藝呀！

于光 怎么，動不得？

解差甲 動不得。

于光 動不得，解役大哥不要生氣。

解差甲 你叫我生氣呀！我不生氣？

于光 大哥，他說這刑具動不得。

周人傑 我跟他說。解役滾過來！

解差甲 紅臉的，別生氣，說話吧！

周人傑 你看，那是我賢弟。

解差甲 好兄弟。

周人傑 玷辱你不成，玷辱你不成？

解差甲 不玷辱，說話吧！

周人傑 我兄弟年紀幼小，受不過五刑架綁，我頂上他的名字，發配燕山，他頂上我的名字，上京趕考，得中一官半職，不忘你的好意。把話說明，把刑具換過！

解差甲 紅臉的，你要是個清楚的，我告訴你說說，你要是個糊塗蛋……

周人傑 誰是糊塗蛋？誰是糊塗蛋？

解差甲 俺是糊塗蛋。這個刑具是堂上太爺定的，誰敢動這玩藝呀？

周人傑 怎么，動不得？

解差甲 動不得。

周人傑 打發你狗娘養的過去吧！（拔刀介，解差甲急給于光去刑）你不是說動不得？

解差甲 動不得，你要我的命啊！

周人傑 賢弟，還有什麼話講？

于光 我有一娘舅，在朝居官，不知鎮守哪廂。

周人傑 他叫什麼名字？

于光 名叫王延勳。

周人傑 王延勳！兄記下。

于光 轉上受小弟一拜。

周人傑 不拜也罷！

于 光 哪有不拜之理？大哥請轉。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我于光，跪流平，拜大哥，好恩情，大哥待我恩情重。

周人傑 解役過來，給你二爺帶馬。

解差甲 哎呀，這一時成了二爺啦！快走吧，要一時不走，成了二祖宗了！

周人傑 送賢弟。

于 光 免。（下）

周人傑 啊哈！我家賢弟這一走，好一似出籠之鳥，脫鈎之魚，他走得干淨，他走得俐落，真叫我好笑！（三笑，睡介）

解差甲 那小子也走了，這小子也睡了，他說了兩句話，我也學會了，我學他一學。這小子和大嘴老鴿一樣，把口一張，哈哈，我家賢弟這一走，好一似出籠之鳥，脫鈎之魚，走得干淨，走得俐落，叫我好笑哇，哈哈！（周人傑踢一脚，解差甲倒，又起）這小子你還說理呀？光行你說，不行我學學，我一學，你一脚踢了我個狗吃蜜。于光這小子走了，這小子也睡了，誰跟着我走哇？我幾時交了差事呀？你睡，不叫你小子好好睡，我得解着你小子走。紅臉的！我叫這小子紅臉的，這小子不願意答理我，我把他抬上一抬，叫他一聲紅臉大哥。紅臉大哥，紅臉大哥！醒醒吧，醒醒吧！

周人傑 解役，我連夜趕我賢弟前來，路途以上，受了鞍馬勞頓，我在一旁，打一盹睡，不許你惊醒于我；你要惊醒于我，這個買賣跟你算帳，（舉拳介）這個買賣跟你算帳。你蹲着，你待着，大爺不走！

解差甲 我說解着這小子走吧，這小子把眼一瞪：解役，我連夜趕我兄弟前來，受了鞍馬勞頓，我在一旁打一盹睡，不許你惊醒于我，你要惊醒于我，這個買賣跟你算帳，你蹲着，你待着。那麼你蹲住了，你待住了，我蹲住了哇？我待住了哇？還得想法

叫你跟着我走。紅臉大哥，紅臉大哥。哈哈！我叫他紅臉大哥，他不言語，我叫他紅臉大叔，我叫他跟我爹一輩，这有什么法？紅臉大叔，紅臉大叔！

周人傑 你为何把我惊醒？

解差甲 天气不早了，你替了于光了，你得跟着我走哇！

周人傑 怎說，叫大爷跟你蹺路不成？

解差甲 哈哈！这小子真不識抬举，我一口一个大叔，他倒說，我把他惊醒了！我說你替了于光了，你得跟着我走哇，他說，怎說叫大爷跟你蹺路不成！你是大爷，这当差的爷們是什么人哪？你小子別張牙舞爪的，大爷不跟你一样着，要跟你一样着，沒有你小子的活头，我一个箭步把你抓过来，我非問問你，你是大爷，我是什么人？你小子別吹，（上前抓周人傑）呸！你是大爷，我是什么人？

周人傑 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人？（反抓解差甲）

解差甲 我是小孙子，我是小孙子！

周人傑 这倒还罢了！（又睡介）

解差甲 哈哈！我說把这小子抓过来，我唬他一家伙，我没唬着他，他把我唬着了，我把他一抓，我說你是大爷，我是什么人，这小子把眼一瞪，把拳头一攥，照我脑袋，你說你是什么人，我不敢說我是大爷了，我要是說我是大爷，一拳就把大爷揍了，我說我是小孙子，大爷不打小孙子。哎！我没有說咱这个人哪，要是于光在此，我走的快，他跟着我走的快，我走的慢，他跟着走的慢，我还不知足哪，拿了根打囚的棒子，只是个乖击乖击④。这会儿来了个生鉄牛，我不想打他，他还想揍我呢！我单說这……（看刑具）于光走了，叫人家带，人家沒有犯罪，叫我带，我又是個官人，这玩艺叫誰带？

周人傑 解役，你磨叨的何来？

解差甲 我磨叨我于大叔哪！

周人傑 叨叨他为何？

解差甲 看，于大叔也走了，丢下这个刑具，叫人家带，人家没有犯罪，叫我带，我是个官人，你说这玩艺叫谁带呀？

周人傑 叫你大爷带刑具不成？

解差甲 你带上点好哇！

周人傑 大爷我空走，还不耐烦呢！

解差甲 我揸着槓子也不上搥。（欲打周，周将槓子夺过）

周人傑 呔！解役，大爷在头边走，你还想打你大爷不成？

解差甲 我不敢打你，我给你充样的。

周人傑 充得好了，还算罢了，要是充得不好，这么一槓子，将你打死！

解差甲 大爷饒命！

周人傑 饒你不死。（下）

解差甲 哈哈！这小子长着前眼哩，还长着后眼哩！我说我这一槓子，把他打死吧，哼！这小子不慌不忙的，把槓子一夺，当，一脚！解役！大爷前面走，你打你大爷不成？我倒不敢说打他了，我说充样哩！他说充得好了，还算罢了，要是充得不好，我这么一槓子！我说大爷饒命，大爷饒命！他说饒过你驢囚的不死，你个驢囚的！看来这小子这两下子，比我强得多，强得多！（下）

第二十場

〔四兵卒引楊凤上。〕

楊 凤 （念）日出高三丈，帅府未开门。

大厅官，楊凤。大人今日升帐，轅門打探，众将带馬。（圓場）来到轅門，大人未曾升帐，排班伺候！

〔解差甲上。〕

解差甲 踏安府的解役投文。

楊 凤 后站。（解差甲下）啊啊！一言未尽，踏安府解役投文，大人不知，两边的，伺候着！

(王延勛上。)

王延勛 (点絳) 执掌兵权，威风八面，
帶領着，雄兵十万。

(詩) 坐在九頂蓮花帳，上打金字帥纛旗，
坐帳不許人盤話，燕雀怎敢任空飛。

老夫，王延勛。奉王聖旨，鎮守燕山。兩邊的，大閃轅門。

楊 凤 楊凤告進。回稟大人，踏安府解役投文，當堂拆批。

王延勛 上寫洛陽子光，犯罪人于光。
(解差甲帶周人傑上。)

解差甲 來到了，別瞪眼了！

王延勛 來，批文回差，帶軍犯。

楊 凤 批文回差，帶軍犯。

解差甲 是。(下)

(周人傑進帳跪。)

王延勛 呀！這一充軍漢子，家住哪廂？身犯何罪？慢慢的訴來！慢慢的訴來！

周人傑 (唱宮調娃娃二板)

戰兢兢，跪大堂，大老爺，听其詳，戶部武旺是岳丈。

王延勛 好你這一充軍漢子，上得堂來，言說戶部武旺是你的岳丈，你仗着武旺壓量老夫不成？

周人傑 不敢。

王延勛 慢慢的訴來！

周人傑 (接唱) 我到他府投親去，老賊安下歹心腸，
百兩銀害我殘生喪。賜古書暗藏反票，
因此上犯法公堂。

王延勛 這一漢子講話，言語不對，家住哪廂？姓名字誰？

周人傑 (接唱) 跪大堂，放聲哭，住西京，洛陽府，

王延勛 住西京洛陽府，想西京洛陽，老爺有個故友，你可知道？

周人傑 有名便知，無名不曉。

王延勛 就是那吏部于业。

周人傑 大老爷!

(接唱)吏部于业是我父。

王延勛 哼!- 老爷言道, 吏部于业是老爷的故友; 你言說是你的父亲, 你家下还有什么人?

周人傑 大老爷!

(接唱)言明家下无别个, 还有高堂年迈母。

王延勛 还有高堂年迈母, 你就該回家奉母。

周人傑 大老爷!

(接唱)身犯王法不能顧。

王延勛 你母亲家住哪厢?

周人傑 大老爷!

(接唱)我的母亲济南王氏——

王延勛 你母济南王氏, 你有个娘舅, 你可知曉?

周人傑 知曉哇! 大老爷!

(接唱)王延勛是我舅父。

王延勛 罢了, 甥儿呀!

(唱哭腔)叫一声儿呀, 儿呀! 哭的什么青天, 叫的什么大老爷, 我是你娘舅王延勛到了。

(唱宮調娃娃二板)

有老夫, 哭嚎嗚——(下座扶起周人傑)

甥儿莫要悲哭, 随我这厢来!(領周下)

楊 凤 往日充軍汉子到此, 埋下百尺高杆摔不死, 才叫回話, 今日来了大汉于光, 沒說个三言五語, 大人把他拉到二堂去了, 不免到在二堂, 打探明白。且慢, 聞事聞非, 管它怎的! 众将, 帶馬回府!(下)

第二十一場

(王延勛拉周人傑上。王坐。周叩头。)

周人傑 (接唱娃娃二板)大老爺，認錯了，
王延勛 (接唱)我是你濟南府娘舅到。我是你娘舅王延勛。
周人傑 (接唱)父子見面哭嚎嗚，兒的冤仇何日報？
王延勛 (接唱)叫甥兒莫要悲淚，這冤仇目下就報。
甥兒，為何流落這般光景？

周人傑 娘舅非知，今年大比之年，兒有心上京趕考，缺少路途盤費，
我投到潞安府我岳父那廂，問他求借銀兩，老賊明的周濟于
我，暗的把我陷害，賜我大馬一匹，銀子一百兩，古書一部，
古書里边，暗藏反票，我行走在大山口下，遇見盤奸問細之
人，把我帶在公堂，老爺看我面帶斯文，不象賊人，把我發配
到燕山來了！

王延勛 兒莫要悲哭，娘舅現坐這步地位，能給你報仇。兒呀！下邊更
衣。(周人傑下)好你武旺老賊！苦害我甥兒一死，老爺知
道，豈能善罷甘休？

〔家院暗上。四兵卒引捧旨官上。〕

兵 卒 聖旨下。

家 院 聖旨下。

王延勛 香案接旨。開旨。

捧旨官 未曾開旨，王延勛見旨下跪！

王延勛 万岁！

捧旨官 听讀：四川口金陵王造反，圣上有旨，命王延勛帶兵征剿，征
剿回來，咱主另賜蟒玉。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王延勛 万岁！

〔捧旨官、兵卒下。周人傑上。〕

周人傑 适才旨意到此，为了何事？

王延勛 旨意到来，四川口金陵王造反，圣上有旨，命我帶兵征剿，你
来看，娘舅偌大年紀，到在陣前，要有好歹，如何是好？

周人傑 娘舅莫要如此，孩兒有心替娘舅征剿，可叹头上无职。

王延勛 你要替娘舅帶兵征剿，蒼下有一副將印璽，挂在身旁。

周人傑 多謝娘舅。

王延勛 下边更衣。(周人傑下)家院，吩咐众将，披挂整齐，一下大校場，听我一点。(同下)

第二十二場

(笛子曲，犬过队，里面翻，小摆队，王延勛、周人傑上，拜印廳。

王延勛 儿呀，你要得胜回来，金殿保本，管保你官职高升。

周人傑 多謝娘舅。

王延勛 (念)城樓高万丈，

周人傑 (念)一箭就成功。

娘舅請回。(王延勛下)众将官，帶馬一到四川口！(同下)

第二十三場

(周人傑、兵卒上。

兵 卒 兵到四川口。

周人傑 看吉地扎营。

兵 卒 安下大营。

周人傑 安下大营，各自安鍋做飯，歇兵三天，跟金陵王一場鏖战。扯起宝帳。(同下)

第二十四場

(兵卒、考試官上。武水魚、丑举子对面上。

考試官 (詩)众家举子都来到，文章只有加倍造，
天地元黃四个字，天理循还各占号。

武水魚 学几天字号。

考試官 湊你天字号，归了号房。

丑举子 得了，占号头哩！我也占个号头。老大人，我說燒酒不好黃酒好。

考試官 想必是黃字号？
丑舉子 啊，黃字号。
考試官 羨你黃字号，歸了號房。頭班舉子！
武水魚 大人。
考試官 聖上用才人急緊；不論三篇文章七篇策論，我出下一題，你要張口對上，高官得作，駿馬能騎。
武水魚 大人出題，學兒願聞。
考試官 背過臉去，聽題：
（詩）真武買王印，忙把價來併，
王印沒買起，披發到如今。
武水魚 學兒對就。
考試官 對來！
武水魚 （詩）真人納綉鞋，何用剪刀裁，
綉鞋未做齊，赤足上蓮台。
考試官 赤足上蓮台！這家舉子張口對上，中你頭名狀元，龍虎日觀榜，鼓樂送出。（武水魚下）黃字号舉子。
丑舉子 叫着我了。叫着我了，我就進去。得端個架子。黃字号告進了，告進了！（考試官拍驚堂木介）中了！
考試官 什麼？
丑舉子 老大人，你的驚堂木。
考試官 擋不過。
丑舉子 擋不過，咱們另買。
考試官 嘿！想必是另來！
丑舉子 對對對，另來另來！
考試官 這一舉子，聖上用才人急緊，不論三篇文章七篇策論，老夫出下一題，你要張口對上，高官得作，駿馬能騎。
丑舉子 大人出題，我願噴！
兵卒 是願聞。
丑舉子 哎呀！我這肚子糊塗，一盆漿子似的！

考試官 听題：一树鮮桃压滿枝。对！

丑举子 （旁白）对，对你哥的帽圈子。老大人真跟我不对眼，出了个一树鮮桃压滿枝，我要說是五月鮮，他可說大桃哩！我要說土桃，他可說秋桃，怎么我也对不上。我在家开过药鋪，我还有个药方哩！拿我这个药方对他这个一树鮮桃压滿枝吧！学儿对就。

考試官 对来！

丑举子 那为四肢沉痾。

考試官 大风刮了僧帽頂。

丑举子 那为挺冒伤寒。

考試官 十二座連桥連蹋了七空。

丑举子 那为五癆七伤。

考試官 打下去！

丑举子 吃过药。

考試官 胡說！

丑举子 胡說是汗愈的。

考試官 放肆！

丑举子 放肆是下眼虛。

考試官 該死！

丑举子 該死我治不的。

考試官 哼！口虛无才，招出去！

丑举子 人家叫我白来，白来，我又白来了，回家打个粪叉子拾粪去！
（下）

兵 卒 众家举子連散場。

考試官 众家举子連散場，走馬临朝見君王。順轎！（同下）

第二十五場

于 光 （內白）走哇！（水底魚上）哎呀且住！是我一步来得迟慢，闭了考場門，这便如何是好？

〔內白：“开了武考場！”

子 光 忽听那边廂言講，开了武科場，我不免到在那里，署上个名
儿，中不中在于他人吧！正是： 鼎

〔念〕人說洛阳花世界，一步来迟赶上穷。

哎！（下）

第二十六場

〔王延助上，家院暗上。

王延助 〔念〕心中有件事，常常挂在心。

老夫，王延助。武旺老賊，害我甥儿一死。老夫知道，岂肯罢
休？不免回朝跟老賊辯理。家院！

家 院 有。

王延助 吩咐人役，帶馬回朝！

家 院 帶馬回朝！（同下）

第二十七場

〔王氏、香蓮上。

王 氏 〔念〕一路奔馳，受不尽风霜到这里。

儿呀！待为娘上前看过，这就是王府，待为娘上前搭話。里边
有人么？

〔家院上。

家 院 作什么的到了？

王 氏 往里傳稟，济南王氏来投。

家 院 后站。請爷！

〔王延助上。

王延助 何事？

家 院 济南王氏来投！

王延助 啊！那是你老姑奶奶到了。有請！

家 院 是！不會認識，給老姑奶奶叩头。

王 氏 站起来。

家 院 里边有請。

王 氏 相見。

家 院 相見。

王延勛 起过。

王 氏 兄弟哪廂？

王延勛 姐姐哪廂？（香蓮扶王氏進門）

王 氏 （同）哈哈！

王延勛 請，姐姐可好？

王 氏 承問，兄弟可好？

王延勛 怎担老姐一問。

王 氏 好說。

王延勛 姐姐今日到此，莫非說為我甥儿于光之事？

王 氏 正是。兄弟你怎样知曉？

王延勛 老姐非知，我奉王聖旨，在燕山鎮守，于光发配到燕山，四川口金陵王造反，替我帶兵征剿去了。

香 蓮 哎呀！我于光哥哥有了下落，真乃一喜，但不知武水魚小姐她在哪里呀？（哭）

王延勛 老姐，那是何人？

王 氏 那是你甥女到了。香蓮，上前見過你家娘舅。

香 蓮 遵命。娘舅，儿不會認誤，儿給娘舅叩頭。

王延勛 儿呀！站起来落坐。

香 蓮 謝坐。

王延勛 老姐，我甥女有了投向了沒有？

王 氏 沒有投向。

王延勛 要是無有投向，今年是大比之年，必有趕考得中的舉子，前來恭府拜相，酒席宴前，給我甥女找一投向，你看如何？

王 氏 兄弟說好便好。

王延勛 老姐，請在下邊安歇。（王氏、香蓮下）家院，有事來稟。

〔兵卒上。

兵 卒 狀元前來拜府。

家 院 稟告，狀元前來拜府。

王延勛 有請。

家 院 有請。

兵 卒 有請。

〔武水魚上，下馬，進門，叩頭，坐。

武水魚 大人可好？

王延勛 罷了，狀元少年得中，可喜可賀。

武水魚 大家同喜。

王延勛 這一狀元，家住哪廂？姓字名誰？

武水魚 家住山東青州府，名叫周人傑。

王延勛 周人傑？告便。（出門）啊！覓見狀元，長得男有女像，有心把我甥女許配狀元，不知心意如何？話講當面。（進門）

武水魚 大人請坐。

王延勛 請坐。這一狀元，在家婚嫁之事提及無有？

武水魚 沒有。

王延勛 我有一甥女許配你為婚，不知你心意如何？

武水魚 這個……

王延勛 什麼？

武水魚 告便。（出門）啊！大人言道，他有一甥女，願許配我身下為婚，有心從下此事，我是個女流之輩，一再不從，大人的臉面處在何地？噢噢是了！暫且從下此事，到此後來，再尋找我子郎夫的下落，心下定是這個主意。（進門）大人。

王延勛 狀元請坐。

武水魚 請坐。大人言講此話，我是件件依從。

王延勛 從下好，請在書房飲茶。

武水魚 請。（同下）

第二十八場

〔香蓮上。〕

香 蓮 (唱宮調娃娃腔二板)

我香蓮，淚不干，武水魚，在哪邊，怎不叫人常思念。

〔王氏上。〕

王 氏 (接唱) 進得京來把兒找，不見我兒在哪邊，倒叫老身常挂念。

〔王延勛上。〕

王延勛 (接唱) 王延勛走進官宅，見老姐細說來言。

王 氏 兄弟到此為何？

王延勛 給我甥女提下親事。

王 氏 家住哪廂？姓名字誰？

王延勛 姐姐听啊！

(接唱) 新中的，狀元紅，他家住，在山東，

周人傑是他真名姓。

王 氏 你說山東青州府那個周人傑？

王延勛 姐姐，你怎樣知曉？

王 氏 兄弟听啊！

(接唱) 提起山東周人傑，他待姐姐有恩情，他待姐姐恩情重。

把小女許配那人，今當咱舉家敬奉。

王延勛 好，你跟甥女計議。

王 氏 香蓮，你家娘舅給你提下親事，家住山東青州府，名叫周人傑，此人是頭名狀元，我女心下如何？

香 蓮 啊，母親，孩兒的婚姻之事，母親娘拿了專主就是。

王 氏 好，我女退下。(香蓮下) 小女從下此事。(家院暗上)

王延勛 老姐，請在官宅。(王氏下) 家院！

家 院 有！

王延勛 喚丫環來見。

家 院 丫環走來！

(二丫环上。)

二丫环 (同) 啊哈!

丫环甲 梅香梅香,

丫环乙 常在厨房,

丫环甲 主人吃肉,

丫环乙 咱就喝湯。

丫环甲 小丫头子, 怎么人家吃肉, 咱就喝湯呀?

丫环乙 人家吃了肉了, 咱不喝湯啊?

丫环甲 老爷有喚,

丫环乙 上前去見。

二丫环 (同白) 給老爷叩头。

王延勛 站起来!

二丫环 (同白) 将我喚来, 有何事議?

王延勛 你家姑娘大喜之日, 命你們鋪紅的鋪紅, 挂彩的挂彩。快去!

二丫环 (同白) 老爷請回。

(王延勛、家院下。)

丫环甲 小丫头子, 命咱鋪紅的鋪紅, 挂彩的挂彩, 你鋪紅啊, 你挂彩呀?

丫环乙 咱公办了吧!

丫环甲 好, 咱公办了吧。(小开門) 小丫头子, 你請咱姑爷呀, 你請咱姑娘啊?

丫环乙 我請咱姑娘吧!

丫环甲 你請咱姑娘, 我請咱姑爷。

丫环乙 請姑娘!

丫环甲 請姑爷!

(香蓮、武水魚两边上, 拜天地, 各出冷象。香蓮、二丫环下。王延勛上, 与武水魚互拜。武水魚下。)

王延勛 哈哈! (下)

第二十九場

(二丫环上，打扫洞房。)

二丫环 (同白) 請姑^爷姑娘!

(武水魚、香蓮分上，对坐。)

丫环甲 小丫头子，一笔大事咱办好了，想个零花錢吧！給他們滿个交杯盞吧！

丫环乙 先叫誰喝呀？

丫环甲 咱姑娘是家里人，先叫咱姑娘喝吧！

丫环乙 好，姑娘喝个交杯盞吧！

香蓮 姑娘不飲酒，过后領賞。

丫环甲 喝我个交杯盞有好处。

丫环乙 有什么好处？

丫环甲 姑娘喝个交杯盞儿，养活个孩子沒屁股眼儿。

丫环乙 不打碟子不打碗儿。

丫环甲 不打碟不打碗，姑娘少喝点吧！

香蓮 哼！还不端过！

丫环甲 馬尾抽鷄蛋——踹啦！

丫环乙 叫咱姑爷喝吧，姑爷喝个交杯盞吧！

武水魚 我不会飲酒。

丫环乙 少喝点儿！

武水魚 哼！还不端过了！

丫环甲 小丫头子，他們都不喝，咱去喝酒哇！（二丫环下）

武水魚 唔呀呀！我看这家大姐，好像俺家下奴婢香蓮，她为何得中这步身荣？不免灯影以下，取她个真假！

(唱娃娃二板)

武水魚，着眼观，她好像，小香蓮，一模一样不差半。

香蓮 啊啊呀！看这家状元，好像武水魚小姐，她怎得中头名状元？

不免灯影以下，取她个真假！

（接唱）香蓮抬起头来看，上下打量这状元，
她跟那武水魚小姐不差半。她好像武水魚小姐，
怎得中头名状元？

武水魚 啊啊呀！越看她越像了环香蓮，不免今夜晚間，假意儿把她調戏，我看她何言答我？（把椅挪在香蓮面前）小姐！

（接唱）尊小姐，你是听，听下官，說分明，
今夜晚事儿似美梦。

香 蓮 啊，状元，你本是头名状元，我本是千金小姐，今夜晚間，你还得老成些。

武水魚 噢！怎說老成些？咱就老成些！

（接唱）小姐說的哪廂話，你我夫妻永久成，
姻緣美事喜心中。假意儿把她樓抱，
我看她怎样应承。（抱香蓮，香蓮推开）

香 蓮 狀元呀！

（接唱）拦住了，狀元公，細听我，說分明，
今夜晚得了疯魔病。

武水魚 （接唱）小姐說的哪廂話，你我夫妻永久成，今夜晚間配鸞凤。

香 蓮 （接唱）說得我春心动了，喜盈盈止了銀灯。

武水魚 小姐，干其何事？

香 蓮 将灯止灭。

武水魚 叫我說掌着灯好。

香 蓮 叫我說止灭灯好。

武水魚 我說掌着好，就是掌着好。

香 蓮 你說掌着好，咱就掌着。

武水魚 小姐！

（接唱）忙开口，尊小姐，入幃帳，去安歇，你我歇息这一夜。

香 蓮 （接唱）心中有話口難說，織女就把牛郎偕，
你隨我入幃帳里咱去安歇。

武水魚 啊啊呀！好她香蓮，当真春心动了，这倒叫我遭了难了！

香蓮 狀元爷，別遭难了，睡覺来吧！

武水魚 沒了錢了，不来了！

香蓮 誰跟你玩錢不成？

武水魚 不玩錢，干其何事？

香蓮 来睡覺呀！

武水魚 你自己睡吧！

香蓮 你叫我自己怎么睡呀？

武水魚 你愿意躺着，你就躺着，愿意横着，你就横着！

香蓮 （接唱）入幃帐，喚狀元，等得我，心麻煩，（出帳）
請过狀元說一遍。今夜为何不安息？

武水魚 （接唱）朝綱事儿沒办完，办完事情来陪伴。

香蓮 （接唱）問狀元所为何事，作夫妻何不明言？

武水魚 （接唱）这夫妻，作不成，

香蓮 （接唱）我吃了，一大惊，一言嚇得失迷怔。
今夜为何不安歇？

武水魚 （接唱）朝綱事儿沒办清，办完事儿来陪定。

香蓮 狀元，咱两家門戶不对？

武水魚 你舅父在朝，当朝一品，我本是头名狀元，怎样門戶不对？

香蓮 你莫非嫌我丑陋？

武水魚 你本是千金閨秀，我本是落落书生，越发的不是！

香蓮 想必大比之年，上京赶考，得中头名狀元，家下撇娘子孩儿，
心中挂念，是也不是？

武水魚 看你这个小姐，今夜晚苦苦的跟我成亲，你連个羞耻也不顧
了！

香蓮 狀元哪！
（接唱）問狀元所为何事，作夫妻何不言明。

武水魚 （唱娃娃起腔）
辞小姐，要登程，

香 蓮 (唱娃娃二板)

拉住了，狀元公，

武水魚 (接唱)今夜晚間要我的命。

香 蓮 (接唱)你隨我洞房宿一夜，

武水魚 (接唱)為何你強逼我狀元紅？

香 蓮 (接唱)那點事掂量不定？

武水魚 (接唱)不撒手我要喧嚷，

香 蓮 (接唱)羞得我滿臉通紅。

武水魚 啊啊呀！當真不認我了，不免把她的名字提上一提，我看她何言應我。

(唱娃娃起腔)

把香蓮，喚一聲，

香蓮！(下)

香 蓮 啊啊啊！

(唱娃娃二板)

倒叫我，吃一惊，一言嚇得失迷怔。

噢哈呀！我想滿府人等，就我家母親知道我叫香蓮，這是哪家大胆，喚我一声香蓮？噢噢是了！想必我家母家喚我，是那個梅香听得去了，走在背地之間，喚我一声香蓮，也是有的。可說了環丫環，姑娘下邊去查，查將出來……(武水魚暗上)準備吃我一場好打！

武水魚 香蓮，往哪廂打？你連我也不認識了？

香 蓮 老鴿啃茄子，我認得你是小二黑喇！

武水魚 香蓮听吧！

(接唱)我本是水魚武小姐，

香 蓮 住着，你言說你是水魚小姐，咱主奴哪廂離別？哪廂失散？說得字字相投，把你認下！

武水魚 蓮儿听吧！

香 蓮 說吧，別提名挂姓啦，你知道俺心里怎樣難受呀？

武水魚（接唱）賊人冲散路途中，上得京來高榜中。

香蓮（接唱）听說是小姐到此，喜盈盈跪在流平。

武水魚 香蓮，你怎么矮了？

香蓮 我跪下了，抽了、矮了！

武水魚 主奴見面莫要跪着，站起来落坐吧！

香蓮 多謝姑娘。

武水魚 香蓮，你为何得中这步身荣？

香蓮 咱主奴路途又被賊人冲散，我投奔于老夫人家下，于老夫人把我收在身旁，当一个亲生的女儿看待。因此得中这步身荣。姑娘你为何得中头名狀元？

武水魚 香蓮非知，咱主奴逃出城來，又被賊人把咱二人冲散，那时我行來行去，行在中途路上，又遇見賊人，把我的銀两包裹劫去，狠杀于我，多亏山东青州府周人傑，用箭射死賊人，周济我銀两盘費，那时我頂着他的名字，上京赶考，因此上，得中头名狀元。

香蓮 拜天地我看着像你，还是你。

武水魚 入洞房的时节，我看着是你，还是你。取笑了。正是：

（念）主僕失散在路途，

香蓮（念）小姐打扮奴丈夫。你隨我洞房宿一夜，

武水魚 慢着，我怕只怕一件！

香蓮 哪一件？

武水魚 你那：将灯止灭！

香蓮 如今主奴相見，奴婢我就沒有了！

武水魚 怎說沒有了？（哭）于郎夫啊！

香蓮 小姐，你哭的是那洛陽于光？

武水魚 正是。

香蓮 洛陽于光，那是我家哥，你要过得門去，你还是我嫂子哩！

武水魚 怎說我还是你嫂子哩？

香蓮 不要害怕，下边睡覺去吧！

武水魚 走，咱們睡覺去！（同下）

第三十場

〔于光上。〕

于 光 （唱娃娃腔）

天无时，日月昏，

（唱娃娃腔二板）

地无时，草无心，君子无时无投奔。

猛虎无时离山林，凤凰无时落鷄群，老龙无时沙滩困。

有一日时来运转，龙归海虎奔山林。

〔家院上。〕

家 院 奉命亲差，大街买人来，来在大街上，此处无人来。管家王虎，奉了头名状元爷之命，到在大街，买个贫寒家的娃儿，侍奉状元爷。就此前往。

（念）身上带黄金，大街来买人，
来在大街上，那边站个人。

于 光 正是：

（念）因为求功名，于光告冤情，
只说求名好，谁知有灾星。
丈岳心肠狠，安下退亲盟，
家撇高堂母，

娘啊！

母子不相逢！（哭）

家 院 （念）老汉走西东，小孩听原因，
身贫为下贱，就该投主人，
早晚端个茶和水，光受荣华不受贫。

于 光 （念）老公说来话，满口是胡言，
俺是真君子，岂肯落下贱，
因为来赶考，大街来讨饭，

有朝一日时运转，拨开浮云上九天。

家院 (念) 小孩出此話，咒了天剥皮，
身貧为下賤，步步踏洼泥，
夜晚宿在神堂庙，浪蕩帮子⑤拾掇你。

于光 老公近前講話。

家院 講什么？

于光 哪！（打家院耳光）

（唱娃娃起腔）

說此話，放狗屁，

（唱娃娃二板）

俺本是，真君子，豈肯跟你奴輩去。

大比之年來趕考，時運不至遇見你，惹得你少爺賭生氣。

他那里又說又笑，我这里哭哭啼啼。

家院 小孩回來，幸其在這大街以上，你打了老头个脖子拐⑥，要是在那燕山，打我的脖子拐，定要了你的性命！小孩子，說正經的吧！

于光 啊，老公，你我二人講話，你為何提起燕山二字？

家院 我隨定我老爺，鎖守燕山，為何不提燕山二字？

于光 怎麼你隨定你家老爺鎖守燕山？我來問你，要有那充軍的漢子，你家老爺，怎樣的問法？

家院 怎樣的問法？小孩你把腳站穩，聽我告訴你：要有充軍漢子到此，搭下丈二高台，上邊有滑車，用滑車滴溜溜、滴溜溜搭了上去，猛一松手，叭！往下一摔！

于光 哎呀！那不是摔死了？

家院 摔死了，拉倒！

于光 要摔不死呢？

家院 摔不死再叫他回話。

于光 我告便！

家院 又往这儿（指臉）告便哪！

于光 取笑了。

家 院 我当又打我哪！

子 光 哎呀且住！听老公言道，燕山的五刑架绑，这样的厉害，暗暗叫道周仁兄啊，周仁兄！你替小弟发配到燕山，想那燕山五刑架绑，这样的厉害，你，你是怎样受得下去？适才老公言道，将我买进府去，侍奉他家状元爷，但不知他家状元爷，家住哪里？姓字名誰？待我上前问过。老公请过来！

家 院 說話吧，我听着哩！

子 光 适才你言道，将我买进府去，但不知你家状元爷家住在哪里？

家 院 家住哪里，我給忘了，家住什么……老山葱。

子 光 老山葱？嗯！想必是在山东。

家 院 对对对，就是家住在山东。

子 光 他叫什么名字？

家 院 他叫什么名字，我給忘了，他叫什么肉粥节！

子 光 肉粥节？嗯！想必是周人傑。

家 院 对对对，就叫周人傑。小孩你比我还知道哩！

子 光 怎么是周人傑？

家 院 就是周人傑。

子 光 当真是周人傑？

家 院 当真是周人傑。

子 光 我告便！

家 院 又往这儿告便哪？

子 光 取笑了！

家 院 当你又打我哩！

子 光 唔呀呀！适才听老公言道，他家状元爷名叫周人傑，想我那周仁兄，替我发配到燕山，他怎样得中头名状元？噢噢是了！想我那周仁兄，他生得性如烈火，在此路途之上，把解役打死，上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也是有的。要是我那周仁兄，見了面，話要長叙；要不是我家周仁兄，这便如何是好？噢噢是了，到在那里，若不是我家周仁兄，頂上我妻武水魚的名諱，

到在那时，我自有道理。老公請过来！

家院 說話！

于光 我情愿随你过府。

家院 你情愿随我前去呀？

于光 正是。

家院 我問你，官凭？

于光 印璽。

家院 私凭？

于光 文約。

家院 你得立下个卖身的文約。

于光 哎呀！我的紙墨不便。

家院 我带着哩！

于光 哎，真乃凑巧。

家院 我来干什么来了！

于光 你听啊！

（唱娃娃腔二板）

手拿起，文約紙，

家院 小孩，你要身价銀哩？

于光 （接唱）身价銀，不用提，我情愿跟你为奴輩去。

家院 （接唱）一見文約写得好，状元爷必然重用你，

小孩活該你走运气。

于光 （接唱）罢罢罢随他前去。

家院 小孩来呀！

于光 （接唱）見仁兄細說道理。

家院 来呀！

于光 来了！（同下）

第三十一場

〔武水魚上。〕

武水魚 (唱娃娃腔二板)

差家院，出书館，买人去，不見还，怎不叫人常思念。

〔家院上。

家院 (接唱) 状元爷命我把人买，买了个书童来书館，

这是文約状元請看。

武水魚 (接唱) 把文約好好收起，小娃子可在哪边？

家院 現在外书館。

武水魚 叫小娃子外书館侍奉。

家院 小孩，外书館侍奉。(下)

武水魚 啊啊呀！看文約上面，写着我武水魚名字，这是哪里說起？不免到在外书館，打探明白。

(接唱) 外书館，看分明。(下)

第三十二場

〔于光上。

于光 (接唱娃娃腔二板)

寻找我，周仁兄，弟兄书館得相逢。

回头书館得落坐，

〔武水魚上。

武水魚 哼！(于光閃坐，惊怕介)

于光 (接唱) 看他不像周仁兄，为何重名又重姓？

这本是状元爷到此，战兢兢跪在流平。

武水魚 小娃子，站起来。

(念) 本院用目取，打量小娃子，

渾身真富貴，为何时运低？

你在哪厢住？对我說詳細。

于光 (念) 家住潞安府，我名武水魚。

武水魚 哼！这一小娃子，我看你不像家住潞安府，你名不叫武水魚。

于光 回禀状元爷，小人当真家住潞安府，我名是叫武水魚，状元爷！

武水魚 小娃子!

(接唱)有本院，便出語，小娃子，你得知，本院說來詳和細。
我看你不住潞安府，你名不叫武水魚，隱姓埋名到此地。

小娃子不說笑話，差令人責打于你。

于光 狀元爺!

(接唱)战兢兢，跪流平，狀元爺，你是听，戶部武旺岳父名。
我父在朝把官作，吏部于业是他名，于光是我真名姓。
我家住西京洛阳，住东关有我門庭。

武水魚 啊哈!听他言講一番，原是我于郎夫到了，本該把他認下!且慢。將他認下，不大要紧，大人問我，我拿何言答对?噢噢是了!我看书館无人，我細盤問他一番。这一小娃子，你适才不是言說，你家住潞安府，你名叫武水魚?

于光 哎!狀元爺!想那話，休要提起呀!

武水魚 既然你家住西京洛阳，你是官門之后，你就該上京赶考哇!

于光 狀元爺!(哭，武水魚給于光拭泪介)

(接唱)狀元爺，你是听，听小人，把話明，
无銀两怎把功名进。

武水魚 无銀两怎把功名进?你适才言說戶部武旺是你的岳父，你就該投奔他前去，叫他周济你銀两盘費，上京赶考。

于光 你休再提那个老狗!

武水魚 背地休要罵人!

于光 那个老殘生!

武水魚 那还是罵呀!

于光 哎!好我的老岳丈啊!

(接唱)我到他府投亲事，老賊安下退亲盟，
百两銀害我殘生命。

武水魚 你那岳父，賜你百两銀子上京赶考，为何說陷害于你?

于 光 状元爷！

（接唱）賜古书暗藏反票，因此上犯法公庭。

那时节我到他府投亲去了，老贼明着周济于我，暗的把我謀害，賜我大馬一匹，銀子一百兩，古书一部，古书里边，暗藏反票，我路过大山口下，遇見盘奸問細之人。

武水魚 你是赶考的举子，他盘你的何来？

于 光 状元爷！

（唱娃娃腔三板）

他把我，当贼人——

武水魚 他把你当贼人，他敢怎样于你？

于 光 状元爷！（哭，武水魚又給于光拭泪，于緣介）

（接唱）用繩索，帶我身，拉拉扯扯公堂奔。

拉拉扯扯公堂走，击鼓三声閃仪門，

老爷坐堂把我問。

武水魚 老爷坐堂，把你怎样問法？

于 光 状元爷听！

（接唱）他見我白面书生，他說我不像贼人。

武水魚 見你白面书生，不象贼人，問你个什么之罪？

于 光 把我問个充軍之罪。

武水魚 发配哪廂？

于 光 将我发配燕山。

武水魚 那一官府断得不錯。

于 光 状元爷！

（接唱）提官府，有大恩，状元爷，听原因，

将我发配到燕山郡。

武水魚 将你发配到燕山？燕山那样五刑架綁，你能受得？

于 光 状元爷！

（接唱）多亏我兄周仁傑，赶在路途替我身，弟兄不得重相認。

武水魚 你說是周人傑？想必是山东青州府的那个周人傑，是也不是？

于 光 正是此人。

武水魚 你二人什么相称？

于 光 俺二人馬前一拜，結拜的生死弟兄。

武水魚 你二人馬前一拜，結拜为生死弟兄？那人替了你的生死，久以后得了第，不要忘了那人寬恩好处。

于 光 忘不了那人寬恩好处。

武水魚 且慢說你忘不了那人寬恩好处，就是状元我也忘不了那人的好处。那人替你的生死，你就該上京赶考哇！

于 光 状元听！

（接唱）那时我上京赶考，

武水魚 你上京赶考，为何流落这般模样啊？

于 光 状元听！

（接唱）来迟慢閉了考門。

那时节，我上京赶考，一步去得迟慢，悞了考場。我跟我周仁兄，学会兵法武艺，我到在武場，也署了个名字，但不知是中啊不中。

武水魚 我看你有人才，貌有貌相，你必然是高榜得中！

于 光 像那样无囊无气的官儿，我还是不作。

武水魚 无囊无气的官儿你不作，要不然状元爷我周济你一頂烏紗所戴。

于 光 状元爷你怎样周济于我？

武水魚 我跟那戶部武旺，你的岳父，俺二人同朝居官，一殿为臣，我这一去，向你那岳父一講，叫你那岳父周济你一頂烏紗所戴，你看如何？

于 光 状元爷，休提起！（哭，武水魚給于光拭泪介）

（唱娃娃腔二板）

那老賊，明周济，心安下，害我意，

我夫妻不得重相叙。

武水魚 你夫妻不得重相叙，至到如今，你想你妻不想？

于光 状元听！

（接唱）俺夫妻要得相見，除非是南柯梦里。

武水魚 （唱娃娃腔）

小娃子，且請起，

（唱娃娃腔二板）

小娃子，你听言，听下官，說根源，細听下官說一遍。

你岳父在朝把官作，戶部武旺他照管，保你夫妻得相見。

于光 （接唱）状元爷快些撒手，有小人不敢高言。（魚撒手，于倒）

武水魚 （唱娃娃腔）

好你个，糊涂郎——（耍扇子，表情介，下）

于光 哎呀！这家状元爷，別言不道，言說周济我一頂烏紗所戴，我說状元爷你怎样周济，他言說，戶部武旺是我岳父，他这一去，对我那岳丈一講，还有我的命在？单說这……噢噢是了！我看书館无人，趁此机会，我逃跑了吧！

（唱娃娃腔）

我于光，着了忙，这场大禍从天降。（跑下）

第三十三場

〔武水魚改女装上。〕

武水魚 （接唱娃娃腔）

渾身衣袂俱改变，外书館里找夫郎，

来在书館于郎望。（見于光已逃走）

俺夫妻要得相見，差令人到在外乡。

哎，他又走了！（下）

第三十四場

〔四报录上。〕

报录甲 （念）領了报录单。

报录乙 （念）报道武状元。

报录甲 伙計們請了，找了好多日子，找不着这个武状元。咱們歇息歇息再走。

〔于光上。〕

于光 (念)用手撥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坑。

报录甲 呔！你是作什么的？

于光 我、我、我是个要飯的！你、你、你們是作什么的？

报录甲 我們是报录的。

于光 报的何人？

报录甲 报的俺武状元爷！

于光 你可有报单？

报录甲 有报单。

于光 报单，我看看行不行？

报录甲 如要损坏，那便怎了？

于光 我加些个小心。

报录甲 哼，叫你看看吧！

于光 上写洛阳于光，得中武状元。幸喜我于光得中，待我謝天謝地。

报录甲 呔！你为什么暗謝天地？

于光 你們認識你状元爷？

报录甲 不認識。

于光 往这边廂看！

报录甲 莫非說你是状元爷？

于光 正是。

报录甲 不認識，給状元爷叩头！

于光 快快站起，可有公館？

报录甲 有公館。

于光 帶馬，一到公館！（上馬）哼！抖起来了！（同下）

第三十五場

〔四兵卒、金陵王上。〕

金陵王 金陵王。孤王养得兵壯馬肥，要夺謀大明江山，众将官，往前杀！（同下）

第三十六場

〔四兵卒、武旺上。〕

武 旺 老夫，武旺。四川口金陵王造反，圣上有旨，命我帶兵征剿。众将官，往前杀！（同下）

第三十七場

〔四兵卒、周人傑上。〕

周人傑 俺，周人傑。四川口金陵王造反，領了娘舅将令，命我帶兵征剿。众将官，催馬！（同下）

第三十八場

〔四兵卒、王延勛上。〕

王延勛 （唱娃娃腔二板）

有老夫，坐帳前，叫一声，众将官，你把状元爷請当面。

兵 卒 請状元爷！

〔武水魚上。〕

武水魚 喚我何事？

王延勛 （接唱）圣上命你催粮草，催赶粮草到陣前，你給圣上忠心献。你要是催粮回来，咱的主必封高官。

武水魚 （唱娃娃起腔）

辞大人，要起身。（上馬，下）

王延勛 （唱娃娃腔二板）

請小姐，和夫人。

〔王氏、香蓮上。〕

王延勛 請坐。

王 氏 （接唱）兄弟喚我有事論。

王延勛 (接唱) 头名状元催粮草，他是咱姐弟心上人，
統給主人忠心尽。为儿的应当行孝，
居官的理应爱民。

王 氏 請姐姐为何？

王延勛 姐姐非知，头名状元催赶粮草，咱們大家到在陣前，你跟我甥
儿子光見面，心意如何？

王 氏 兄弟說好便好。

王延勛 人来！

兵 卒 有！

王延勛 給你太太、小姐順轎，給老爷帶馬，到陣前去者！（同下）

第三十九場

〔武旺、金陵王引兵分上，开打，武被打馬下。〕

武 旺 (唱娃娃嗓子)

栽下了，馬鞍桥，叫大王，把我饒，俺国粮草叫你要。

金陵王 (接唱) 要是降順还罢了，要是不順定开刀，大刀一举人头掉。

武 旺 (接唱) 我情愿牽馬墜鐙，求大王快把我饒。

金陵王 你情愿降順？

武 旺 我情愿降順。

金陵王 武旺站起听令！把你国粮草取来，我国所用。

武 旺 得令，帶馬！（下）！

金陵王 众将官，往前杀！（同下）

第四十場

于 光 (內唱娃娃起腔)

得中了，武状元，（四兵卒引上）

（唱娃娃腔二板）

到御街，来誇官，这才趁了于光愿。

回到宝帳身落坐，

〔报子上。〕

报子（唱娃娃腔三板）

閃过小探报一番，圣上命你退反叛。

于光 站起来！

（唱娃娃垛子）

叫众将抬枪带馬，两軍陣去退反叛。（同下）

第四十一場

〔金陵王、于光引兵分上。〕

金陵王（唱娃娃垛子）

四川口，金陵王，在四川，为上邦，两国不和曾交战。

于光（接唱）豪家听说心好恼，翻啦啦捻开小銀枪，

二人大战疆場上。我这里長枪一过，

管叫你命見閻王。（开打，金陵王落馬）

报子 人头砍下。

于光 回营交令！（同下）

第四十二場

〔周人傑上，登高瞭望。武旺带兵上，武水魚带兵上。〕

武水魚（唱娃娃腔二板）

領人馬，出了营，催粮草，莫消停，

两足斜插鑽鉄鐙。（武旺用枪一挡）

武旺（唱娃娃垛子）

手捻長枪劈心刺，

〔武水魚落馬，兵卒救下。周人傑上馬。〕

周人傑（接唱）豪家一馬闖进营，鋼鞭一过要你命。

我这里鋼鞭一舉，活活的要你性命。

（唱娃娃起腔）

罵老賊，快通名，

武 旺 （唱娃娃垛子）

俺武旺，領雄兵，劫杀糧草他国用。

周人傑 （接唱）豪家听说心好恼，格吱吱磋碎虎牙釘，
要你老賊的殘生命。我这里鋼鞭举起，
管叫你一命喪殘生。

〔开打，武旺落馬被擒。〕

兵 卒 把老賊获住！

周人傑 綁回营去！（挖門）

（唱娃娃起腔）

营門外，离雕鞍，

（唱娃娃二板）

叫一声，众将官，你把老賊綁当面。

武 旺 饒命！

周人傑 老賊！

（接唱）圣上命你催粮草，催赶粮草未回还，
你不該私順那反叛。

武 旺 （接唱）那时我滾鞍落馬，因此上私順反叛。

周人傑 于光到在你府投亲，为何不把他認下？

武 旺 我認下了！

周人傑 你認下了？好，近前答話。

武 旺 言講什么？

周人傑 哇！（打一掌）

（唱娃娃起腔）

叫令人，一齐打，

（唱娃娃二板）

·磋碎了，虎鋼牙，手指老賊一声罵。

于光你府投亲事，明的周济暗害他，作此事不怕旁人罵！

武 旺 我冤枉！

周人傑 （接唱）罵老賊再喊冤枉，再打他一百鞭花。

〔报子上。〕

报子 老元帅到！

周人傑 有請！把老賊吊在西廊。（兵押武旺下）

（接唱）听小探，报一声，出帐来，接恩公。

〔王延勛上。坐上面。〕

王延勛 （接唱）甥儿果然英名重。

〔于光带兵上。〕

于光 （唱娃娃三板）

 米在营門下战馬，

报子 （接唱）武状元陣前得了功，这是人头来交令。

王延勛 人头高挂营門，有請！

报子 人头高挂营門，有請！（下）

于光 閃开了！

（接唱）闖进了白虎大帳，观見了好汉仁兄。（于、周抱头哭介）

（唱娃娃二板）

 燕山事，对弟学，

周人傑 （接唱）还是我，周人傑，

于光 （接唱）咱弟兄哭得如灯灭。

王延勛 （接唱）二位將軍可認識，背地痛哭为哪些？

于光 （同接唱）走上前来忙拜謝。（給王延勛行礼）

王延勛 你是什么人？

于光 （接唱）我本是洛阳于光，

王延勛 你是什么人？

周人傑 （接唱）住山东名叫人傑。

王延勛 （接唱）有老夫，好伤惨，于光儿，你听言，

 幸亏咱父子得相見。

〔报子上。〕

报子 老姑太太到！

王延勛 有請。子光迎接你母！

报子 里边有請。

（王氏、香蓮上。）

王氏 （接唱）隨定大營把兒找，不見我兒在哪邊？倒叫老身常思念。

子光 （接唱）見母親雙膝跪倒，

王氏 （接唱）見我兒如同見天。

子光 （接唱）隨兒來，見娘舅，

王氏 （接唱）有老身，頭前走，

香蓮 （接唱）香蓮迈步緊隨後。

王延勛 （接唱）我給姐姐來恭喜，

周人傑 （接唱）周人傑上前忙叩首，

王氏 （接唱）對我的好恩惠怎担受。

子光 （接唱）問母親那是何人？（指香蓮）

王氏 （接唱）你妹妹狀元配偶。

（兵卒、武水魚上。）

武水魚 （接唱）催糧草，轉回還，營門外，離離鞍，見了大人交令箭。

王延勛 那一位將軍你可認識？（指周人傑）

武水魚 他叫什麼名字？

王延勛 他叫周人傑。

武水魚 大人哪！

（接唱）中途路上救過俺，得過恩惠來見面。

王延勛 好，上前見禮。

武水魚 這位將軍，請來有禮。

周人傑 還禮，不認識啊！

武水魚 听啊！

（接唱）中途路箭射賊人，周濟我銀兩盤纏。

周人傑 噢！怎麼說中途路上那就是你呀？

武水魚 正是。

周人傑 你也得中了？

武水魚 我得中了。

周人傑 得中了！好，哈哈！

香蓮 （唱娃娃腔）

拉住了，武小姐，（王氏挡住，武水魚下）

王 氏 （唱娃娃二板）

我的儿，該怎說，恩爱夫妻何用这。

于 光 （接唱）想必是我妹妹錯認了，

周人傑 （接唱）想必是他二人有話說，

〔武水魚換女装上。〕

武水魚 （接唱）我趕考才把你的名字借。

周人傑 噢！怎說頂着我的名字趕考，才得中的？哈哈！

王 氏 你是什么人？

香蓮 （接唱）我本是奴婢香蓮，

王 氏 你是什么人？

武水魚 （接唱）我本是水魚小姐。

王 氏 怎么說你是水魚小姐？

武水魚 正是。

王 氏 水魚小姐，是我的儿妻？真来的可笑，哈哈！哎呀，岔了气了！

王延勛 好哇！

（接唱）有老夫，喜心里，状元公，状元妻，留下美名傳后世。

姐姐，当初一日，把我家甥女，許配周人傑，那原来是个假的！

事到如今，真周人傑到了，还得姐姐拿番主意。

王 氏 我拿的什么主意，把小女許配那真周人傑就是。

王延勛 好哇！

（唱娃娃腔三板）

姐姐的主意拿得好——

于光，上前給你妹妹提亲！

于 光 遵命，大哥請过来！

（接唱）妹妹許配兄作妻——

周人傑 賢弟，慢着，咱弟兄結拜，你母親就好似我母，你妹妹好似我妹，斷然使不得！

于光 小弟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大哥就該從下！

周人傑 这个……

于光 什么？

周人傑 賢弟呀！

（接唱）愚兄講話無別意。

于光 我大哥從下此事。

王延勛 好哇！

（接唱）有老夫歡喜不盡，你四人同拜天地。

于光 （唱娃娃二板）

咱四人，拜龍天，

周人傑 （接唱）成就了，美姻緣，

于光 （接唱）成就百年婚姻眷。

〔報子上。〕

報子 把武旺抓住。

王延勛 綁上來！

〔武旺上。〕

武旺 這不是老親家？

王延勛 （接唱）老賊作事傷皇天，

武旺 這不是親家母，你也來了！

王氏 （接唱）我兒跟你有何冤？

武旺 这个老親家母，見面就罵！這是在于姑爺！

于光 （接唱）你不該暗地謀害俺。

武旺 哎！誰害你了？真是沒有良心，我賜你大馬一匹，銀子一百兩，古書一部，如今你得中了，哼！你個小沒有良心的！（看見香蓮）怎麼香蓮她也來了？

香蓮 （接唱）罵老賊嫌貧愛富，

武旺 這個孩子，怎麼罵起爺爺來了！（看見武水魚）女兒啊！

武水魚（接唱）这是个什么臉面。

武旺（唱娃娃腔三板）

有老夫，泪如梭，尊女儿，你听着，也是为父作的錯。
快忙講情，我都为你！

武水魚也罢呀！

（接唱）进得帳来双膝跪，

王延助（接唱）这件事儿由不了我，

〔于光踢武水魚一脚，香蓮扶水魚下。〕

于光（接唱）嫌贫爱富头一个。

叫令人綁到轅門，綁轅門去把头割。（兵綁武旺下）

周人傑刀下留人！賢弟，小姐为你，費了千辛万苦，不敢講情，就該把他恕过了！

王延助于光，且看你大哥講情，就該把老賊恕过。

于光把老賊放回来！

〔武旺笑上。〕

武旺哎呀，可把我綁坏了！人来，給老爷看官誥！

于光住了，哪有你的官誥？还不回家为民！

武旺为民就为民，为民也不丢人，家里有好几頃地，守着过，也是財主！（下）

众（同白）举家相見，后帳摆宴！

〔同下。〕

① 二疑子：又称二妮子，謂不男不女之人。

② 拉呱拉呱：暢談的意思。

③ 格針：干桑枝。这里指樹在牆头防禦賊人的荆棘类。

④ 乖击乖击：打的意思。

⑤ 浪蕩椰子：游手好閑的二流子之类。

⑥ 辟兒拐：即打耳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河南戏曲传统剧本汇编 第六集 (丝弦)

作者=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编

页数=283

SS号=11736673

DX号=

出版日期=1962年02月第1版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